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

目錄
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豚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曹淦階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蘇學士集總目

別集類二宋

卷一

古詩二十四首

卷二

古詩二十首

卷三

古詩二十首

卷四

古詩十八首

卷五

古詩十四首

卷六

律詩三十四首

卷七

律詩三十九首

卷八

律詩四十三首

卷九

書七首

卷十

書六首

卷十一

上書疏狀九首

卷十二

啓表十二首

卷十三

記序雜文十六首

卷十四

誌銘八首

卷十五

誌銘六首

卷十六

行狀哀辭祭文五首

臣等謹案蘇學士集十六卷宋蘇舜欽撰舜
欽字子美其先梓州人家開封參政易簡之
孫直集賢院者之子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
校理監進奏院坐事除名後復為湖州長史
而卒事迹具宋史本傳是集據歐陽修序乃
舜欽沒後四年修於其婦翁杜衍家蒐得遺

稿編輯顧修序稱十五卷晁陳二家目並同
而此本乃十六卷則後人又有所續入然費
衮梁溪漫志載舜欽與歐陽公辨謗書一篇
句下各有自注論官紙事甚詳併有修附題
之語蓋修編是集時以語涉於已引嫌避怨
而刪之此本仍未收入則尚有所佚矣宋文
體變於修舜欽與尹洙寔左右之然修作洙
墓誌僅稱其簡而有法蘇轍作修墓碑又載

修言於文得尹洙孫明復猶以為未足而修
為舜欽序獨曰子美齒少於余作古文反在
其後推挹之甚至集中昭應宮火疏乞納諫
書詣匭疏荅韓維書宋史皆載之本傳劉克
莊後村詩話稱其歌行雄放於梅堯臣軒昂
不羈如其為人及蟠屈為近體則極平夷妥
帖其論亦允惟稱其垂虹亭中秋月詩佛氏
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月華宮一聯勝其金

餅山虹之句則殊不然二聯同一俗格在舜
欽集中為下乘無庸置優劣也王士禎池北
偶談頗譏其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
然宋初去唐未遠猶沿貴重進士之餘習亦
未可以深病之存而不論可矣乾隆四十
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蘇學士集原序

子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五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折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

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與豈

非難得其人與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與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

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竒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

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
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
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一

宋 蘇舜欽 撰

感興三首

後寢藏衣冠前廟宅神主吾聞諸禮經此制出中古秦
嬴食失法乃復祭於墓漢衣以月遊於道蓋無取宣帝
尊祖廟失制徧九土孝元酌前文一旦悉除去魏帝樂
銅臺遺令平置歌舞昏嗣竟從之此事狂夫阻唐制益
紛華諸陵鎖嬪御曠女日哀吟於先亦奚補吾朝三聖

人乘雲不可覩威靈已霄漢嗣皇念宗祖繪事移天光
刻象肖神武徧敕舊遊地輸材起宮宇階城釳以金牆
壁衣之黼功既即奉迎法仗疊簫鼓玩好擇珍竒目奪
不可數三京佛老家已有十數處朝家雖奉先越禮古
不許君不祭臣僕又不祭支庶丹楹豈非孝聖貶甚蕭
谷大祀當以時寢廟即其所惜哉共儉德乃為侈所蠱
痛乎神聖姿遂與夷為侶蒼生何其愚瞻歎走旁午賤
子私自嗟傷時淚如雨

在昔帝堯日光宅闢四門所賓無凶邪德教日益敦末
世多濫姦九重嚴大閹扞極主譏察誰何辨語言一闢
百力士列立甃石溫設官按尺籍唱號於未昏唐末稍
懈怠嘗值外史奔京城凶豪兒奮劍闖帝藩狂呼嘯虎
豹便欲傾乾坤賴有宰相在不然神器翻我朝講制度
門籍反不存近知賤丈夫突入犯赤軒陞官未暇執叟
叟何其諠祖宗創業難慎重在後昆勇夫猶重閉况乃
天子尊何羅猶宜察况乃外寇屯興語一及此舌出反

自捫吾家本寒微世受朝廷恩欲奏鴟鴞詩當塗誰薦
論

瞽說聖所擇愚謀帝不罪况乎言有文白黑時利害前
日林書生自謂胸臆大潛心撫世病榮成謂可賣投顧
觸諫函獻言何耿介云昨見凶星上帝下警戒意若日
昏掾出處恣蜂蠆安坐弄神器開門納珍賄宗支若繫
囚親親禮日殺大臣尸其柄咋舌希龍拜速速伐虎叢
無使自沈瘵陛下幸察之聰明即不壞如忽賤臣言不

瞬防禍敗一封朝飛入羣目已睚眦力夫暮塞門執縛
不容喟十手捽其胡如負殺人債幽諸死牢中繫灼若
龜蔡亦既下風指黥而播諸海長途萬餘里一錢不得
帶必令朝夕間渴飢死于械從前有口者踣脰氣如韃
獨夫已去除易若吹糠粃奈何上帝明非德不可蓋條
忽未十旬炎官下其怪乙夜紫禁中一燎不存芥天王
下牀走倉猝畏挂礙連延舊寢廷頓失若空塞明朝黃
紙出大赦徧中外嗟乎林書生生命不可再翻令凶惡

囚纍纍受恩貸

慶州敗

無戰王者師有備軍之志天下承平數十年此語雖存
人所棄今歲西戎背世盟直隨秋風寇邊城屠殺熟戶
燒障堡十萬馳騁山嶽傾國家防塞今有誰官為承制
乳臭兒酣觴大嚼乃事業何嘗識會兵之機符移大急
蒐卒乘意謂就戮如縛尸未成一軍之出戰驅逐急使
緣嶮戲馬肥甲重士飽喘雖有弓劍何所施連顛自欲

隨深谷虜騎笑指聲嘻嘻一麾發伏雁行出山下奄截
成重圍我軍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縛交涕洟逡巡下令
藝者全爭獻小枝歌且吹其餘劓馘放之去東走矢液
皆淋漓首無耳準若怪獸不自媿恥猶生歸守者沮氣
陷者苦盡由主將之所為地機不見欲僥勝羞辱中國
堪傷悲

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

十年苦學文出語背時向勞力不自知藝圍輒掉鞅薄

金少曰石公言
卷一
技遭休明一第君所唱拔身泥滓底飄跡雲霞上氣和
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斂舉意有斯况爽如秋
後鷹榮若凱旋將台府張宴集吾輩縱謔浪花梢血點
乾酒面玉紋漲狂歌互喧傳醉舞迭閭伉茲時實無營
此樂亦以壯去去登顯涂幸無墮素尚

昇陽殿故址

昔在開元中此名昇陽殿西通大名宮夾道直如箭至
尊黃金輿乘春日幸宴翠嬪宴鐘鼓歡呼奏新徧巧舞

風燕翻奴歌露鶯囀酒光射錦幄上下花會炫雕盤堆
繇英豔粉弱自戰天歡日無窮臣諫莫敢獻樂極哀繼
之在理亦可見胡來塞宮闕腥羶污香薦縱火寢廟平
揮戈君臣迸庸嗣忽前醜泚巢禍更亂冉冉竟覆亡返
爲耕牧便瓦礫雖費犂土壤頗肥衍蓋由殺人多膏血
浸漬遠觸體今成堆皆昔燕趙面每因鉏耨時數得寶
玉片今秋雨澤多穀穗密如辦農惟喜豐稔吾獨悶遷
變不有失德君焉爲稽夫佃大國尚如此小人易流轉

金剛經卷之三
卷一
道德可久長作詩將自勸

大霧

欲曉霜氣重不收餘陰乘勢相淹留化爲大霧塞白晝
咫尺不辨人與牛羣鳥啁啾滿庭樹欲飛恐遭羅網囚
四簷掩藹下重幕微風吹過冷自流竊思朝廷政無濫
未嘗一日封五侯何爲終朝不肯散焉知其下無蚩尤
思得壯士翻白日光照萬里銷我之沈憂

藍田悟真寺作

旅食長安城迴遑奔走無停行清懷壯抱失素向胸中
堆積塵土生偷閒得至玉峰下爲聞悟真之寺之嘉名
杖屨赤脚渡藍水細流激激心骨清仰看蒼山高峰旁
白雲明滅藏日光行人遙指置寺處正在白雲之中央
逡巡緣棧更險絕攀蘿捫壁隨低昂朋行咫尺乃相失
已與雲霧相翱翔時聞啼鳥如吹竹數步一休還縱目
行行未知高則危下視昏烟覆平陸滿巖佳樹尤樸樸
赫赤如霞間濃綠是時八月初路旁已見紛紛菊貪竒

戀景不知倦側睥又復心瑟縮神魂飛下大壑幽定省
移時進雙足寺門高開朝日輝丹青黯澹唐時屋老僧
引我周遊看且云白氏子詩乃實錄此詩疇昔予所聞
殷殷更向碑前讀按言索像今無復惟有流泉數道如
車輻我嫌世累欲暫居又云此地無留宿殿宇之後林
莽中日暮嘗有虎豹伏鑿石龕邊岨至深近有浮屠於
此相張觸快心宿忿兩不解一乃顛擗死其谷我聞為
之久輦感此向期將避煩辱不為傷生事爭如平地隨

流俗歎息回頭急出山始覺全軀已爲福

興慶池

餘潤漲龍渠疏溜連清漑助曉遠昏山浮秋明刮眼漁
歸別浦閑雁下滄波晚岸北有高臺離魂蕩無限

長安春日效東野

前秋長安春今春長安秋節物自榮悴我有樂與憂窮
閤何卑漏時燕不見投門庭謝過從蘭萌舒綠柔燕託
喜廣廈亦非善是仇蘭生靜愈茂堪將義爲儔芳香誠

金剛經卷之三十一
卷一
可慕對之蠲窮愁

太行道

行行太行道一步三太息念厥造化初夫何險此極左
右無底壑前後至頑石高者欲作天朋黨深者疑斷地
血脈夜中巖下埋斗杓日午陰壁風雪號攀緣有路到
絕仞四望羣峰合杳如波濤忽至逼側處咫尺顛墜恐
莫逃嗟乎古昔未開時隔絕往來人不思淳源一破山
岳碎巧心遂去緣嶮巖嶮不窮甚可畏悼此二者亡

其宜天地不自嶮嶮由人爲之彼車摧輪馬傷足中路
勿歎勿慟哭世上安塗故有焉孰使汝行此道驅高軒
喪墜不收宜爾然

對酒

丈夫少也不富貴胡顏奔走乎塵世予年已壯志未行
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時愁思不可掇崢嶸腹中失和氣
倚官得來太行顛太行美酒清如天長歌忽發淚迸落
一飲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樂如摧朽

讀書百車人不知地下劉伶吾與歸

夜中

夜分衆諠死耿耿抱真履中君湛以寧不爲外官使七
兵乘間入攻剽勢向地主將不謀陣敵惡蕩然失守遽
藏避駭浪奔騰一刻萬里紛紛變化無窮已俄如獨繭
絲忽復滿天地乳虎不受縛狂龍難馴致我思精甲以
扞異類邪慝弗萌元辟復位輔以逍遙之至道爛然光
輝照無際

蜀士

蜀國天下險奇怪生中間有士賈其姓抱材東入關獻
冊叩諫鼓其言蔚可觀願以微賤軀一得至上前掉舌
滅西寇畫地收幽燕且云太平久兵戰無人言臣嘗學
其法自集數百篇治亂與成敗密然不可刪三獻輒罷
去志屈心悲酸將相門戶深欲往復見攔負販冒日熱
引重衝雪寒羈苦輦轂下以圖晨夕餐如此三歲餘夜
夜抱郝歎義者或賑給遂復歸巴川嗟乎區宇大此徒

亦已繇城市與巖穴隱默孰辨旃幸得出自鬻何惜置
末班吾相柄天下處事當幾先古之設爵位蓋欲英雄
躔次第立名級不使智慮閑稍有才器者必以祿仕牽
所患在不出既出那棄指放蛟入大水驅虎還深山失
一故無害其類莫可攀

己卯冬大寒有感

延川未撤警夕烽照冰雪窮邊苦寒地兵氣相纏結主
將初臨戎猛思風前發朝笳吹餘哀壘鼓暮不絕淹留

未見敵愁端密如髮予聞古烈士自誓立壯節凡泥封
函關長纓繫南越本爲朝廷羞寧計身命活功名非與
期冊書豈磨滅然由在遇專醜類易翦伐訓士無他才
賞罰在果決近聞邊方奏中覆多沈沒罪者既稽誅功
者不見閱雖使頗牧生勇智當坐竭或云廟堂上與彼
勢相戛恐其立異勲歛然自超拔不知百萬師寒刮膚
革裂關中困誅斂農產半匱竭我欲叫上帝願帝下明
罰早令黜虜亡無爲生民孽

獵狐篇

老狐宅城隅涵養體豐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藹秋
食承露禾夏飲灌園派暮夜出旁舍雞畜遭橫害晚登
睥睨嗚呼吸召百怪或爲嬰兒啼或變豔婦態不知幾
十年出處頗安泰古語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年少
兒耽獵若沈瘵遠郊盡雉兔近水殲鱗介養犬號青鶻
逐獸馳不再勇聞此老狐取必將自快縱犬索幽邃張
人作疆界茲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羣小助呼嗥奔馳

數顛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鉤牙咋巨額髓血相
潰沫喘叫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丘首腥臊滿蓬
艾數穴相穿通城堞幾墮壞久縱此凶妖一旦果禍敗
皮爲榻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爲之吟書以爲警戒

難易言

效韋蘇州二首

擬挹鉛刀伐丹桂欲坐胥井攀青天排羅嬰兒拒九虎
未若以道干貴權

地上拾芥亦細碎掌裏數文猶苦辛脫使摘丸下峻坂

未若以財而發身

大小言

楚襄王登蘭臺命大夫作大言登陽臺命大夫作小言梁昭明太子殿鈞王規

皆嘗作

彎弓射月落揮劍決天開何言四溟廣并合不成杯託
身螟兩睫卜都牛一毛奔馳萬里外終不出秋毫

了語不了語

了語效晉顧凱之殿仲堪作不了語效唐雍裕之作

公餽欲成忽覆鼎銀餅汲絕還沈井乳虎咆哮落深窞
青萍一揮斷人頸

無言以手尋珮環寒暑迭運凋朱顏八駿踏地幾時徧
六龍駕日何年閒

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

時得告之
山陽挈家

扁舟迎春色東下淮楚鄉側身風波地回首英俊場顧
我本俗材百事無一長濫迹入冊府舉動初不皇乍脫
泥滓底稍見日月光峻閣鬱前起隱嶙天中央春風花
竹明曉雨宮殿涼溢目盡圖史接翼皆鸞鳳明窗置刀
筆大案羅縑細文字雖幼學鈍庸今廢忘不能溫舊習

考古評興亡覲顏於其間汗下如流漿徒然日飽食出
入隨羣行朝廷比多事亦合強激昂况有詔書在爛然
貼北牆奮舌說利害以救民膏肓不然棄硯席挺身赴
邊疆喋血鏖羌戎胞膽森開張彎弓射挽槍躍馬埽大
荒功勲入丹青名迹萬世香是亦丈夫事不爲鼠子量
數事皆不能徒只飽腹腸有如鳧雁兒啞喋守稻梁歲
月今逝矣齒搖髮已蒼於時既無益自合早退藏諸君
天下選才業吁異常願當發策慮坐使中國強蠻夷不

敢欺四海無災殃莫效不肖者所向皆荒唐又不耐羞
恥但欲歸滄浪濡毫備歌咏仰首看翱翔舟中稍無事
思念益以詳恨無一稜田可以足糟糠出處皆未決語
默兩弗臧莽不知所爲大叫欲發狂作詩寄諸君鄙懷
實所望

送李生

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峰志氣尚突兀形骸已龍鍾男
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爲風雷傷不與匠石逢哀哉

千尺幹摧折似秋蓬

卷一

蘇學士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二

宋 蘇舜欽 撰

揚子江觀風浪

晚至瓜州渡繫舟泊西灣
日落暴風起大浪得縱觀憑
凌積石岸吐吞天外山
霹靂左右作雪灑六月寒吁嗟
至柔物威壯不可干若爲神龍憑
氣勢非一端大艦失
所操翻覆如轉丸高山雖有路
輒險馬足酸居朝號安
逸重祿多憂患爭得清靜交
共騎雙翔鸞矯翅入赤霄

不見此險難奈何蚩蚩衆共處天壤間因知古聖人立
法萬世安濟川作舟梁鑄鼎窮神姦朝廷布禮度粲粲
莫可刪後來漸破壞所向行路難凶邪得騁志物命遭
摧殘視此念古昔杖藜空盤桓

哭曼卿

去年春雨開百花與君相會歡無涯高歌長吟插花飲
醉倒不去眠君家今年慟哭來致奠忽欲出送攀魂車
春暉照眼一如昨花已破蕾蘭生芽唯君顏色不復見

精魄飄忽隨朝霞歸來悲痛不能食壁上遺墨如棲鴉
嗚呼死生遂相隔使我雙淚風中斜

吾聞

吾聞壯士懷恥與歲時沒出必鑿凶門死必填塞窟風
生玉帳上令下厚地裂百萬呼吸間勝勢一言決馬躍
踐胡腸士渴飲胡血腥羶屏除盡定不存種孽子生雖
儒家氣欲吞逆羯斯時不見用感歎腸胃熱晝臥書冊

中夢過玉關關

送安素處士高文悅

皇天稔巨憝羌虜稽顯戮廟筭忽小醜王師數傾軼秦
民著暴斂慘慘生意憾賊氣愈張王鋒銳不可觸帷幄
監前敗降心問白屋尺詔下中天公車塞章牘策慮盡
頗牧勇決過賁育先生胸臆大經術內自足逸韻脫滓
塵素節抱冰玉獨恥論兵戰因時射君祿不唯吾志乖
亦使王道局放懷但文史散髮自溪谷近臣上薦書天
子渴高躅束帛三及門不免至京轂萬鍾非所好大議

戛鉤軸孤鸞入紫烟網苦安可東天風萬里長沆瀣朝
滿腹更期下翔集以爲蒼生福

贈釋祕演

高車大馬聞上京釋曰演者何聲名當年余嘗與之語
實亦可喜無俗情作詩千篇頗振絕故意吐出吁可驚
不肯低心事鑄鑿直欲淡泊趨杳冥落落吾儒坐滿室
共論慙若木陷釘賣藥得錢輒沽酒日費數斗同醉醒
傷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爲名卿數年不見今老矣

自說厭苦居都城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
雄心瞥起忽四顧便擬擊浪東南行可同載
相與曠快觀滄溟

城南感懷呈永叔

春陽泛野動春陰與天低遠林氣藹藹長道風依依覽
物雖覽適感懷翻然移所見既可駭所聞良可悲去年
水後旱田畝不及犂冬溫晚得雪宿麥生者稀前去固
無望即日已苦飢老稚滿田野斲掘尋鳧茈此物近亦

盡卷耳共所資昔云能驅風充腹理不疑今乃有毒厲
腸胃生瘡癢十有七八死當路橫其尸犬豕咋其骨烏
鳶啄其皮胡爲殘良民令此鳥獸肥天豈意如此決蕩
莫可知高位厭梁肉坐論攬雲霓豈無富人術使之長
熙熙我今飢伶俜閔此復自思自濟既不暇將復奈爾
爲愁憤多滿胸喉坵不能齊

吳越大旱

吳越龍蛇年大旱千里赤尋常抗稼地爛漫長荆棘蛟

龍久遁藏魚鼈盡枯腊炎暑發厲氣死者道路積城市
接田野慟哭去如織是時西賊羌凶蝮日熾劇軍須出
東南暴斂不暫息復聞籍兵民驅以教戰力吳儂水爲
命舟楫乃其職金革戈指矛生眼未嘗識鞭笞血塗地
惶惑宇宙窄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寃對結不宣衝
迫氣候逆二年春及夏不雨但赫日安得涼冷雲四散
飛霹靂霧霓消侵癘甘潤起稻稷江波開舊漲淮嶺發
新碧使我揚孤帆浩蕩入秋色胡爲泥滓中視此久戚

戚長風卷雲陰倚柁淚橫臆

中秋夜吳江亭上對月懷前宰張子野及寄君

謨蔡大

獨坐對月心悠悠
故人不見使我愁
古今共傳惜今夕
况在松江亭上頭
可憐節物會人意
十日陰雨此夜收
不惟人間重此月
天亦有意於中秋
長空無瑕露表裏
拂拂漸漸寒光流
江平萬頃正碧色
上下清澈雙壁浮
自視直欲見筋脈
無所逃遁魚龍憂
不疑身世在地上

祇恐杳去觸斗牛景清境勝返不足歎息此際無交游
心魂冷烈曉不寢勉爲筆此傳中州

越州雲門寺

翠嶂環合封白雲中有蕭寺三爲鄰

雲門梁武帝所作
今分爲三寺相連

老松偃蹇若傲世飛泉噴薄如避人蒼猿嘯斷夜月古
丹花開徧陽崖春盤桓數日不忍去舟出邪溪猶慘神

和韓三謁歐陽九之作

予方居憂艱胸懷積瘡刺昏明走日月慘慘絕生意杜

門厭過從掩耳避時事韓子我所佳招我慙有謂城南
訪永叔共可豁蒙蔽是時窮陰久泥淖沒馬鼻區區不
憚遠飢渴奔高誼永叔聞我來解榻顏色喜殷勤排清
罇甘酸飭果餌圖書堆滿牀措論極根柢伊余昏迷中
忽若出夢寐劃然毛骨開精神四邊至旣歸尚泠然數
日飽滋味韓子歎不足作詩暢情義爛如珊瑚鈎光豔
不可閉迫余使之和庶以同氣類自顧屯鈍極出語少
姿媚抉剔雖強成徒使腸胃沸永叔經術深爛熳不可

既難得終日談百未出一二倉皇逼行役蕭颯包素志
不日便乖折安能訖精粹他年老門牆君子無我棄

城南歸值大風雪

一夜大雪風喧逐未明跨馬城南回四方迷惑共一色
揮鞭欲進還徘徊舊時崖谷不復見縱有直道令人猜
低頭搶朔風兩眼不敢開時時偷看問南北但見白羽
之箭紛紛來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顙天公
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偕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

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雖然
外飾得整好自覺面目如刀裁又不知胸中肝膽掛鐵
石安能柔軟隨良媒世人飾詐我尚笑今乃復見天公
乖應時降雪故大好慎勿改易吾形骸

出京後舟中有作寄文韓二兄弟永叔歐陽九

和叔杜二

久居倦京城歸心日傾寫扁舟理棹楫已與峻流下斷
岸如崩山遠樹若奔馬回頭雲間闕出沒見圖畫還家

快雖鞭去國傷以乍况我二三友眷戀數返駕前夕南
巷堤昨日東城舍論精如可收意密不見罅恍惚夢寐
中蕭然已相捨他人所至樂惟我氣類寡迂僻不能鑄
往往自嗟罵平生居京都君輩乃知者異鄉孰與言救
謗定不暇柔軟衆所佳佞面誰可借中懷百憂集包釀
似蘓鮓身世苦飄浮歲月不可把後期浩難知高吟但
悲灑

寄富彥國

自古猾者胡與羌胡羌相連動朔方姦謀陰就一朝發
直欲截割吾土疆遣使持書至闕下四方物論如沸湯
天子仄席旰未嘗相君日暮猶廟堂彥國感慨請奉使
誓將摧折其鋒鋌受詔驅馬出都門都人走觀歎且傷
猾胡聞風已厭伏聚聽大議羞亂常願如故約不敢妄
脫甲爭獻寶玉觴旆旌遶還上國所至觀者如傾江
丈夫奔蹶喜出泣婦女聚語氣激昂至尊虛懷坐赭牀
中人催入見未央對久赤日下輦道翠華影轉熏風涼

歸來堂上拜壽母賓車塞破甘泉坊衣塵未滌又出使
往來絕域如門墻已知高賢抱器識因時與國爲輝光
不煩一甲屈萬衆以此可見才短長彥國本爲廊廟器
何祇口舌平強梁使之當國柄天下夷狄豈復能猖狂

大風

秋半收穫登郊原歌側小屋愁夕眠是夜大風拔樹走
吹倒南壁如崩山夢中驚起但呼叫病僕未動徒逐喧
驅令燃火徧照燎瓦壁狼籍滿我前披衣抱枕欲避去

去此乃是曠野田况時風怒尚未息直恐溼滑遭吹翻
露坐不免念禾黍必已刮刷無完根六事不和暴風作
嘗聞洪範有此言昔時大風禾盡偃上帝蓋直周公寃
方今天子至神聖惟恐臣下辜其恩是何此風乃震作
吹盡秋實傷元元有能返風起禾者亦足表異知所存
至誠皎潔固不昧時雖今古同乾坤

檢書

煩心思所持屏事入小閣踞撲下塵梁侈哆張敗笈雨

爛百數蕃蟲食三四莢軒昂醉墨鬧纖悉新書雜魚子
或破碎蠶兒尚狎恰快心伯長文跋尾清臣搨幼辭反
知進故句時自愜墜亡多玩愛存聚必券帖疎密交及
戚前後生與殪誨東儼父師寒暑怖兒妾謔浪笑忽還
私匿情再接愴事涕泫泫憫時歎嗒嗒一餉誠寂寞千
里遽會合遊心到句涌開眼見蒼霄京華歷歷復節物
忽忽涉恍爾驚異方遁去乃幾臘回頭厭襍積舉體覺
疲蕭東閣聊欠伸夢斷風一颭高山扶層巔下與地盤

結氣貫不變移澤枯乃朽裂有如善人交生死兩固節
語默無異方黯沮在爲別世風隨日儉俗態逐勢執負
子好古心嗑歎星斗滅近得鄰幾生胸懷貯霜雪飢渴
入詩書趣向著羈縲又與斯人離先日心破折古也當
貽言在子可捫舌奈何區區誠敢以御者說器成必利
琢德潤資澡刷空文謾徽墨古訓乃佩玦帝門急豪英
濟物無自子

雜興

虎豹性食人智者畜爲戲形影本相親愚夫見而畏疑
同不疑異遠哉愚與智

呂公初示古詩一編因以短歌荅之

覽君古風之章句兩謝不足以下顧長江走瀾天外來
黃鵠軒風日邊去上有致君却敵之良策下有逍遙傲
世之真趣惜乎志大名位卑明珠投闇人疑之昔時名
價滿天下此日塞默趨塵泥古人但以才術喻富貴自
餘之外胡足思公初之道既如此宜乎窮約而不悲媿

無玉案報神藻聊此感激成荒辭

老萊子

常羨老萊子七十親不衰
颯然雙白鬢尚服五彩衣
戲游日膝下弄物心熙熙
或時暫自跌輒作嬰兒啼
清朝萬鍾祿不肯賣片時
人生有此樂何暇外慕爲
伊余生不造才壯蒼天虧
搏膺念之子歎咏形諸詩
想像且三復苦血下交頤

往王順山值暴雨雷霆

蒼崖六月陰氣舒一霆淫雨如繩羸霹靂飛出大壑底
烈火黑霧相奔趨人皆喘汗抱樹立紫藤翠蔓皆焦枯
逡巡已在天中吼有如上帝來追呼震搖巨石當道落
驚嘒時聞虎與貙俄而青巔吐赤日行到平地晴如初
回首絕壁尚可畏吁嗟神怪何所無

蘇學士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三

宋 蘇舜欽 撰

依韻和勝之暑飲

九夏苦炎烈入伏氣候惡况茲大旱時其酷甚炮烙爭
得昇復生射此赤日落欲擘青天開騰身出寥廓狂走
無處逃坐恐肝腦涸不如以酒澆庶可免焦爍相呼坐
僧居頃刻醕百酌佳瓜判青膚熟李吸絳膜尚嫌味不
爽更與冰雪嚼裂耳發浩歌解顏縱善謔逕趨無何鄉

回覺萬事錯不知，余中虛外冷得所。託真氣潛遁，亡半夜忽發霍嘔洩，不暫停，迸筋走兩脚。初如巨繩纏，忽似秋蚓躍，委頓體不支。藜牀爲穿鑿，君言暑飲佳，但得一晌樂，艱難踰旬時。僅飲數斗藥，快意事皆然。遺殃慎無作。

荅宋太祝見贈

窮冬三日雪，旅腸迫枯餓。不免東郭行，難效素安臥。我謁故所宜，君來無乃左。復覘長句詩，如留萬金貨。恣睢

莫能名豪橫不可挫怒奔時旁出力翦復下隨使人但
驚絕欲繼誰敢作况君名家駒少小聲已播丈夫氣剛
精不必在長大譬如利錐末所向物已破余資本滯濁
既壯困家禍區區走俗格僅若螳循磨詩枯實零丁文
僻又坎坷翹然當路人顧我甚涕唾雅意返願交得無
自卑浼俛首已內傾撫躬輒私賀無以荅高誼胸中強
搜羅披豁聊短篇安足謂酬和莞爾當棄投毋留重吾
過

送李冀州詩

冠蓋傾動車馬稠都門曉送李冀州綠髮三十一趁趨
千騎居上頭眼如堅冰腩河月氣勁健鶻橫清秋不爲
膏粱所汨沒直與忠義相沉浮干戈未定民力屈此行
正解天子憂男兒勝衣志四海實恥坐得萬戶侯旆旌
明滅朔野濶笳鼓棲斷邊風愁孤雲南飛莫回首下有
慈親雙淚眸自古忠孝不兩立功名及時乃可收衆人
刮目看能事著鞭無爲儒生羞

和鄰幾登繇臺塔

孝王有遺墟寥落千年餘今爲太常宅復此繇華都踊
甃冠舊丘西人號浮圖下鎮地脈絕上與烟雲俱我來
歷初級穰穰瞰市衢車馬盡螻蟻大河乃汙渠躋攀及
其顛四顧萬象無迴然塵空隔頓覺襟抱舒俄思一失
足立見糜體軀投步求自安不暇爲他謨平時好交親
豈復能邀呼舉動強自持恐爲衆挪揄一身雖暫高爭
如且平居君子不倖險吾將監諸書

依韻和伯鎮中秋見月九日遇雨之作

衆香愛春發枯荻我知惟動兒女懷
天地昏酣醉夢裏
人有爽思皆沈埋豈如秋風勁利劇刀劒刮破天膜清
光開衰根危蒂埽除盡辨別松竹并蒿萊
青娥供霜洗
夜月兼以皓露驅纖埃
常年此夕或陰晦
今歲澄徹將
快哉是時呼賓賞
此景漸見照我白玉杯
清輝向人若
有意徑歷窗戶猶徘徊
放歌狂飲不知曉
爛熳酌客山
岳顛時節飄流晦
朔轉已覺九日來
相催北軒隙地破

蒼蘚帶花移得黃金栽倒冠露頂坐狂客擷香咀蕊浮
新醅最憐小雨灑疎竹爽籟颼颼吹醉顛君時傳詩頗
精麗意若泥淖不得來開緘文采自飛動欲和但愧頑
無才久之黽勉強爲荅嫌春愛秋真可咍

夜聞秋聲感而成咏同鄰幾作

八月天氣肅萬物日已闌庭前兩高桐夜籟如哀絃志
士感節物中夕耿不眠起聽抱膝吟悲烈聲相干念此
華葉改想見顏色鮮顧人生世間榮悴理亦然豈傷歲

月速愧無功名傳少小學文章出值用武年儒官多見
侮敢爲戰士先欲棄俎豆事強習孫吳篇迂鈍不可爲
屈曲性亦難虛言盜祿食實又畏上天未能追世好且
樂樽酒間九日近不遠同醉黃花前

和聖俞庭菊

不謂花草稀實愛菊花好先時自封植坐待秋氣老類
縱翠羽枝已喜金鑿小嚴霜發層英益見化匠巧搖疑
光豔落折恐叢薄少一日三四吟一吟三四遶賞專情

自迷美極語難了得書所賦詩爛漫感懷抱朗咏償此
花心清爲之倒

荅梅聖俞見贈

自嗟處身拙與世嘗齟齬至於作文章實亦少精趣低
摧朝市間所向觸謗怒夫子與衆殊琢飾貺佳句鏘然
紙上動讀畢恐飛去自覺異平居恍忽忘世故迴如出
泥塗熏滌失臭汚衣之青霞裾飲以紫藥露輜軒駕飛
黃蹠躩上夷路古貴知者稀流俗豈足顧雅意雖可珍

三復未敢報退慙百不堪尚恐君悔誤

舟至崔橋士人張生抱琴攜酒見訪

晚泊野橋下暮色起古愁有士不相識通名叩余舟鏗
鏗語言好舉動亦風流自鳴紫囊琴瀉酒相獻酬余少
在仕宦接納多交游失足落坑穽所向逢戈矛不圖田
野間佳士來傾投山林益有味足可銷吾憂

潁川留別王公輔

得罪身去國犯寒挽孤舟親友舍我去乃獨與子遊子

實飽文義辭闈入中州氣勁恥苟合半歲爲我留我窮
不相棄同載適宛丘在困見人情此意不可疇解攜春
波上會合知何秋

維舟野步呈子履

白日出高岡遠野春氣動倉鳩鳴相懽幽草色已弄繁
舟大河曲登步目一縱逍遙玩物華所樂與君共已忘
竄逐傷但喜懷抱空古人負才業未必爲世用吾儕性
疎拙擯棄安足痛四顧不見人高歌免驚衆

滯舟

落照滿長河水暖沖融中有鳧鷖羣上下隨和風捕
魚沒淺浦矯翅入紫空嬉遊意自得肯顧冥冥鴻伊余
何所適舟滯數見窮十步九暗灘咫尺不可通獠工裂
吻噪捨檝將何從巨絙挽屢斷有如拔山峰夕憂寇盜
至蹶弩映岬叢徊徨但搔首歎息無所容曾無鳥禽樂
虛在人曹中

過濠梁別王原叔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生性闊疎逢人出胸膈一旦觸駭機四向盡戈戟平生朋遊面化爲虎狼額誇氣慘不聞中者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摧辱實難任官名亦非惜罪始職于予時情未當隙今來濠水涯日夜自羞惕高風激頽波相遇過疇昔白霹露肺肝晴雲見顏色乃知天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吁嗟四海窄

和子履雍家園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
暖香撲地花氣繇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
珍禽不可見毛質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踞石弄琴瑟
唯恐日暮登歸軒塵紛剝落耳目異只疑夢入仙家村
君之襟尚我同好作詩闕放莫可攀高篇絕景兩不及
久之想像空冥煩

尹子漸哀辭

并序

子昨得罪子漸數相過感慰激切恐予重得罪於朝廷也其意結枯避慎非昔時子漸也與之劇飲則必作薤露長歌舉音淒斷坐中不忍聞已而又有厭苦世故之說予謂死者人之所惡子何樂焉對曰吾未嘗死安知死之不樂也生理局促不足樂見之矣既別才百餘日子漸化去豈其魄兆歟予始聞之怛然震爲出涕徐又追其緒言作哀辭以寄執紼者

漂流江湖外負罪氣慘淒况聞故人死驚呼不成啼當

案舍七箸緬懷大河西箴言尚在耳盤若環珮隨志氣
縻已失神魂飄何之昔言死者樂復以生爲悲予知達
士懷將以二物齊今也果何如無乃往意迷荆棘飽雨
露叢蘭委污泥紫鸞忽腸絕永年賊狐狸天理澆難問
我意多乖睽哀吟蒼山濶注目白日低不得慟寢門雪
涕江上隄

天平山

吳會括衆山戢戢不可數其間號天平突兀爲之主傑

然鎮西南羣嶺爭拱輔吾知造物意必以屏天府清溪
至其下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竪立欲言語捫蘿緣
險磴爛熳松竹古中腰有危亭前對紺壁舉石竇落玉
泉泠泠四時雨源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早年或播洒
潤可足九土奈何但泓澄未爲應龍取予方棄塵中囂
壑素自許盤桓擇雄勝至此快心膺庶得耳目清終甘
死于虎

奉酬公素學士見招之作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
卷三

九

人生交分恥苟合貴以道義久可要薄俗盈虛逐勢利
清風絲邈日已凋長吟宇宙獨引頌浩浩萬古與我遙
安得此身有兩翅颺然遠舉隨風颺近逢公素我同好
厭憤偷俗常鬱陶君方調官鎮京口我以重罪廢本朝
身雖俱在大江外不得會合煩相邀秋風八月天地肅
千里明迴草水焦夕霜慘烈氣節勁激起壯思冲斗杓
豈如兒女但悲感唧唧吟歎隨螳蜩擬攀飛雲抱明月
欲踏海門觀怒濤念君住所近不遠江山蟠闢氣象豪

樓頭陰明變霞霧檻下日夕鬪蜃蛟便將一往刷滯悶

去興草茁不可休呼兒撲衣辦舟楫一日百里豈憚勞

君方酒酣亦思我奔墨紙上爲長誥上言風物麗復壯

下述宴集樂且遨意我羈愁正無賴欲以此事相誇招

此篇筆絕墨未滲我舟適到范老橋古人千里有神會

以茲可信非相遼個然不以窮見棄曠然不以位自驕

開緘朗咏毛髮竦通夕喋瘁睫不交病膜誰將寶篋刮

痒背恰得仙人抓長川奔渾走一氣巨鎮截薛上赤霄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
卷三

十

又如陰雲載雷電光怪迸漏不可包驚呼歎伏已不暇
焉敢有意爭其高却疑欺我老困頓故作大句來相鏖
近罹罪辱舌雖在每避嫌謗口已膠更遭掀攪豈不畏
欲取筆硯俱焚燒既承嘉命敢無報將吐復茹移昏朝
留連日日奉杯宴殊無閒隙吟風騷看君岬憤卷大白
有似巨浸吸百潮賓從傾頰尚未厭直恐潰爛腸與脣
神迷耳熱眼生纈嚼盡寶壓狂醒消歡流樂極古所戒
不免厭旦潛遁逃還家數日却愁寂夢中猶奉笑與嘲

強爲短篇荅高誼鄙事軋空自撓覽之捧腹定絕倒
幸爲投棄無傳抄相思復思往相會予今豈復如繫匏
行看雪夜景清絕更乘逸興飛輕舸

遷居

前歲旅淮楚去年還上都上都一歲內前後七徙居歲
暮被重謫狼狽來中吳中吳未半歲三次遷里閭京師
重騰移長物動數車江湖亦稍便一舟樂有餘破壞新
器皿散亡舊圖書家人頗倦煩行路亦歎呼吾知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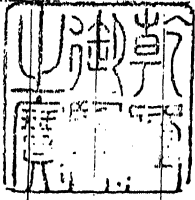
生天壤乃遽廬其間輓寄寓一世還須臾縱遊極南北
所歷足自娛猶恨苦濡滯舉動携妻孥闕思出入極浩
與元氣俱仰首羨日月晨夕苦奔趨二物本無情亦爲
氣所驅况我有血肉又生名利區手足日不閑在地無
根株流宕固宜矣何必厭道塗此身亦外物安用傷羈
孤庸人所見狹但以鄉井拘屑屑寸粒食何異雞在笊
擬隨犯斗查欲上浮海桴寄語懷安者嗟嗟爾何愚

遣悶

隆冬雪跨月度日關門廬乘昏氣慘烈悲風吹江湖白
鵠翅翼傷塌然困泥塗不入鷓鴣羣哀鳴憶雲衢夕飢
乏粒食浩蕩天地俱何時闢重陰得見白日舒

苦調

陰闇必有鬼高明者惟天鑒應未始忽冥理有後先姦
凶喜欺罔放意快目前虎狼嚼生人自適甘且鮮烈士
共劒起忿髮如危絃人理已不勝神報豈泯然驚呼徹
上帝洒血透九泉捫舌不敢語咄咄徒自憐



蘇學士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卷

四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曹淦階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四

宋 蘇舜欽 撰

若神棲心堂

予心充塞天壤間豈以一物相拘闕放然一物無所有
遂得此身相與間上人構堂號棲心不欲塵累相追攀
冷灰槩木極潰敗雖有善迹輒自刪予嘗浩然無所撓
與子異指亦往還卷舒動靜固有道期於達者誠非艱
郡侯訪予於滄浪亭因而高會翌日以一章謝

之

荒亭俗少遊遷客心自愛繞亭植梧竹私心亦有待昨
朝十騎來趨趨擁林外水禽駭笳鼓野老瞻車蓋公餘
喜靜境賓至因高會跋石已行廚臨流聊褫帶優游鄙
情通放曠末禮殺酒醇引易醕肉美舉必噉千蹠恣食
雞二螯時把蟹開顏閒善謔傾耳得嘉話暮夜歡未厭
襄回意將再跋已見憎騰跨鞍極倒載明日尚狂醒嘉
既不遑拜

送閔永言赴彭門

鄙性背時向處世介且迂自固以爲節人皆指爲愚少
年宦京邑與衆頗異涂一朝被放棄漂然落江湖江湖
信美矣心迹抑更孤永言金閨彥器識當世無機發弦
上天辯走盤中珠高風樂溪山恥與勢利趨殊科二十
年不肯仕京都顧我窮悴者一笑情相與日日奉杯宴
但覺懷抱杼瓊裾照坐席內顧瓦礫粗未飲心自醉相
對氣已舒得忘羈旅憂蓋以道義俱雲間宿古寺花下

招歌姝勝境尋已徧賞心未嘗孤壘書趣赴治候吏擁
舳艫秋風卷大旆喧喧指東徐郊亭對別酒我獨增悲
吁人生大塊間氣類有萬殊賢愚各有合惟予邈無徒
君子誤見知交契若勘符一旦又睽索千里成濶疎期
君早自奮佐時發雄圖功成速收身單舸還東吳白頭
青林下尊酒相從娛

寄題豐樂亭

神物藏勝地深林隱蒼峰威夷渡淺嶺愛此泉一鍾古

今未見賞荒蕪草苔封公來闢一徑疏鑿隨指縱揮洗
落塵慮甘涼灑煩胸構亭於其間四面開軒墉名之豐
樂者此意實在農使君何所樂所樂惟年豐年豐訟訴
息可使風化醲遊此乃可樂豈徒悅賓從野老共歌呼
山禽相迎逢把酒謝白雲援琴對孤松境清豈俗到世
路徒衝衝

夏熱晝寢感詠

盛夏日苦永解帶坐小軒對案不能食揮汗白雨翻軋

輒過午景宛轉無由昏偃臥一榻上既覺復夢魂怙然
世慮寂時被蒼蠅喧睡味勝仙去忽覺難俱論晨事如
隔日半雜夢寐言人生貴壯健及時取榮尊夏禹惜寸
陰窮治萬水源櫛沐風雨中子哭不入門况復庸下者
不出強趨奔奈何耽晝寢懶惰守壞垣念昔年少時奮
迅期孤騫筆下驅古風直趣聖所存山子逐雷電安肯
服短轅便將決渤澥出手洗乾坤文章竟誤身大議誰
周爰捭首下牢獄奄奄如孤豚法吏使除籍其過祇一

飡賓朋四散逐投竄向僻藩九虎口牙惡便欲膏其躡
上賴天子聖不使鉗且髡此身自流浪豈能濟元元天
下無所歸泛舟旅江村春雨看秧稻落日自灌園殊鄉
寡朋友孰辨石與琨卷藏經濟術強談奉狙獮閒困尚
有待不忍沈湘沅大暑晝閉戶一徑惡草繖出嫌烏啣
噪行見蛇蜿蜒蠹書徒盈篋濁醪徒盈樽談笑誰可共
道義孰與敦終日對稚立千里遠弟昆此心既無用不
寢徒自煩况茲晝景長但厭枕簟溫北窗無纖風返見

赤日痕流光何輝赫獨不照覆盆會當破氛侵血吻
帝閣爛爾正國典曠然洗羣寃姦讒囚大幽上壓九崑
崙賢路自肅爽朝政不復渾萬物宇宙間共被陽和恩

哭師魯

前年子漸死予哭大江頭今年師魯死予方旅長洲初
聞尚疑惑涕淚已不收舉杯欲向口荆棘生咽喉憶初
定交時後前穆與歐君顏白如霜君語清如流予年又
甚少學古衆所羞君欲舉拔萃聲耦日抉搜不鄙吾學

異推尊謂前修今踰二十年迹遠心甚稠後會國南門
夜談雪滿樓青燈照素髮酒闌氣益適昨君握兵柄節
制關外侯予才入冊府俄作中都囚飛章立辨雪危言
動前旒時雖不見省凜凜歷衆媮旋聞君下獄六月送
渭州渭州舊治所昔擁萬貔貅堂中坐玉帳堂下生蛇
矛令巖山石裂恩煦春色浮鸞生無根芽衆言起愆尤
返來入狴犴吏對安可酬法官巧追拍刺骨不肯抽削
秩貶漢東驅迫日置郵窮途無一簣百口誰相調諸子

繼死亾清血漬兩眸貿然幾喪明憤苦結不瘳君性本
剛峭安可小屈柔暴罹此寃辱苟活何所求人間不見
容不若地下遊又疑天憎善專與惡報仇二豎潛膏肓
衆鬼來邪廠棄局奔南陽後事得所投心膽尚卓犖精
明已彌留生平經緯才蕭瑟掩一丘青天自茫茫長夜
何悠悠萬物孰不死死死常在嚴秋君齒方盛壯衆期樹
風猷二邊方橫猾四海皆瘡疣斯時忽云亾孰爲朝廷
憂予方編吳氓日自親鉏耰無緣匍匐救兀兀空悲愁

時思莊生言所樂唯觸體物理不可詰此說誠最優

和永叔琅邪山庶子泉陽冰石篆詩

一氣破散萬事起獨有篆籀舍其真周鼓秦山壞已久
下至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
人間所存十數處豐疎異體世共珍其中琅邪石泉記
比之他法殊不倫鐵鎖關連玉鉤壯曲處力可挂萬鈞
復疑蛟蚪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近來俗眼苦不賞
惟有風月時相親紫微山人謫此守此地勝絕舊喜聞

公餘往觀頌賓從獵獵畫隼搖青春遠休車騎步泉側
酌泉愛篆移朝昏揮弄潺湲玩點畫情通恍惚疑前身
作詩緘本遠相寄邀我共賦意甚勤昨承見教久閣筆
歷以大句尤難文永叔近以書
戒予作詩高風勝事日傾倒安得
身寄西飛雲

答章傅

廢官旅吳門迹與世俗埽構亭滄浪間築室喬樹杪窮
徑交聖賢放意狎魚鳥志氣內自充藜藿日亦飽不圖

名利場有士同所好南閩章其氏傳名字傳道清晨闕
予門疎爽見姿表大篇隨自出爛熳風力老安敢當所
褻讀之欲驚倒開軒延與語指亦有深到半生躅京塵
識予恨不早扶疎珊瑚枝本不自雕巧當珍玉府中何
故委衰草秋風還故鄉無懷難枯槁貴富烏足論令名
當自保

遊山

上春遊南峰出自閭扉西崎嶇緣田塍時有涉狹磧午

初至峰下先讀爛古碑僧廬頗新鮮丹青見朝曦云昔
支公居石迹有馬蹄踰嶺到天平上觀石屋危蒼壁瀉
白泉對之已忘疲西巖列窗戶玲瓏漏斜暉嵌然似餽
飮人力安可施朝餐下水瀆市物俗所宜琴臺昔嘗遊
回首憶舊題南向又渡嶺盤屈麋鹿蹊摺身趨寶華又
到文法肇松間見廣路平如隱金鉉寺歷兩山脚三面
張屏幃夜闌宿虛堂清甚無夢思西向登堯峰俗云堯
所基洪川不能沒上有萬衆樓中道舍籃輿從者亦汗

衣關陸巧步趨健馬莫可追自傷幹軀大兩股酸不隨
巖雨灑磴滑惟賴枯筇支四顧物象殊雖困強自持竹
木互支撐小閣架險梯凌晨過橫山蹴蹋雲霞低身如
插翅翼下見鴻鵠卑却視衆壑林密若薺麥齊是皆樗
櫟材春登綠翠姿一方紺碧瓦樓殿貼地飛右顧萬頃
湖東與天相迷日炙白烟開風驅銀山移旁過折腰塔
鐵輪盡顛墮近爲震霆拔火烈瓦甃糜未知天之意摧
此將何爲迤邐看薦福愛此路側池清無一點塵鰕魚

潛琉璃寶積仰修竹整如翠羽旗稜伽屋老朽是亦傳
者非北渡千丈橋柱裊闌傾歌攬衣俯而趨愁爲溪風
吹過勝輒自留仰嘯巾屢遺永言喜謔浪把酒先嘻嘻
杖屨聞竒怪瞪睨惟嗟咨及還城中居城人殊未知自
疑身被留輓此夢寐歸紛然著鄙事奔走爭自私向者
却是夢反復又自疑神明日夜往內顧行者尸何由擺
塵氛榮辱兩莫期清泉與白雲終老得自怡

寒夜

九河巨流凍長山山高微黯石色頑沙籠如烟吐朱灣
中天撾鼓雲垂關壺炙不溫乳烏死城上琴聲愁九子
羅幕翻風花滿波玉塵灑窗濕明綺獸角消紅犀鳳乾
縷生篆字香盤盤坐聆翰音拂南極馳念疆場中已酸
欲決沈雲叫陰帝虜滅不使天下寒

送施秀才

賤生罹凶喪日與死亾逼羈孤困猜嫌動步畏蛇蝎之
子脫俗情平生未相識足繭千里來顧我喜顏色衣裘

風霜凋顏髮塵土蝕開席揖之坐意勤語膈塞徐徐動
辭氣突兀露胸臆紺囊出文章發覆見寶璧自羞無所
有曷以報相德告行東風前花草正狼藉又無一尊酒
澆沃慰遠客扁舟下長淮企立空歎息

送韓三子華還家

人在天壤間共爲氣驅逐歲月自崩奔冉冉若轉轂榮
樂隨雲烟凋零共草木亨屯固常物達者安可速奈何
此軀骸未免混世俗前年奔大凶况復隨手足零丁旅

山陽逐熟聚衰族相逢眼盡白閉戶甘退縮左丞鎮景
毫相去路重複數遣令子來十里吊荼毒子華勇此行
東下甚匍匐入門未及言相向且慟哭嗟我顏色枯鬚
蒼鬢雙秃相別始踰年世事何反覆晤言出古表但覺
白日速勤書春雨靜煮藥夜火續襟懷兩澄澹炯炯抱
明玉時苦外物喧又嗟別期促和風送歸帆盍動淮氣
綠早寄別後篇微吟慰孤獨

觀放牯

沈沈滄淮口植木限衆流啟閉固有時出納千萬舟卷
子懷抱昏羈別相牽鉤觀此巨派注頗覺滯悶瘳喧聒
怒霆起始駭久不收既前目眩轉足縮不敢留朔雪下
噴薄散爲白霧浮上懸赤油幕旁斷縹玉旒恐激地軸
轉人有魚鼈憂驚嗟勢力壯孰謂此物柔吾思作至監
實以處上游又欲接之口沃蕩胸中愁俄然漸枯涸喙
爾空泥溝渟滯既因人開洩豈自由立間見底裏吐哉
為爾羞

金山寺

孤峰湧滄江突兀臺殿積驚波四面起日夜走霹靂陰
壑瀟風雲陽厓產金碧離披萬年樹根抱太古石修廊
轉峻閣窈窕麗山脊寶像浮海來珠璣冷光滴中閭見
龍鼉揚首意自得偃蹇互出沒日此飽餘食又有翠羽
禽羣飛喜賓客口銜紺蒂花近我若相識開軒心曠絕
上下無異色氣象特清壯所覽輒快適予心本高灑誤
爲塵土隔不知人間世有此物外迹落日將登舟低回

空自惜

九月五日夜出盤門泊於湖間偶成密會坐上

書呈黃尉

紺油幙見黃金鈎
貝璣磊落不流流
澄澄媚影動波上
的的遠勢橫沙頭
前山漸昏漁唱息
唯有疎葦吟窮秋
予方弭檝對此景
時欲乘興長城遊
青娥蕩槳忽速至
雖有雅約猶頻羞
綠舟鮮明四窗闌
蘭耐辛滑嘉賓留
歌餘清冽貫衆耳
笑動姿采生香憐
玉盤膾鱸光一色

飮簇散核隨所搜
河斜參倒氣逾洽
我起飲子子必酬
共知此會不易得
邂逅得此難再求
區區才知自勞役
擾擾塵俗多悲憂
已醉更歌更起舞
明日分別空離愁

送張統尉嘉禾

濯濯桂枝郎尉邑
上樵李青衫未足榮

爛衣應自喜

衣班爛
之衣

威聲入荏蒲
吟思發山水
美才仕云初
令聞當

日起

秋夜

新秋積雨後夜聞蚯蚓聲似爭絡緯繅不讓蟋蟀清嗟
爾微陋物身與土壤并藐然本無心天時使之鳴空庭
雜橐木亦能感人情老蛟蟄污泥寂默不自驚一旦走
霹靂飛雨洗八紘幽蟠孰可聞自有濟物誠歲若弗大
早此志豈妄行

蘇學士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五

宋 蘇舜欽 撰

黃雍於西安修水之側起佚老亭以奉親

修水崩騰落雲端傾入羣山自縈轉山回水抱三百里
邑號西安俯千礪四時夾礪花濛濛數步行人不相見
但聞千珂萬馬橫陣來石激驚湍自相濺忽然瀰漫為
平川遠近人家壓清淺其間有亭號佚老山水之間為
勝選黃氏有子樂其親締葺之勤由富善蓋憂高年厭

家事力營此地欲自遣親意雖知風物嘉豈若有子常在眼君胡飄飄事遠遊手龜面黎兩足趺故鄉不到已踰年又非跼蹐牽仕宦何如輕舟早還家日對白雲奉遊宴

送黃莘還家

東風搖江波碧草日夜芳藹藹春物歸遊子思故鄉黃生士林華志業收精剛步虎南山隈氣立衆獸旁不肯受羈轡但欲插翅翔顧亦念所親歸心劇風檣想當舍

檝初喜氣充門牆晨昏奉顏色以時薦豆觴雖享萬鍾
祿此樂不可償予家白日下偶來戀滄浪因君江上別
撩我歸興長

和菱磎石歌

滁州信至詫雙石云初得自菱水濱長篇稱夸語險絕
欲使來者不復言畫圖突兀亦頗怪張之屋壁驚心魂
麒麟才生頭角異混沌雖死竅鑿存琅邪之郡偏且僻
得石固可駭衆觀予嘗飛帆入震澤窮搜異境登龜鼉

太湖二山名
最出怪石
居民百戶石爲業日夜采琢山不負山前

森列戰白浪猶似萬百鐵馬羣雨昏浪打歲月古千株
萬穴僵復奔自嗟才力本衰弱安敢抵敵爲之文况茲
出產極易致鄉俗見慣不甚尊彼以至少合貴重胡爲
久棄如隱淪偶逢積識見獎拔衆目今乃稱奇珍百人
擁持大卓載城市觀走風濤翻立於新亭面幽谷共爲
漂刷泥沙痕涼泉下照嘉樹陰翠影澄澹留烟雲褒以
篇章繪縑素積歲汨沒一旦伸苟非高賢獨賞激終古

棄卧於窮津世人愛憎逐興廢使我吟歎傷精神

頂破二山詩

此邑有頂山下潛子母蚪其子去爲雨以救鄉人憂前
擘穹峰開化出百丈湫後因號破山致祠獻庶羞歲來
省其毋風雹六月秋烟雲騰蹋去不復經月留邑民賴
其靈雖旱歲有收因成兩佛宇幽邃號勝遊礪泉走鸞
車松桂擁石樓夜堂人襟滲陰壁風颺颺近年返暴雨
頗亦傷田疇老農務祈禱梵唄日不休常爲釋徒利乃

作生民讐嗚呼二蚪者其說何悠悠

永叔石月屏圖

日月行上天下照萬物根向之生榮背則死故爲萬物
生死門東西兩交征晝夜不輟停胡爲號山石留此皎
月痕常存桂樹散疎陰有若圖畫成永叔成之不得曉
作歌使我窮其原或疑月入此石中分此二曜三處明
或云蟾兔好溪山逃遁出月不可關浮波穴石恣所樂
嫦娥孤坐初不覺玉杵夜無聲無物來擣藥嫦娥驚推

輪下天自尋捉繞地掀江蹋山岳二物驚奔不復見留
此玉輪之跡在青壁風雨不可剝此說亦詭異予知未
精確物有無情自相感不間幽微與高邈老蚌向月月
降胎海犀望星星八角形霞爛石變靈砂白虹貫巖生
美璞此乃西山石久爲月照著歲久光不滅遂有團團
月寒輝籠籠出輕霧坐對不復嗟殘缺蝦蟇縱汝惡觜
吻可能食此清光沒玉川子若在見必喜不徹此雖隱
石中時有靈光發土怪山鬼不敢近照之僵仆肝腦裂

有如君上明下燭萬類無遁形光豔百世無虧盈

演化琴德素高昔嘗供奉先帝聞予所藏寶琴

求而揮弄不忍去因爲作歌以寫其意云

雙螯老師古突兀索我瑤琴一揮拂風吹仙籟下虛堂
滿坐沈沈竦毛骨按抑不知聲在指指自不知心所起
節奏可盡韻可收時於疎澹之中寄深意意深味薄我
獨知陶然直到羲皇世曲終瞑目師不言忽言昔常奉
至尊祥符天子政多暇詔求絕藝傳中閣紫宸仗退霜

日紅隨鞭入對蓬萊宮平戎一弄沃舜聰韶璫壁立亦
動容紫蘭之袍出禁府聲華一日千門通今來老病卧
澤國賞音不遇前事空一雙玉鶴天上飛人間但見枯
死桐幸逢寶器愜心手因聲感舊涕灑曾顧我踟躕不
忍去將行更欲留悲風

寄王幾道同年

新安道中物色佳山昏雲淡晚雨斜眼看好景嬾下馬
心隨流水先還家步頭浴鳧暖出沒石側老松寒交加

懷君覽古意萬狀獨轉澗口吟幽花

丙子仲冬紫閣寺聯句

白石太古水

才

蒼厓六月冰昏明咫尺變

子

身世逗留

增橋與飛霞亂

才

人間獨鳥升風泉冷相搏

子

樓閣暮

逾澄反覆青冥上

才

躋攀赤日稜唄音充別壑

子

塏影

弔寒藤仙掌挂太一

才

佛壇依古層巖喧聞鬪虎

子

臺

靜下飢鷹晴檻通年雨

才

濃羅四面曾日光平午見

子

霧氣半天蒸潭碧寒疑裂

才

鐘清遠自凝陽陂冬聚筍

對陰壁夏垂繒有客饒佳思才高吟出遠凭雄心翻表

裏美子遠日著軒騰岑寂來清夜才沈冥接定僧宿猿深

更香美子落木靜相仍松竹高無奈才烟嵐翠不勝甘酸

收脫實美子坳隩布清滕北野才沈著南天更勃興恣睢

超一氣才踰黠起孤鵬並澗寒堪摘看雲重欲崩行中

向背失美子呼處下高應庭樹巢金雀樵兒弄玉繩斷香

浮缺月才翁古像守昏燈乳管明相照莎顙綠自矜深疑

嘯神物美子斂欲敵敬陵俯仰孤心撓回翔百感登畫圖

風動壁詩句涕霑膺

先公有留題在澄心閣

歲月看流矢

才心腸

劇斷絙追攀初有象悲憤遂相乘故賞知無道遺靈若

此憑依然忍回首

才愁絕下峻嶒

才

水輪聯句

十六韻

痛矣真源喪紛紜物象來

才

水輪今若此世事亦宜哉

才上下車交輻周旋斗轉魁

才

咸淵日微隨仙窟月初

開才旁握從爲用垂絙重亦回杓多初不曉機密暗相

該才圃外滄浪洩庭間霹靂摧玉飛千仞表纓挂九泉

隈才翻覆殊難定牽連巧自媒建瓴今比速抱甕此相

哀子平眊曾無覺深窺遂可猜團團釋子僻軋軋燕王

臺才解見陶埏運寧觀將較推造端原有發汲用始知

材美子本異道家意定遭怡士咍轉圓非雅具闕器有深

災才持滿忘前監相傾自下催流風無以復視此一衰

回美子

薦福增聯句

踴甕皇都壯才盤基紫宙雄山河供遠目玉緯簷戶發高

風梯險三休上美子輪開一氣中門當谷子午才翁影落陌

西東韻鐸翻天籟玉緯危觚駐夕紅側聆悲下俗美子仰面

識長空絕若神擠至才翁深疑壑暗通人窠如蟻垤玉緯身

世甚秋蓬歎息興亡地美子沈吟製作工清思抱明月狂

欲把飛鴻去矣登臨興才翁巍乎造化功涼襟當爽塏幽

意入鴻濛頭角峰如揖玉緯丹青樹不同城郭回迤邐閣

殿失穹隆可使孤懷放美子胡爲萬恨終何當得壯士提

取出塵籠才翁

悲二子聯句

穆備伯長
凌孟陽伯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病疾初家事巨細缺鄰

人苦其求

才翁醫師久以決案杯小大空布被旁午裂餘

喘尚能鼓

美子老憤知己結目淒望羊泓髭斷反蝟茁憂

酸繫餘生

才翁嗷嗷留永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可徹教

子勤誦讀

美子時命不復說吾屬何流離衆人方草竊凌

子久道路

才翁十口著羈紲拾稻重江間正值大饑節既

無裹飯交

美子疾走繼粗糲又無執飲人及時沃枯竭惜

哉損天命才痛焉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其傑胸

伏氣萬丈美子腸貯怨百折艱難汨風波顛顛隨霜雪久

僕勤龍鍾才弱女癡癡雙文隨寒餓空道與烟燄滅魂

兮竟何歸美子去矣不得別中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

倉豈無粟才莫解腹腸熱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澈伊

人胡不官美子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昂

車與怒馬才門滿道不絕之子苟聞廁斯民廼饕餮高

亢世弗親美子方巖鬼所掣敢言才足珍寧免否來齧思

潛淚輒抽

才翁

慘舊面成羞舉目此牢落側身今鄙媒箴

言耳空虛

美子

險論口硯艱作詩告石梁聊以慰寒骨

才翁

地動聯句

天聖

己巳

十月

二十二日

作

大荒孟冬月

才叔

末旬高春時日腹昏盲偃

美子

風口鳴鳴

吟萬靈困陰戚

才叔

百植嗟陽衰濃寒有勝氣

美子

天凍無

敗期六指忽搖拽

才叔

羣蹠初奔馳九銅落蟾吻

美子

始異

張渾儀列宿犯天紀

才叔

預念漢志辭民薨函鼓舞

美子

禁

堞強崩離坐駭市聲死

才叔

立佈人足踣坦途重車債

美子

急傳壯馬敵陵阜動撫手才叔礫塊當場箕停汚有亂浪

美子僵木無靜枝衆喙不敢息才叔沓嶂驚欲飛踊墮撼鐸

碎美子安流蕩舟疲倒壺喪午漏才叔顛巢駭眠鴟居人眩

眸子美子行客勞鬪兒南北頓儻忽才叔西東播戎夷四鎮

一毛重美子百川寸涔微斗藪不知大才叔軒幹主者誰共

工豈復怒美子富媪安得爲寧無折軸患才叔頓易崩山悲

衆蟄不安土美子羣毛難麗皮驚者去靡所才叔仆或如見

擠轟雷下檐瓦美子決玉傾倉粢雙顛太室吻才叔四躍宸

庭螭萬宇變旋室

美子

百城如轉機念此大菑患

叔才

必由

政瑕疵勝社勇厥氣

美子

孤陽病其威傳是下乘上

叔才

亦

曰尊屈卑夫惟至靜者

美子

猶不可保之况乃易動物

叔才

何以能自持高者恐顛墜

美子

下者賞鎮綏天戒豈得慢

叔才

肉食宜自思變省孽可息

美子

損降禍可違願進小臣

語

叔才

兼爲丹宸規偉哉聰明主

美子

勿遺地動詩

叔才

瓦亭聯句

陰霜策策風呼虓羌賊膽開凶燄豪

美子

赤膠脆折乳馬

健漢野秋穉黃雲高才驅先老羌伏壯黠裏以山壑鬼

莫招子烽臺屹屹百丈起但報平安搖桔槔才喜聞羸

師入吾地主將踊躍士隨驕子神鋒前揮擁勝勢橫陣

立敵俱奔逃才不知餌牽落檻穽一揮發復如驚飈子

重圍八面烏難度相顧無路惟青霄才地形窄束甲刺

骨皆裂不復能相鏖子棄兵袞袞今不殺部曲易主無

織才葛才慟哭皇天未厭禍空同無色勁氣消子狂童得

志賤物命隴上盤馬爲嬉遨才蒼皇林間健兒婦翦紙

瀝酒呼咎咎

美子

將軍疾趨占葬地年年載柩爭咸嶠

才

朝廷不惜好官爵絳密刻印埋蓬蒿

美子

三公悲吟困數

敗車上輕重如鴻毛

才

白衣壯士氣塞腹憤勇不忍羞

本朝矧重瞳三顧可易得亮輩本亦生吾曹

才

窮居哀

勞厭咄咄歲月奔激朱顏凋

美子

當年請行大明下今日

顏隨思南策

才

陽羨溪光逗蒼玉尺半健鯽烟中跳便

欲買田學秧稻不復與世爭鎬毫奈何三世奉恩澤肯

以軀命辭枯焦

才

已知出處繫大義一飯四顧情如燒

賀蘭磨劔河飲馬頸繫此賊期崇朝歸來天下解倒挂
玉色藹藹宸歡饒才翁筆傾江河紙雲霧歎頌大業包陶
姚美子

淮上喜雨聯句

江淮經歲旱春暮忽然雨美子亂點踰廣津散灑入原土

才翁萬物氣稍蘇厲妖莫能聚美子羣山洗故塵紫翠坐可

數才翁昏如籠纖紗媚若隱紺縷美子碧瓦南崦中重疊出

迴覩才翁扁舟凌空飛白鳥入烟舞美子遙林動新滋顏色

若可取才碧草弄微芳低昂欲來語子鯨聲過沙頭上

下謳啞才濃澹新畫成快愜久病愈子念此時多虞

豈得歲少才徂才焦心閒疲農虛口待香稌子縣吏事凶

貪氣若解縛虎才惟於縱誅斂乃能奮怒武子青天雖

云明疑不照艱苦才此時忽霧霈知有神物主子不然

諸蒼生性命委草莽才本覺邦豈寧皮去毛安附子歌

此告巨公行當視前古才

蘇學士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六

宋 蘇舜欽 撰

和石曼卿明河詠

八月銀河好天高夜自明樓臺通迥意風露得餘清幾
爲浮雲亂都宜小雨晴離人強回首耿耿邈無情

師黯以彭甘五子爲寄因懷四明園中此果甚
多偶成長句以爲謝

憶向江東太守園猗猗甘樹蔽前軒風搖玉蕊霏微落

霜發金衣委墜繇枕畔冷香通醉夢齒邊餘味滌吟魂
天彭路遠無因得猶賴君心記舊恩

遊洛中內

洛陽宮殿鬱嵯峨千古榮華逐逝波別殿秋高風淅瀝
後園春老樹婆婆露凝碧瓦寒光滿日轉觚稜暖豔多
早晚金輿此遊幸鳳樓前後看山河

送杜密學赴并州

維帝思明指遙遙世可論風流擅南國文采續高門才

美趨賢路名雄出帝閣雍容初入幕烜赫已開蕃黠吏
腹心潰疲民襦袴溫猷刑曾攬轡按俗亦飛軒倚注宸
襟切淹回物論喧朔區官益峻憲府望彌尊除弊朝之
急于時孰肯言議高心不撓補外衆爲寃西雍新恩重
中臺故事存政行殊有體化洽密無痕尺詔來丹宸雙
符換太原具裝明晚野大旆卷朝暉惠愛留關輔風威
入塞垣印車行急召想望慰元元

送家靜及第後赴官清水

幾年塵土客京華一日春乘犯斗查夢好夜歸全蜀道
眼明朝宴上林花白頭佐邑非爲晚藍綬還鄉亦可誇
况有雄圖看悟主莫傷孤宦向天涯

寄題周源家亭

君家有虛亭跨澗復面山泉聲碎環珮繞自窗戶間潛
鱗俯共釣佳樹坐可攀我思醉其上與子開塵顏微吟
對一枰放此白日閒

靜勝堂夏日呈王尉

虛堂吏事稀吟卧欲忘機
窓靜蜂迷出簾輕燕誤飛
煩心傾晚簟倦體快風衣
更想霜雲外同君看翠微

黎生下第還鄉

人云之子賢文采出巴川
失意聲名在還家歲月遷
離懷春色裏歸路夕陽邊
無廢青箱學窮愁古亦然

春日晚晴

人言春雨好更好晚來晴
樹色通簾翠烟姿著物明
得泥初燕喜避弋去鴻輕
誰見危欄外斜陽盡眼平

代人上申公祝壽

維神祚炎歷發蘊

闕

含靈嶷爾為人瑞居然出相庭舜

門登夙望韋氏繼先經積學方開隩當官已發硯純誠
貫白日濶步上青冥才力回元氣胸懷納四溟八荒歸
富壽萬象染丹青懇牘辭魁柄開蕃密帝扃碧旌油重
潤蒼佩玉明熒輿望知難轉王心幾不寧西羌動妖孽
秦塞困羶腥羽奏飛關路兜烽照濁涇裴公辭激烈袁
相涕飄零天爲移文象人思奉典型歡謠塞歸路召節

下宸廷勝算劇破竹威聲如走霆折衝千里定指畫衆
心醒大議虛懷納訐謨前席聽玉闕收舊地廟鼎續新
銘復聳巖巖石增輝兩兩星川源流盛美岳鎮敵長齡
有客慙才薄區區詠德馨

有客

有客論時事相看各慘然蠻夷殺郡將蝗蝻食民田蕭
瑟心空遠徘徊志自憐何人同國恥餘憤落樽前

遊南內九龍宮

昔帝龍驤後因池大此宮簫笳疊終日旌仗展無窮繪
塑神靈集飛潛爪角雄陰軒常隱霧暗堵亦含風巨盜
來移國天王遠避戎蒼黃狩巴蜀倏忽陷河潼閣殿回
看遠塵氛久見蒙歸來故基在不與往時同疊瓦烟間
碧新蕖露下紅波春蕩初月沙晚發悲鴻世變今無復
人愁杳莫終樹穿瑤甃裂碑碎玉樓空九曲皆遺石諸
王祇斷蓬興亡何足問一一夕陽中

送陳進士游江南

昔也衣裾已化塵驅車今去涉驚津淮天蒼茫

二字並仄

殘臘江路逶迤

二字並平

逢舊春時有飄梅應得句苦無蒸

酒可霑巾歸來莫戀溪山勝楓鬼邪廠解笑人

和馬承之古廟

廟貌空山裏垣頽入徑斜尚應銘竹素不復祭牲緞木
暗鷄呼鬼庭荒雀啣蛇有靈從寂莫慎勿學凶邪

和解生中秋月

不爲人間意居然節物清銀堂通夜白金餅隔林明醉

客尊前倒棲烏露下驚悲歡今古事寂寂隨荒城

宿太平宮

驅車長道久塵勞一宿清宮醒骨毛古檜有風天自籟
石壇多露鶴爭唳星河耿耿秋還迴樓觀澄澄夜更高
吟對疎鐘俗機盡已疑身世屬仙曹

獨遊輞川

行穿翠靄中絕澗落疎鐘數里踏亂石一川環碧峰暗
林麋養角當路虎留蹤隱逸何曾見孤吟對古松

過下馬陵

下馬陵頭草色春
我來懷古一霑巾
陵邊又有纍纍冢
應是當年取酒人

覽含元殿基因想
昔時朝會之盛且
感其興廢之故

在昔朝元日千門動地來
方隅正無事輔相復多才
仗下簪纓肅天中繖扇開
皇威瞻斗極曙色辨崔嵬
赤紫波光卷鳴梢殿尾回
熊羆驅禁衛雨露覆蘭臺
橫賜傾

中帑窮奢役九垓只知營國用不畏屈民財翠輦還移
幸旻天未悔災羣心爭困獸回首變寒灰曾以安無慮
翻令世所哀行人看碧瓦獨鳥下蒼苔雖念陵爲谷遙
知禍有胎青編遺迹在此地亦悠哉

望秦陵

雄心雖蓋世竟亦棄羣臣役重傾天下時危啓聖人石
麟空舉首銀海罷流春隴闕今無復應深行路塵

留題樊川李長官莊

杜曲東邊風物幽
我來繫馬獨淹留
門前翠影山無數
竹下寒聲水亂流
酒壓新陳常得醉
花開番次不知秋
主公堆案縈官事
早晚歸來吟白頭

宿終南山下百塔院

驅馬山前訪古蹤
僧居瀟灑隔塵籠
遶庭石甃谷間水
入戶鳴鳩堆上風
無限老松秋色裏
數聲疎鐸月明中
村雞坐聽三號徹
去闕前朝氣味同

宿華嚴寺與友生會話

危構岩堯出太虛坐看斜日墮平蕪白烟覆地澄江濶
皎月當天尺僻孤疎磬悲吟來竹閣青燈寂莫照吟軀
老僧怪我何爲者說盡興亡涕淚俱

送王楊庭著作宰巫山

蘭臺舊漫郎爲邑上瞿唐地僻風烟古公餘日景長江
聲通白帝山勢入青羌落筆多佳句時應滿錦囊

晚意

晚色微茫至前山次第昏羸牛歸徑遠宿鳥傍檐翻盤

喜黃梁熟杯餘白酒渾田家雖澹薄猶得離塵喧

春暮初晴自御宿川之華嚴寺

春暮曾無屬物心野行聊得據鞍吟路經廢苑情通古
水遶蒼山意共深殘日花間浮暖豔斷雲樓外卷輕陰
騷人自昔傷鷓鴣休苦風前送好音

次韻和師黯寄王取端公

嫉惡曾收柱後冠淹淪今未復榮班青雲失路初心遠
白雪盈簪壯志閑廢馬尚嘶驄奮迅篋衣猶曝繡爛斑

風流縣尹多才思時寄篇章與解頰

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
郢中歐陽九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謫
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慰其遠邁也

朝野蔚多士裒然良可羞伊人秉直節許國有深謀大
議搖巖石危言犯采旒蒼黃出京府憔悴謫南州引黨
俄嗟尹移書遽竄歐安慙言得罪要避曲如鈎郢路幾
束馬荆川還泝舟傷心衆山集舉目大江流遠動家公

念

師魯父作
枚于東川

深貽壽母憂

永叔有
母垂老

橫身罹禍難當路積

仇讎衛上寧無術亢宗非所優吾君思正士莫賦畔牢

愁

暑景

溽暑倦幽齋縱橫書亂堆風多應秀麥雨密不黃梅乳
燕並頭語紅葵向背開吟餘晴月上涼思入尊壘

夏中

院僻簾深晝景虛輕風時見動竿鳥池中綠滿魚留子

庭下陰多燕引雛
雨後看兒爭墜果
天晴同客曝殘書
幽棲未免牽塵事
身世相忘在酒壺

夏意

別院深深夏簟清
石榴開遍透簾明
樹陰滿地日當午
夢覺流鶯時一聲

和淮上遇便風

浩蕩清淮天共流
長風萬里送歸舟
應愁晚泊宣卑地
吹入滄溟始自由

先公之愛馬以病寄他廐今死矣

先君所乘馬其色白於銀磊落龍之種權竒世共珍獨

嘶如想望久步見精神方日照代夜拳毛刷渭津

先公在河

東陝右皆乘此馬

鬣寒如擁浪蹄駛不驚塵潦倒已伏櫪蒼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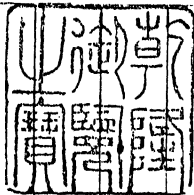
仍借人俄傳斃惟信無復錦蒙親倚棹思神駿蕭然淚

灑巾

重過句章郡

曾隨使旆此東歸日日登臨到落暉疇昔侍行猶總角

如今重過合霑衣窺魚翠碧忘形坐趁伴蜻蜓照影飛
風物依然皆自得歲華飄忽賞心違



蘇學士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曹淦階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七

宋 蘇舜欽 撰

晚出潤州東門

京口古雄處昔年嘗此過
風流看石獸人事共江波
河轉路疑盡日斜山更多
城樓鬱天半回首恣吟哦

無錫惠山寺

寺古名傳唐相詩三伏奔迸予何之
雲山相照翠會合殿閣對走涼參差
清泉絕無一塵染長松自是拔俗姿

二邊羌胡日鬪格釋子宴坐殊不知

過蘇州

東出盤門刮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得
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輕
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櫂區區暮亦行

吳江亭

氣象清雄天與鄰世間不合有埃塵擬將累句酬佳景
只恐江山解笑人

秀州通越門外八九里臨水多佳木茂樹以便
風不得停舟一賞愴然爲詩

密樹重蘿覆水光珍禽無數語琅琅驚帆瞥過如飛鳥
回首風烟空斷腸

秀州城外九里有竹樹小橋予十八年前與友
人解晦叔飲別於此今過之景物依然而解
生已亡悲歎不足復成小詩

當年共醉此橋邊道舊狂歌至暮天得句旋題新竹上

移舟還傍亂花前
君埋塵土骨應化
我逐風波心欲燃
落日長號感人事
沙頭寂莫上漁船

天章道中

畫鷁低飛湖水平
高低樓閣滿稽城
人遊鏡裏山相照
魚戲空中日共明
盡是荷風香不斷
忽逢溪雨氣尤清
籃輦却上蘭亭步
獨鳥雲蘿伴此行

望太湖

杳杳波濤閱古今
四無邊際莫知深
潤通曉月爲清露

氣入霜天作暝陰
笠澤鱸肥人贈玉
洞庭柑熟客分金
風烟觸目相招引
聊為停橈一楚吟

大禹寺

鑑湖盡處衆峰前
寺古蕭疎水石間
殿閣北垂連禹廟
松筠東去入稽山
坐中巖鳥自上下
吟久溪雲時往還
我厭區區走名宦
未能來此一生閑

杭州吳亭

公自登臨闢草萊
赫然危構壓崔嵬
涼翻簾幌潮聲過

清入琴尊雨氣來疇昔江山何處好生平懷抱此中開
東南地本多幽勝此向東南特壯哉

宿錢塘安濟亭觀潮

支肘聽潮聲喧豗久未停隨風過漁浦

江東地名

伴月出滄

溟鱗穴候時滿胥神果有靈連天卷雲霧徹曉下雷霆
捨檝游心倦憑闌醉魄醒誰窮造物意擬訪鄴元經

使風

長風天外來十幅健帆開仰首飛雲合牽心翠竹回開

觀水知性靜與睡爲媒始覺揚舲快疲駕亦可哀

松江長橋未明觀漁

曙光東向欲朧明
漁艇縱橫映遠汀
濤面白烟昏落月
嶺頭殘曉混疎星
鳴榔莫觸蛟龍睡
舉網時聞魚鼈腥
我實宦遊無況者
擬來隨爾帶笭箆

新開湖晚霽

霽霞飛盡失西東
水入天光浩氣中
籍籍輕帆一遊鳥
似乘風力上虛空

九日汴中

旅櫂出江湖漂然迹更孤
風波數破膽時事一長吁
聞說西羌使猶稽北闕誅
欲言無上策且復醉茱萸

淮中晚泊犢頭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
晚泊孤舟古祠下
滿川風雨看潮生

韓忠憲公挽詞二首

才發經綸地心開忠義源
朝端遺盛業泉下閔英魂
儲

禁追封美儀曹集謚尊他年還駟馬餘德在高門
中臺典故明二府弼諧成車挂身方佚舟移世共驚霜
風吹縞帳野月照丹旌寂莫都門路傷哉如昔行

詔獄中懷藍田高先生

自嗟疎野性不曉世塗艱
仰首羨飛鳥冥心思故山
剛來投密網誰復爲顰顏
寄語高安素今思日往還

湘公院冬夕有懷

去年急雪灑窓夜獨對殘燈
觀陣圖今夕悲風撼軒竹

又來開卷擁寒爐。禪房瀟灑皆依舊。世路崎嶇有萬殊。

原本
缺

離京後作

春風奈別何。一櫂逐驚波。去國丹心折。流年白髮多。脫
身離網罟。含笑入烟蘿。窮達皆常事。難忘對酒歌。

荅和叔春日舟行

幽人漂泊興無窮。弄水尋花處處同。春入水光成嫩碧。
日勻花色變鮮紅。靜中物象知誰見。閑極情懷覺道充。

寄語悠悠莫疑我五湖今作狎鷗翁

荅子履

塌翼下層雲飄然江漢清蒼蠅休聚謗白鳥已爲羣
銀鯽晨思美松醪夜酌醺生平同得失此日又逢君

舟行有感

忽忽賞節物區區何所歸天陰鳥自語水落岸生衣
客况知誰念人生與願違東風百花發獨採北山薇

淮亭小飲

山氣復清淮亭臨亂石開旅愁無處避春色為誰來酒
賴啼鶯送歌隨去雁哀相攜聊一醉休使壯心摧

淮中風浪

春風如怒虎掀浪沃斜暉天濶雲相亂汀遙鷺共飛冥
冥走陰氣凜凜挫陽威難息人間險臨流涕一揮

壽陽閒望有感

維舟亭下偶登臨下蔡風流古至今遠嶺抱懷隨曲折
亂雲行野乍晴陰幽人憔悴搔白首啼鳥哀鳴思故林

觸處塗窮何足慟直回天地入悲吟

阻風野步有感呈子履

輕舟留滯已春殘攜手栖栖田野間
盡日東風吹百草有時雙鷺下前灣
古來少見如君困世上應無似我閑
抖擻塵襟莫回首謗書終不到溪山

過泗水

五年六經此仰首歎勞生山是往時色
人皆今日情機心去國少塵眼向淮明
物理吾俱曉漂流安足驚

和丹陽公素學士晚望見懷

古郡登臨足勝遊使君才調更風流
過雲送雨海山暗斜日催蟬江樹秋
屢辱嘉招嗟放棄又傳新咏慰淹留
霜天乘興當西謁共醉城尖四望樓

送子履

一舸風前五兩飛南遷今去別慈闈
人生多難古如此吾道能全世所稀
幸有江山聊助思莫隨魚鳥便忘歸
君親恩大須營報學取三春寸草微

題花山寺壁

寺裏山因花得名
繇英不見草縱橫
栽培剪伐須勤力
花易凋零草易生

春睡

別院簾昏掩竹扉
朝醒未解接春暉
身如蟬蛻一榻上
夢似楊花千里飛
嗒爾輒能離世網
陶然直欲見天機
此中有德堪爲頌
絕勝人間較是非

覽照

鐵面蒼顏自有稜
世間兒女見須驚
心曾許國終平虜
命未逢時合退耕
不稱好文親翰墨
自嗟多病足風情
一生肝膽如星斗
嗟爾頑銅豈見明

病起

吳天搖落奈愁何
病起風前白髮多
爭得松江變醇酒
拍浮終日恣酣歌

秋懷

年華冉冉催人老
風物蕭蕭又變秋
家在鳳皇城闕下

江山何事苦相留

秋曉聞鶴唳一聲

落月銜西露乍零竹間孤唳入青冥未知蟋蟀緣何事
牀下微吟不輒停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之作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絕冷光中雲頭豔豔開金餅
水面沈沈卧綵虹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
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病中得杜丞相見寄詩感而有作

易毀唯遷客難諧是俗情
愁多怯秋夜病久厭人生
委順聞之舊衰羸見者驚
新詩如接侍吟罷涕淋纓

滄浪懷貫之

滄浪獨步亦無惊
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
入林紅黯澹日光穿竹翠玲瓏
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桐
君又暫來還徑去
醉吟誰復伴衰翁

蘇學士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八

宋 蘇舜欽 撰

和彥猷晚宴明月樓二首

溪聲來從一氣外
樓閣插在蒼霞中
豔歌橫飛送落日
哀箏自響吹霜風
低昂黛色四山點
凌亂纈紋疎樹紅
憑闌揮手問世俗
何人得到蟾蜍宮

落晚天邊燕席開
溪山相照絕纖埃
綠楊有意簷前舞
涼月多情海上來
香穗縈斜凝畫棟
酒鱗環合起金壘

自疑身是乘槎客，泛徹銀河却欲回。

依韻和王景章見寄

歲律崢嶸臘候深，一天風雪卷愁陰。故人默默懷交意，
逐客栖栖上國心。千里相望空盼盼，當年下吏阻追尋。
咄嗟謗口聞高誼，披豁襟懷見雅吟。學道元將禦窮困，
浮生何必計升沈。世間機盡知難避，往者圖書可自任。
猶得雲山開醉眼，可無俗物撓冲襟。鵬來閒暇何須怪，
鬼見邪歛豈易禁。楚客留情著香草，啟期傳意入鳴琴。

夫君自上丹霄去莫忘雲泉寄好音

荅仲儀見寄

前歲京都吏議諠勁弓摧翮兩連翮男兒窮困終歸道
世路傾危自有天雲壑已通塵外意茅齋仍得自高眠
寄聲吾舅無相念今作江湖九館仙

雨中聞鶯

嬌騃人家小女兒半啼半語隔花枝黃昏雨密東風急
向此漂零欲泥誰

滄浪亭

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
高軒面曲水脩竹慰愁顏
迹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
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秋雨

陰風攪林壑驟雨到江湖
白日不覺沒緜雲何處無樓
吟涼筆硯溪夢亂菰蒲聞說
京華盛污泥入敝廬

中秋三夕對月

三夕月俱好清光惟望多
風應落桂子露恐減金波
念

昔歡娛極如今羈旅何窮獨不相棄夜夜伴吟哦

懷月來求聽琴詩因作六韻

正聲今遁矣古道此焉存商緩知臣僭風薰見帝尊
雄豪尚餘勇淡泊忽忘言鯨極殊無間來長若有源
已能通變化直可探胚渾此理師應得西風獨掩門

送黃通

浪遊天下訪知音健節亭亭恥陸沈當日拜官隨鶴版
此時孤宦入虬林羈愁雖得著書樂風物能傷遠客心

顧我冥頑入瓦石爲君分袂亦悲吟

秋宿虎丘寺數夕執中以詩見贖因次元韻

生事飄然付一舟吳山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
醪酒聊驅萬古愁峽東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
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還自羞

滕子京哀辭

雲霓收壯氣星象卷英魂賢去人何賴才亡世不尊論
兵虛玉帳問俗失朱轡自爲知音絕低回慟寢門

忠義平生事聲名夸敵聞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冥
莫知誰主賢愚豈更分江頭送丹旌哭向九華雲

寒食招和叔遊園

異鄉風俗傷嘉節久客情懷喜友人共挈一尊諸處賞
誰家得似故園春

春日懷舊遊

羈旅怯春風風光上國同情如花有約愁與酒相攻雨
外傷飄燕樓頭羨去鴻西郊遊冶地誰復醉芳叢

春日感懷

微物亦生輝
輕風弄客衣
花開情脈脈
蝶煖喜霏霏
望國勲名晚
傷時歲月飛
淹留伴鴝鳥
何日片帆歸

夢歸

雨隔疎鐘曉
不知春風吹
夢過江西
雨聲破夢北
窓響
卧憶江西路
亦迷

獨步遊滄浪亭

花枝低敲草色齊
不可騎入步是宜
時時攜酒祇獨往

醉倒唯有春風知

初晴遊滄浪亭

夜雨連明春水生
嬌雲濃暖弄陰晴
簾虛日薄花竹靜
時有乳鳩相對鳴

滄浪觀魚

瑟瑟清波見戲鱗
浮沈追逐巧相親
我嗟不及羣魚樂
虛作人間半世人

遊招隱道中

揚鞭望招隱塵思漠然收雲接青林合泉兼碧草流疎
鐘傳別壑晚日動前樓嘉道平生志吁嗟得暫遊

揚州城南延賓亭

亂蟬咽咽柳霏霏獨上危亭俯落暉江外山從林下見
城中人向渡頭歸風烟遠近思高道豺虎縱橫難息機
出處兩乖空自撓傷哉吾道欲何依

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消鑠盡回首尚心驚

晚泊龜山

南灣晚泊一徘徊小徑山間佛寺開石勢向人森劔戟
灘光和月瀉瓊瑰每傷道路銷時序但屈心情入酒盃
夜籟不喧羣動息長吟聊以寄餘哀

滄浪靜吟

獨遶虛亭步石矼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
野蔓盤青入破窓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沈江
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醇醪不滿缸

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于焦山之下及梁唐
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伯
鎮爲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長句以寄

山陰不是換鵝經京口今存瘞鶴銘瀟灑集仙來作記
風流太守爲開亭兩篇玉藥塵初滌四體銀鉤蘚尚青
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沈冥

遊霅上何山

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峰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

石礙飛泉咽復流
遍嶺烟霞迷俗客
一溪風雨送歸舟
自嗟塵土先衰老
底事孤僧亦白頭

雪上

玉人攜手弄秋英
尋徧池臺見月生
小杜有靈應羨我

今爲閒客此閒行

杜詩云願爲
閒客此閒行

冬夕偶書

謾走聲名三十年
亦曾文采動君前
玉顏皓齒他人樂

獨守殘燈理斷編

寒夜十六韻荅子履見寄

風雨夜寒新空齋感慨頻詩書窮不放燈火靜相親眺

聽時懷土低摧動畏人

魏文詩云客子常畏人

漫書成吐吐遠吠

厭信信念昔離憂患唯君共苦辛漂流數千里會合十

餘旬各閔傷弓翼聊同照沫鱗誰知公治罪衆笑伯龍

貧隔絕今一水睽離將再春嘉篇數爲賦尺牘亦相珍

倚伏時難定屯亨理亦循劔埋猶有氣蠖屈尚能伸邦

國方登俊江湖且放神不憂知在命任重莫如身白首

襟期遠青雲志業均陶然任元化慎勿損天真

獨遊曹氏園館因寄伯玉

去年把酒共徘徊今日尋幽獨此來竹密似嫌閑客入
梅含應待主人開贊謀盛府方投刃捍患長隄正展才
早晚得歸如舊約伴君池上倒尊壘

小酌

寒雀喧喧滿竹枝驚風浙瀝玉花飛霜柑糖蟹新醅美
醉覺人生萬事非

送人還吳江道中作

江雲春重雨垂垂索莫情懷送客歸不憤東風促行棹
羨他雙燕逆風飛

題廣喜法師堂

我爲名驅苦俗塵師知法喜自怡神未如歡戚兩忘者
始是人間出世人

詩僧則暉求詩

全吳氣象豪詩思合翹翹風雅久零落江山應寂寥會

將趨古淡先可去浮囂好約長吟處霜天看怒潮

關都官孤山四照閣

勢壓蒼崖險可驚攀雲半日到軒楹旁觀竹樹回環翠
下視湖山表裏清漸覺愁隨烟靄散只疑身有羽翰生
他年君挂朱轡後蠟屐印枝伴此行

清軒

誰鑿幽軒刮眼明湖中嘉處更禪扃龍聽夜講寒生席
鷗伴晨齋暖戲庭水月澄明應作觀雲山濃淡自開屏

我公亦爲留竒句此地人間合有靈

某爲世所棄困居於蘇平生交遊過門不顧長
安侍讀葉丈不以秦吳之遠高下之隔閱此
窮悴特貺以詩然韻險句竒不可攀續仰酬
高誼強扶蕪音

公鎮西都擁劇權遠嗟窮苦寄新篇氣雄迴出關河外
句險空驚魚鳥前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烟
才愚榮悴皆殊絕自笑相酬更斐然

暑中閒詠

嘉果浮沈酒半醺
床頭書冊亂紛紛
北軒涼吹開疎竹
卧看青天行白雲

寄題趙叔平嘉樹亭

嘉樹名亭古意同
拂簷圍砌共青蔥
午陰閑淡茶烟外
曉韻蕭疎睡雨中
開戶常時對君子
遶軒終日是清風
盤根得地年年盛
豈學春林一晌紅

西軒垂釣偶作

曾以文章上石渠忽因讒口出儲胥致君事業堆胸臆
却伴溪童學釣魚

夜聞笳酒有聲因而成咏

糟牀新壓響泠泠敲枕初聞睡自輕幾段愁悰俱滴破
一番歡意已蕩成空階夜雨徒傳句三峽流泉無此聲
只待松軒看飛雪呼賓同飲甕頭清

秋夕懷南中故人

向夕依闌念昔遊蕭條節物更他州池平不動天深碧

月色無情人獨愁千里江山幽信絕一場風露敗荷秋
征鴻急急知何事斷續哀鳴過不休

蘇學士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九

宋 蘇舜欽 撰

上三司副使段公書

某謂士之潔矩厲行施才業以拯世務者非祇蹈道以爲樂上者覲聲名次者倖祿賞至於餓寒其體膚枯槁巖穴之內犯刃兵塗裂肝腦彊於行陳者亦皆然惟知道所爲不妄矣其有挺然立事謝絕世嬰遠舉而不顧者幾希其人哉有誠高矣亦烏足著爲風教哉故朝廷

張爵位君子以名稱重輕而沮勸之道行無狀行無狀
一旦射合時利而位可得也名則道矣蓋名之發惟精
識者尸之不私不隱不以榮辱遷爲得符天下之正義
雖小人好惡淆其間不能奪也某何爲者輒有此論竊
自念幼喜讀書弄筆研稍長則以無聞爲恥嘗謂人之
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
而後已至是則斯爲不朽矣故每屬文不敢雕琢以害
正然而法章民事一未知其牙蘖偶奏賦上前得及第

命宰以蒙才兩月以家難離官下邑民遮道助嗷泣又
歎息有若惜其去者念政無所及心頗媿之及幽居長
安百口飢餓遂假貸苑東之田數頃躬耕其間故播斂
之早晚滕畔之出入質契之昏明豪弱之交侵訟訴之
搆官司之辨皆親嘗之而又律令詔敕竒請重複傅比
之文無不徧見雖條目繇滋皆可類舉靜念思之政必
有悖於法不安於民者居常惻然及終喪還都下伯父
至自東莞首言道遇閣下盛譚蒙邑之治某恍忽自失

伏念閣下正峭明察重其許可一言之賞不可妄得是
必有所過聽也嘗能竄一巨豪杖殺一點吏此外特庸
庸所爲耳閣下不以善小棄之特爲置齒牙間時尚或
以謂操使權者故當察其屬之否臧而進退之私心未
甚德也去年夏初又得京兆司錄孫甫所言如伯父時
始至此邑鄙懷聳然自謂今職在甸內去京師不數舍
朝有施爲而夕聞焉上府多士如段公之樂道人善者
故有焉况法章民政稍貫於昔益勵精力以事事迄今

踰年吏民雖信而當塗之稱道淺聞焉而又符檄督責
終日憔悴而救過不暇惘然自疑何智於前而愚於此
會太公弟至云閣下前過邑所論如甫書始聞之如曠
者之決得聽鐘鼓之奏喜過感極輒欲泣涕以知大君
子勤勤獎借終始之不懈也李習之云知而不能譽則
如勿知譽而不能久則如勿譽閣下既知而又譽之譽
而又久之夫何幸哉且世有獲薦寵推延之賜者必皆
順顏承辭親被指役隆寒苦暑趨走左右未有上下相

絕未嘗一拜稜威乃冒垂慈詢察因片善而稱道久而不渝者此爲難也使某之名一落人耳不至沈滅於時者閣下之賜也爾後知舉世見毀不足動懷也嘗欲特詣前以寫此懇爲邑事所繫不得勇往故憑文字以謝襃積之抱萬不一宣傾望恩德顛沛于是氣律兼潤炎暑差早伏望上爲社廟善保興居

上范希文書

某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顧之重不計己之能否事

之重輕捐命無向而不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稗說皆輒以之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某竊謂其勇敢敦氣節則有餘至於成就大計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某自少小迨於作官所爲不敢妄必審處已之才能而博會於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故閣下開置幕府收策志慮英瑩之士以自廣益以兵者重器資羣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閣下

誤有聽采將引猥瑣置于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某非不知依閣下之重可以取光價而自振起設臨幾事不能有所建弼恥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恥也况於輕撓哉反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某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盛意懇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某雖至冥愚內荷閣下之顧夙夕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論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已延州逼近賊鋒而

能舍安逸以就危隘雖古人不逮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二於人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塗未必中閣下之度以某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授之制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爲經略則自陝西以至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守于一州於他郡不接矣他郡不接或不能仰置關中事蓋關中之俗大抵彊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今方盡取鄉民籍之爲兵得操弓兵以自肄習往來道路與寇

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
豐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少歉父兄不能保有其
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奈何邪况朝廷前
有意令其自衛不率以戰今條約煩細又迫驅之以向
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
延安鎮我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
亂陰陽之和今雖少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
弱者流轉彊者化而爲貪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

延州雖能制吳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救關中之事邪故某謂西羌不足憂憂關中也近日竊聞鄰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聚積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得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其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牙市閉之沙漠之外使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與競寸尺之地非大國之體也某反慮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狙

毫髮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
驕人而後取之况羌夷常以伏竒包衆勝中國當此之
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爲功持
重其體而死其姦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
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
煩而隨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
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人以示信而又沈
遠變動則何敵之敢先哉縣料古人所難况其淺識而

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膈臆於內萬覲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窮邊寒苦乞加護練不任懇激之至

應制科上省使葉道卿書

三月日某謹齋被百拜獻書于省使龍圖閣下某觀前古之士歛然奮起於賤庸之地建名樹勲風采表於當世者未始不由上官鉅公推引而能至也故儒其名者必奔走貴勢之門以希光寵而取重焉然有位之德望

重輕亦因收士多少而後定設國有緩急則審處變故
推擇門下士以屬任焉或資其策慮以自廣小則補吏
大則同升于朝以故士皆雕琢節行緣以文采藹藹而
進至使敵國異方聞風畏之厭殺未形之患此其所以
爲得也然奔騫誇鬻扇動流俗苟竊虛名以自耀高位
者或私其所與朋比自植肆然攬爵賞之柄此又所以
爲失也本朝監其失進退天下士一決於上考文藝則
騰書餉名衡文之學靡以行實相雄長公卿亦盪無所

顧接蓋蔽賢之罰不及焉上下隔塞不交忘經遠之業
此又今之所以爲失也故近年賊羌暴逆節廟堂圖帥
西攻思所以折衝制勝者惘然乏其人以至詔書數下
猝猝求索而才者未甚出凡近之器往往入充其選蓋
朝廷取士之路本狹在上者不以汲善爲意下士又以
造謁爲之恥故驟閱而無得焉是古今得失相糾惟賢
者爲能折其衷某爲性本迂拙不喜事人事名雖在仕
版而未嘗數當塗之門竊服於道二十年矣前世之務

當今之宜粗志其一二然雖與周旋者亦弗敢吐以自表見閣下以高文閣才都盛位而某以吏屬時得趨蹌左右未始敢開詞動氣及於局事之外非唯輕肆是懼亦且束於世教也今幸天子下一尺書羣延四方特起之士某輒欲以空乏鄙陋之資冒然自進竊念科試甚重朝廷虛竚以須異人無似妄作虞爲識者所不與今幸人未暴聞故敢以私習論五十篇上免聽覽非敢希企獎引之賜但覲一言以斷進退之惑精識所嚮洞照

不隔干瀆威重俯伏待教不任惶恐激切之至

上京兆公書

某才到闕下數日聞河東地震壞廬舍殺人馬畜不可
勝計始聞驚駭不自定徐念臺諫官必有極言時病以
救天變者旣而踰旬無聞焉又以謂河東守土臣必有
上陳消殺之策使朝廷省悟而有所廢置者及是經月
又無聞焉某雖迷暗於事不通古今竊謂天地災異莫
大於此災異之作未嘗妄也今中外循嘿不以爲怪使

陛下忽天戒而不荅民畜橫罹其凶食肉者豈不畏懼
而能忍也時雖欺之天孰得而欺之哉嗚呼其奈何邪
又人才能業爲上所知自員外郎不六七年擢任至此
天下所共聞雖所歷必盡精力夙夜孜孜不懈然未有
赫赫報國之迹爲天下所共聞而稱道者今所屬有此
災異故當憂思本朝建言時病以箴之不可懷忠不發
默默緘口如常常者所爲蓋今爲上所知天下所相望
號端直者惟丈人與孔諫議范吏部耳孔范皆以言得

罪惟丈人昔在廷中議論必行擢拜又過二公度此不言則他事無足言者竊恐負陛下任擢之意而墮天下之望也君子之爲不畏時王之罰而畏衆人之議或衆議喧譁不可益塞則雖終日九遷亦足羞也苟有獻納慎無後於他人實區區之望也至於鈐東小吏期會簿書非大賢事業幸委之幕府進讜言以求殺災異宜在今日也况忠雖在畎畝不忘其君無以疎外爲詞謹馳此附聞幸留意某再拜

上孫沖諫議書

某嘗謂世之急者教也教之久則困弊而不流柄天下者必相宜以救之救失其宜則衰削潰敗而莫得收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詞生焉詞之削詭辯生焉辯之生也害詞詞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夫道也者性也三皇之治也德也者復性者也二帝之迹也文者表而已矣三代之采物也辭者所以熏役秦漢之訓詔也辯者華言麗口賊蠹正真而眩人

視聽若衛之音魯之縞所謂晉唐俗儒之賦頌也噫三代之際救得其宜故治多焉三代之後不知所以救故亂生焉然上世非無文詞道德勝而後振故也後代非無道德詭辯放淫而覆塞之也故使厖雜不純而流風易遁誠可歎息夫文與詞失之久矣烏可議於近世邪况敢言道德者乎然而典策之興治詞之法不越此有言而又筆之者斯亦可尚某志此有素未嘗暴發於流俗前以召笑侮苟非遇大賢君子智識度越則縮跡避

訕碌碌走趨之不暇也竊惟閣下宇量拂世業問追古
放言遣懷剖昏出明銳然欲掌引大物以曉聾衆而起
前弊某故敢繕寫雜文共八十有五篇求爲佐佑又用
此本原原論以先之蓋叢殘屑淺之說不足詭聽覽也
自公餘閒乞賜一閱實區區之願某再拜

上孔待制書

某月日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待制閣下某竊以自夫子
沒迄今數千百年其教混淪闕誕充格上下斯須不可

亡天地得之日星光明不鬪食山澤隸達而不童涸幽
則治鬼神顯則嚴君親使萬物各安其分而無窘暴之
心者誠至矣哉造物者宜世生哲人以熾厥後長國者
宜不絕侯封以尊其本昔漢世韋賢家傳一經猶繼為
公相定國斷獄平允猶高大其門况聖人之後者邪故
閣下幼而淑質長而令聞其學奧大而不雜其言謹峻
而切事是天以明粹精剛之氣鍾於閣下將令紹述正
教而衍大之天下士人實有望也觀乎自結人主冠映

當世濶步臺閣端持紀綱弗顯諫以僥譽弗枉節以求
黨姦凶之朋脰縮面汗總總然不敢抗法度閣下有力
焉其典吏部也盡刮宿弊專以白黑善惡爲己任坐東
吏手日隳濫階伸賢而屈不肖雖三公爲之不出於是
奈何醜正多徒害能以謗既而去職識者避之其使凶
奴也專對以禮嚴乎若神不妄言而諂笑不槃辟而雅
拜尊本朝而抑外夸得古良使之風焉噫閣下之事業
旣已顯白而朝廷之用未克天下之譽未洽留滯方屏

浸移歲律某竊惑焉得非納士未廣介潔無助者乎夫
有助者庸人可以獲聲稱無助者君子必也受訾辱古
人詡詡而汲善渠渠而下士是致德義日益引望實日
益隆憂患無自入焉如支體之護首目枝葉之蔽本根
而藩垣之嚴室廬也晏子春秋曰夫子居處惰倦廡隅
不正季路原憲侍血氣為疚志意未達仲弓卜商侍德
未盛行未厚顏回騫雍侍又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吾
有四友焉得回也門人加親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得

師也前光後輝得由也惡言不及門嗚呼是人之助也誠益哉聖人且如是况不逮者乎閣下方以盛年壯猷將康濟天下而良助猶鮮誠可憮然設或纖人構讒天子投杼及是也能爲閣下奮不顧身明目張膽論列瀕洗破羣毀而明忠節者果何人哉閣下其念之苟能上循先聖之法下恤愚夫之言清而容物介不拒善則士不遠千里而求爲助焉助且至登大階躋巖廊可拱而俟也其無似者想望風采爲日久矣敢輒獻言以爲謁

見之具雖欲自述節行以干聽覽竊聞古諺有之虜自
鬻雖哀不售士自眩雖辯不納顧惟大君子察其材之
淑慝而進退之可也鄙心無所私幸焉某再拜

上集賢文相書

昨因宴會遂被廢逐即日榜舟東走潛伏於江湖之上
困置羈索日與魚鳥同羣躬耕著書不接世故當日之
事絕不歷於齒牙之間或親舊見過往往閔惻而言以
謂某以非辜遭廢天下之所共知何久窮居默處無一

言以自辨浩然若無意於世者豈鈍怯不曉者乎某絕
不酬應且止其說然內實有所待耳夫爲吏坐賄國典
之所永棄人情之所不堪某心膂血氣人也家世受朝
廷重恩廬墓在京師平生厲名節勤文墨未嘗一施胸
中之才豈云銜冤恨困處無人之墟以終此身乎蓋被
罪一二年間謗議洶洶尚未寧息相中傷者皆當路得
志某雖欲力自辨雪徒重取困辱耳故若死灰槁木昏
昏自放而內實有所待也去歲聞天子驛召閣下入政

事府某久熟閣下之德望中懷油然而始有蘖萌之望俄
又聞甘陵卒叛結塢自守環師十萬踰月未誅議者謂
暴兵日久紀律弗嚴必有他變相因而起閣下慷慨請
行馳至城下威令一發士樂奮命即時破壁擒其凶魁
使天下懦將驕卒聞之皆震栗竦動以自警飭聲歷夸
人消殺異志嗚呼非偉烈明果烏能及此哉天子即時
臨軒發策以大丞相印綬付使而往拜焉閣下抗章避
讓言論堅正憤疾近世務相奔爭無廉讓之節因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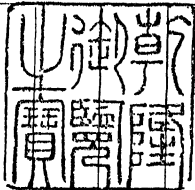
意以教有位風采凜凜震動萬方是閣下武足戡難文足表世雖處將相之地乃天子用之之明閣下當之為宜也况讓特一節未若因朝廷之寄舒事業以濟生民之艱也此古人之大君子之所留意也既而果然某雖在巖藪之間聞之不覺廢書而起彈冠攝衣西向引領思一侍几闈傾寫冤憤跡賤道遠未可得也敢輒以尺紙少布下懼益有所待積年累月得遭其時不忍自棄又幸當日構陷者或死或出故敢縷縷而言以通左右

某下吏之初喧傳四出好事多口者增飾其語聞者不
得不惑時閣下在遠鎮必不甚悉也始者御史府與杜
少師范南陽有語言之隙其勢相軋內不自平遂煽造
詭說上惑天聽全臺牆進取必於君逆施罔羅預立機
械既起大獄不關執政使狡吏鞫窮榜掠以求濫事亦
既無狀遂用深文此會以常年釀率吏人燕集非類某
思之以爲非便遂與同監院劉異出俸錢十緡又於尋
常公用賣故紙錢四五十索相兼使用此錢本由斥賣

棄物兩曾奏聞本院自來支使不係諸處帳籍如外郡
貨賣雜物以充公用之類也既以於祀神之餘與館閣
同舍本局羣吏飲食共費之推按甚明具獄備在無一
物入己而以監主自盜減死一等定刑法司前後斷獄
體例及自有正條並不引用閣下察之蓋有由也某之
偏言似不足信幸詢於衆論及曉法而公者噫國家制
馭姦欺示信天下者今惟法律而已蓋法律著之於篇
衆所共曉苟一傾撓人皆具知故太上欽慎不敢自專

豈容有司自爲輕重苟快已志以隳舊典汚辱善士戕
害不辜况本朝自祥符以來一用寬典更有姦賊狼籍
未嘗致於深刑今上仁明愛物度越前古官吏一入人
罪者往往十餘年未嘗升擢或沈於銓調不與改官此
見聖心慎刑惡殺之至而某被此寃濫又有端由但未
爲鉅公開陳而建白之天聰一聞玉色必悅閣下以英
偉之量押領魁柄必以康濟民物前滌寃滯爲己任故
某不避冒瀆以鋪此言况某者潛心策書積有歲月前

古治亂之根本當今文武之方畧粗通一二亦能施設
廢棄踈賤不信於時明公召而與言資相其質衡鑑之
下安可妄欺斂之棄之俯伏竢命謹具手啟云云



蘇學士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十

宋 蘇舜欽 撰

荅韓持國書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
增號絕且蒙覲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
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
今言如是疑非出于持國也然筆迹趨向皆持國又不
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爲持國班班

而言也子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于持國之口邪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蹟言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卹者幾

希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于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況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衣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

今持國尚有此說况親也義也識也不迨持國者多矣
使之加釀惡言宣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
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
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敝僕日棲棲取辱于都
城使人指背譏笑哀憫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
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
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
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卷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

列圖史琴尊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
盤閭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寡鱸
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
珍花竒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
秋而夸吳又曰吾欲居九夸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
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
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愁苦
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

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官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邪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以盡友悌之道也况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邪常觀常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後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于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于安寧之

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
持國也前得闕子注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
闕予非躁而忤咄者察之

荅馬永書

放廢幽居士友罕顧足下昧于平昔猥以長書見投充
然其未盡士君子相見之禮竊觀書意論辨甚嘉然似
執予之迹而未燭其裏者也謂予不以得喪累其所守
不爲怨憤不懌之詞此固細節悔過避害者能爲之又

云巧辨飾說言悲貌感或舍其所修而小人是從此則
夸狄之民之所爲烏足道之哉夫士之學經術知道義
非所以貿易爵祿之來無有以應之耳道勝而位喪于
道何傷而不樂邪世有知道而居位者尚或爲衆牽躓
不得盡施其所學憂道之削處心甚危內負于己外媿
于人畏時刑而懼鬼誅何所樂哉然賢者必欲推己之
樂以樂衆故雖焦苦其身而不舍爵位者非己所樂也
苟去其位則道日益舒宜其安而無悶也是施于衆則

勞而足于已則易亦物理之常勢周公大聖智也尚皇
皇不暇食使其退居環堵之中鼓琴咏歌以味先聖之
道何憂憤之可入也乃知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
見用獨居畎畝樂以終身蓋亦多矣故韓退之謂顏子
惡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雖樂不足稱也又觀其感
二鳥賦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
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予年四十矣志於道亦有
年豈一旦受譴而并棄之舍其所樂自爲沮憤亦何益

金史卷之二十三
卷十
于事哉足下但見今之庸人得則軒然而愉失則枯槁
而吟謂予當然而不者可取也殊不以聖賢之道策予
所未至徒以衆人而望于予尚慮足下始以是合終將
有所發焉故敢不默默

答范資政書

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况封到閏月所賜手
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深不可言喻某昨
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人情之外而往往信

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快讎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亦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老吳中既至則有江山之勝稻蟹之美兗州有租田數頃郡中假回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贏餘以足所欲日甚閒曠得以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時苦輿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以萌而不之見宜其悔焉况某性

踈且拙踈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則臨事不敏
無所施爲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之劇地責其
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于時也衣食之分祗此而已今
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人譏察而責
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起居飲食皆自適
內無營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生之形者也歲餘來
能飲冷而少病此其效與某既廢于世本當于江湖之
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蹤跡一至于人間因

閣下之教丁寧委折不得不具道所懷幸問察焉

又荅范資政書

去冬捧策問條目甚備深明憂患之故實之坐右一食
三誦巖然如臨師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忘隕穫
之苦專人至久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裕且謂
某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良象時
行時止而其道光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
適其時而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伸

非罪戾人之所可爲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于行
蹈此機穽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卿輔
之地不欲處謙讓引去偃息藩鎮以閑放自喜此正得
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于
胸中因時而發大庇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矣放廢者
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
吝銷亡不貽知己者之所憂念耳閣下察之

荅李銳書

去年五月中足下相過遺書始愛文藻之美未甚悉其
義退而尋繹乃謂予以道自公失而不憂有至高至難
之節其言褻矣過甚不敢領覽但一詣門奉謝又不相
見迄今將逾年矣嘗謂足下以予不相酬對見怒而絕
前日復蒙相訪又既之書乃以聲名不見稱道于士大
夫間爲媿予欲以道相訓而又譽之文義稠重敢又不
報其所說焉夫道無古今但時有用舍有志之士不計
時之用舍必趨至極之地以學探求聖賢之意而亦其

所行本原既明則將養其誠心而泯去異端也當其未
知于人用于世則脩之益勤守之益堅內自貴珍而有
待也蓋先能寘身名爵祿于慮外然後乃能及此故君
子雖被賊害顛沛其身不更所守豈慮外之物足顧哉
今足下所爲之文皆希慕賢哲之業背衆人之所向取
今世之所舍而反求聲名于其間不亦異乎是亦非予
之所知也苟志于彼必失于此故莫得而兩全也心既
淆亂將求合之不暇豈道之能專乎孟子謂脩天爵而

人爵從此非必至之論乃誘衆人之說急于教耳志士
烏能以聲利動之哉予所以廢棄于時而晏然無悶者
此所得也以足下問之之勤安敢藏所得而不告也足
下試思之

荅杜公書

伏捧十一月十七日病告中所遺書教筆墨精勁慰諭
曲折深開憂灼煩苦之抱所示夢有求解之勸此乃區
區之心積誠有所止通也抑又有說焉丈人才略闊遠

而躋位至此復值朝廷多事之時必將開發素蘊以尊
主康民使天下想望風采謳歌德業而後世法則其所
爲以拯弊亂雖數百千年赫赫不忘凜然尚有生氣此
大君子之事業丈人之所以夙懷也古人常患天不與
之全苟得其全選可至此蓋或得其位而無其才有其
才而無其時者多矣丈人才位如此而又當有爲之時
是天付之全而使施設才業之秋也設丈人有爲才逢
此時而不得此位則某必當歎息泣涕而相弔今丈人

其位其才其時而某反數數有求解之勸是不愚則狂矣然以丈人自入樞府于今二年餘矣雖天下共知丈人于朝廷謨謀論議日有所補然未厭天下之所以望丈人之意蓋賢者未甚進不肖者未甚退二邊猖熾兵帥數敗科率誅斂天下騷然丈人雖抱雄才處高位反爲人牽制上下躓疑而不能盡伸徒卷縮憂鬱成疾病于胸中內損天和外墮物望生平辛苦爲善得令名至此而削以此論之較其得失輕重是不若解之之當也

或以謂其嗷嗷煩辭勸解者以丈人當塗而已不得進此庸人之說恐或有之若丈人得盡其才使天下和平其雖老死則畝終身不入仕宦如在三旌之位也所可痛者丈人之心與古人通而其才可以治世成務而不得盡發以救艱急此義夫烈士之所感激而慟哭也日月可惜功名易墮處雖爲難退亦未易今雖能倖然引去無補於時亦安足以爲嘉事昔夫子孟氏無位尚屑屑走列國見其陪臣雖甚鄙惡者猶皆以言語感動庶

乎一行其所言以休乎生民況今太上好諫樂善文人
日對天光故未可與彼同年而語今若能挺然不顧竭
力盡忠使言行榮施則天下被其賜與夫默默全身而
去事萬里矣苟不得已則薦賢代已逡巡而退亦不失
古人去就之道此必丈人昔夙之所在念然尚恐爲佞
諛之言上惑高明故不避縷述也某再拜

上范公參政書

五月日某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下某伏觀自唐皇

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期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弊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爲愚惟是險姦凶穢之人嫉閣下聲名出人甚于讎寇然驅于羣議喑鳴相次羌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帥敗沒衆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天

下之議用閣下于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逆寇聞之不
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議者欲食其肉
某嘗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美之
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爲己任
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也去
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
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
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爲未及半年時某自山陽還臺已

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肖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某既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煽成此謗談者好竒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衆不復避人矣某始疑之是何知于前而昏于此邪既而又爲辨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某又當閣下之薦不復可與衆辨矣與之合倡實不忍爲但惻然媿羞喑不敢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爲知己死者

以此也某又竊觀閣下所爲于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甚爲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于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有高世之名未見爲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醫工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餒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如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

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于左右非出于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于國甚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僥一時之利也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默顧望而不爲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穢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疑惑有名之人天子不肖采羣議而用人是不爲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于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爲天子將采天

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
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含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
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絕異遠其苟建而得行位自
不免于朝廷之利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
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
之無憚其大且難也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
而易隳此古人所以珍重寸陰而皇皇于立事也若蹉
跌失時則齎汨前志則抱恨萬世爲來者所笑戮無復

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謄目一

方今儲貳未立國本不建此近臣所當念及也昔憲宗
即位五年李絳已上言乞立皇太子今若以太上春秋
鼎盛大臣未敢言則請于皇族中擇親賢而長十數人
使于內殿日侍講席或時令近臣辨論經義及四方難
決之事使據經而對以觀其才至十分領藩鎮是亦前
世常行恐今未肯便行且令于京師內當三館國子監

審官三班太常諸寺禮院之類得與士人參用知天下
憂勞之事使之成立有過則罷歸官邸有勞則優與遷
秩陶染數歲漸可任用夫爲國之要在乎長育人才至
于異類遠民不忍廢棄勤勞教化使就器能豈于宗族
本支之間乃異于是幽閉禁錮僅如繫囚雖有教授之
官備員而已縱有資性無由發揮豈足稱皇上敦睦之
意愛育之心乎又無以示有衆而教天下也此由近世
大臣畏縮避事不肯建言淵衷豈有疑問哉

詔目二

漢之亂由后族典北軍唐之亂由中人領神策禁旅之
官不可不慎也近年不擇其才以寵近戚何以魁壯皇
武備禦非常乎又都下京營之至僻遠者真宗亦常幸
之親視其教閱而賞勞焉今上則車駕罕及也故今諸
營教習固不用心事藝豈能精練蓋上不留意則典軍
者亦不提轄將校得以苟且隳弛紀律加之等級名分
往往不肖自異至于人員與長行交易飲博者多矣此

則約束教令豈復聽從故出入無時終日嬉遊廛市間
以鬻伎巧繡畫爲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習以成風縱
爲驕惰若不更加嚴察緩急何以禦寇皆由主軍政者
素不擇人所致也今宜建言選威重有才謀能訓撫者
爲之嚴而不煩使之畏伏禁絕末作專一武事仍乞皇
上聽政之暇時出巡幸別立賞罰著之明文庶使數年
之間軍容復振外方取法不敢因循

詔目三

方今之急莫急于貨財主計者十餘年來相習其弊不務經久疏通之術日偷月削相蒙不知閒則懈急于事急則侵暴于民外郡轉運州牧承望風旨以尅爲能不計時之豐凶地之出產民之有無一切迫之以刑朝令暮辦雖是至多之物其價重增數倍大家居蓄以困下戶使弱者流轉強者爲賊尋其根本盡任三司也三司者國之計府當慎選才者主之運動四國權衡萬貨平準其價移有足無然後天下之務舉矣今但取高科及

久在翰林者居其任他本不曉財利又知朝廷之意用之以爲資給但應副人情不復留心金穀多者踰歲少者數月已入兩府此不惟國之貨利用度日蹙亦使生民愁苦四海離怨可不思也今欲革其弊必知其本先令兩府與三司會計天下一歲之費幾何一歲之入幾何折其飢荒定其藝極所少之數當于何處節用緩急所須于何處取給又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校于今日何事不同往時四方用兵于何仰辦茶鹽二物爲利最

大舊用何法歲有登盈緣何改更遂至虧少不須遠引前古利害盡見然後建白于上監而更張剗去煩細之條別定明白之制仍須自下拔取有才通曉錢穀者分立三部各建使名令自辟屬官更相求勝明下詔旨必使久任每歲終則考其耗登而升黜之若不如改更坐見殘弊而潰亂也

詔目四

今二邊未寧軍須至急朝廷經費又廣過於前時今若

大有所爲必先自王者減損示天下以儉嗇則民間縱有誅斂亦皆甘心知國家不肖枉費不得已取之備邊亦爲民也昨聞亦曾減省皇上服御之物所得不多不足動人今若請于嬪御之中去其冗食約祖宗之數留一兩倍其餘盡令放出縱之自便其大利者有四焉可以動天下之心知王者約己以便人去欲而惜費其德化大者無出于此一也又幽閒怨曠之人皆得匹耦攄散積陰之憤以召至和之氣二也又令宮掖之中室屋

稍寬無填委之煩以生溫戾三也又庖爨者約可嚴火
禁四也况復歲可省五七十萬緡以助軍須不亦大乎

詔目五

聚斂之事古皆爲之但不傷人情可謂之術漢之故事
令天下出戍邊之緡雖丞相子亦皆不免所謂三品之
更是也今財用頗匱故可舉行先自仕祿之家次及京
師有屋業之人歲輸錢有差以助邊用必先有位則人
自無怨不可多取則人自樂輸必令經歲則人復易辦

又不可全依漢制人人盡取恐下戶貧民難以應給况鄉邨之間徭役已多只於京師仕宦及有屋業者取之歲入不啻百萬若用度尚少徐行外郡坊郭之中且事亦師古復不撓下民于掊斂之名最爲得術或謂之緩急恐非至論若倉卒之際得錢何用不如先取爲備可以建事立功消未形之患

詒目六

唐世宰相私第不接賓客及裴公受詔討淮西遂上言

改去前制以延天下之士當時美之史氏書焉相國兩
府自來私第見客自閣下入拜乃有新制皆去閣下厭
苦候謁者衆遂令諫官上言不顧舊章自取安逸使人
情鬱塞深爲不快緩急有事無所赴告此爲沽衆怨之
本也故前志以人言喻川必當疏導壅之則有決溢之
患况自古有賢智之才而處重位者必孜孜詢采不遺
下議然後能成就功業周公即其人也今人無周公之
才而又自塗其耳目不欲聞四方多士之論亦已惑矣

幸急建言罷去前詔不惟可以自明必當日有所得擇
議之長者舉而行之故可坐照天下裁制衆務亦使賢
不肖判然于前矣

詔目七

今朝廷之患患在執政大臣不肯主事或循默或畏避
大抵皆爲自安之計也定策決議奮不顧身者未見其
人設有敗事使天子無所歸責當承平之時固未見闕
積至今日其弊乃彰近歲大務無如西北二邊前後論

議改更紛然不定已數年矣迄今見成算絕無功效者以此也設有寇作定是敗衄廟堂之上每邊奏一至則聚首相顧莫肯先開言而定議者意有數端或習于舊弊以寡言忽事為持重得體或不盡知緣邊利害于偏見未敢必發或慮先言為眾指執敗事受責或恐言而未見信用反有沮之者拘此數節則往往累日不決致失機會不然人人各述一端聱牙異同不可團合或以間隙疑忌不為平心處決之固亦為害大矣如此不改

雖更百年終無成功之用也譬如舉一大器使數人共
之有力盡心者必爲懈怠繇力者所累敗必矣况西鄙
之事閣下所盡知北邊之事富彥國所通曉今宜白于
上前乞二邊之事與彥國分領之每補紕邊吏裁制事
宜各立一局得以專決仍辟署一二有才識曉邊事者
使往來經畫于河北陝西庶知幾變隨時制宜蓋大臣
不可數出而親臨苟置措乖方有所當責如此則不敢
推避各竭其才一二年間必有成績

蘇學士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十一

宋 蘇舜欽 撰

乞納諫書

五月二十八日具官臣某謹上書皇帝闕下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于耳則天下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殛之禍不絕于心則百職可以無曠也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忘顛覆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

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
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遍照故無間愚賤之
言而擇用之萬幾至煩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
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
人邪謨莫得而進也臣昨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者
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本于宸衷蓋陛下
即位以來屢詔羣下以求鯁直故百寮皆得轉對又置
詣匭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

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深宮之內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諫臺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虧臣子忠蓋之節而皆競罹中傷竄謫不暇使正臣奪氣鯁士

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

爲驚惶伏望陛下霽發德音迨寢前詔勲于采納下及
芻蕘求覩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
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榜未削欺罔成
風則不唯堂下遠于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于
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于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
爲衆憫笑蓋欲陛下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負蒼
生之命亦已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詣輿疏

景祐五年

正月十八日具官臣某謹頓首再拜昧死上疏皇帝陛下臣昨初到京師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厯旬不止臣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狄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際頗異是何災變之作返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見未嘗妄也臣以爲必無是事是亦傳言之濫耳厯問一二朝士皆曰有之因退思念天人之

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凡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積
陰鬱不和之氣上動於天天於是爲下變異以警戒之
使君人者回心省修翻然向道則民安而災息是故古
之王者逢天地之變則必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
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聰明所作必驗苟弗知
懼則非常之孽隨之今此異旣告豈徒然哉則王者豈
常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執事
者豈有非賢才或專威福而侵君者乎其所施設之政

豈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宮之中豈有陰教不謹或以媚
道濫進者乎西北之夷豈有竊萌背盟犯順之心者乎
念自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宮禁夷
狄之事固未可知朝廷已然之失則聽輿論而有聞焉
又訝朝廷知此大異殊不脩補闕政以厭天戒而安民
心默然不怪如平常無事時諫官御史亦不聞進牘白
見鋪陳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
有憂悸之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倣古以爲事耶

又念有天下者未有不監古而治棄古而亂也豈上位者務在鎮靜不須與民同憂也則又民爲邦本未有本搖而枝葉不動者豈民愚暗不當憂而憂耶則地之震天之所爲也民雖愚天豈愚哉反覆思之不覺驚怛流汗自以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便欲盡吐肝膽以封拜奏又昨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果罹中傷言不用而身竄謫甚可悲也是時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今苟務激切不避權右必恐橫遭傷害

無補於時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夏之初雷電暴作臣以謂國家之失衆臣無有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也陛下極聖至明其肯忽之果能霈發明詔許臣寮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踊躍欣抃又謂雖有災異陛下能講求嘉言革去時弊故可變化而召善和也旬餘日來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絕不聞朝廷從而行之是亦示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上天惟實可以安下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

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聰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濶無所取不足行也此則未可知今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概舉今條大者二詣匭以聞伏望陛下少賜觀覽苟有所采乞斷自睿意即時行焉言或狂瞽乞付臣斧鑕以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於己修己者先正於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物理也今則民間喧傳陛下數年以來多引

俳優賤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蕩賜予過度則心侈泰志荒蕩則政事不親心侈泰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盱眙方罷猶坐於後苑門上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之故也今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明矣政

事不親而用度不足斯大可憂也伏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而鑒物勤於聽斷舍其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效祖宗之勤勞惜社稷之廣大則天下之幸甚也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今陛下用人似不能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虛庸

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
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必鑒之又石中立頃
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
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謨物望甚輕人情所
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
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伏望
即時罷免別建賢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張觀爲御史中
丞高若訥爲司諫此二人者皆登高第本望以詞華進

用素履溫和輒懦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
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必暗相關說旁
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
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
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
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何自而生伏望陛下少
留意焉非有難也臣不勝區區之至

火疏

時年二十一
登聞獻此疏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寃者無至腹誅則上下之情不鬱政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畱意焉臣伏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受蓄者幾於十九民情熬騷如昏墊焉臣以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缺賞罰弗公之所致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

獄濫寃之至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爲濫寃則又加甚古者決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寃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燄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

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
意浹辰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工役再謀
興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
曰章聖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無所貯藏
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爲之虛竭陛下即位未及
十年數歲連遭水滂雖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
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貨耗於內征役勞
於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况天災之已爲之是欲競天

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
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邪豈知而故爲之邪豈再造祈
天之祐邪臣不得反覆而量也今爲陛下計者莫若采
吉士去佞人姑務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
征稅則可以謝天地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能脩道
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
脩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元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
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

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白鶴館不大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爲是焉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繇舊章敬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遂父

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
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
而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
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構亦天下之幸甚
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容而行之
三代兩漢之風指顧而可致也

論西事狀

臣竊見自西寇逆節天下言兵者不可勝計大抵不過

訓練士卒積聚芻粟而已其言泛雜無所操掇又陳爛使人耳厭其聞而笑忽之况清衷近輔自有上算故不當復有所獻也然臣卑居長安備見西邊事體其要在乎得人得人則練兵積粟之多不煩帷幄之議而自集也惟攻守之策必須中授何者此事至大不可輕舉近聞朝廷將議深討覆其巢穴此蓋憤其凶悖勇而不知思也孰不知羌氐之俗居不常處獸聚鳥散本無聚積若垂軍絕漠則跨歷險塗被甲裹糧操執兵械外疲而

內懼一日之行有三日之勞曾未見敵先已自病隘而
遇伏則將不支矣昔趙充國之論兵詳矣故中國利守
夷狄利戰從古然也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荒服者
王不王則脩德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薄伐亦謂逐
出之已爾來則逐之去而勿追禦戎之善策也國朝五
路興師亦遇敗衄前日劉平不能持重俟隙務於速戰
身罹禽獲傷剝國威是知討之不如守之之利也明矣
近者朝廷拜置夏竦韓琦范仲淹等此皆平定外夷人

所屬望者賊吳姦譎故必疑畏疑畏則將以事驗之以
臣竊料今秋必放兵犯塞以觀我師之方略當是之時
尤須慎重若能堅壁清野勿與之敵設伏用奇於險塞
之地待其師老糧盡而反覆擊之不勞深討而可成功
也方今之勢不患其來戰患守之之道未至耳議其功
者恐銳而寡謀敗陛下軍事也愚者之說萬或一效以
嘗預西事不敢塞默伏惟聖慮裁察之不勝懇懇之至

乞發兵用銀牌狀

臣謹按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漢世發兵皆以虎符所以嚴國命而絕姦端厥後給銀牌以爲信五代喪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以李飛雄之爲詐有詔復用銀牌焉自後又復廢罷臣竊見方今外郡兵馬只是三班使臣齎宣起發而無銀符之制况印之篆刻尋常官吏亦不能盡通姦詐或能爲之當用武之際必須大爲之防臣欲乞今後起發兵馬及乘遞馬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其規矩乞詔有司詳定之

伏取進止

論宣借宅事

康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内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牒傳宣旨指射舍屋三十間已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居住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宅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煩瀆天聽侵亂

邦經况賞罰二端國之名器所以驅駕豪傑示信四方
若死行陣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
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
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况柳堯卿自有居第極爲華侈
若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
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絕僥覲之望俾貪冒者萌其
恥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
自營上瀆宸嚴無任懇到之至

乞用劉石子弟

臣近到闕聞黃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族未霑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舍爵策勲貴其速也此雖敗衄是亦勤勞於是伏望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軍不

載橐鞬蓋古者義也即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烈士義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爲陛下用也劉平子弟臣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寇必有成功况國恥家讎異於他將則吳用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

投匭疏

時年二十二

臣昨伏覩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廣延天下博習之士以大治本降詔之日識者喧然咸謂陛下張祖宗之基致

億兆之福慮意有所不逮政有所未敷雖碩輔盈庭諫臣滿署朝訪前王之陳迹夕講先朝之故事尚欲親問芻蕘廣采髦括此非唯蘊才抱器者幸甚實亦天下之幸甚也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師者得應賢良體用之目潛白屋者出赴沈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限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臣敢謂陛下之詔體則正矣而綱條未至輒有營穴願鋪白而言之夫賢良之科肇於漢世故公孫丞相之徒多以褐衣射策而解中

入仕其以居位者日邇帝光出入禁掖志或未發則可
囊奏而建言政有未安則可排闥而請見况其身檢命
敕已得爲朝中官則口鉗舌卷鮮肯言天下事惟是韋
帶繩樞之士義疎禮隔趨走塵土間未嘗咫尺人主之
顏面加以天閣九重交戟數里雖胸文陸離筆語滂沛
而豈得一達旒纊之下哉脫欲聲鼓叩輦則有司必以
狂妄之罪罪之且身無一命志氣自得邦家闕政實亦
敢言漢世兼采庶士者深有意於此也下至李唐穿鑿

前軌以謂民間不知帝王之動靜俗儒不講朝廷之經
法希以官士者得應言科及我炎統勃興不血刃而得
天下太祖太宗拓樹基扃誕布鴻文而大變汚俗真宗
嗣二后教信兩漢法笑却唐弊追還古風故詔賢良而
草莽之士無棄也今陛下之詔有異於上是未至者一
也次則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臣亦謂未至者何嘗聞帝
者慎器與名不務虛假且遁逸之士不示見聞今陛下
垂詔而雜舉之是欲使之自見聞也若出而赴陛下之

詔是其人非沈淪者若出而求陛下之試是其人非高
蹈者則皆露己揚才干時謁進者也非唯失彼之行恐
使人謂陛下設虛名無精求之意州縣判等亦未折衷
夫錄人罪失務在淺要不過數字以見意數句以成文
今限字二百束之對偶則皆漫誕而無功繇博而寡要
不可施用是爲空言至如武舉策試兼之騎射竊觀詔
旨既令先進軍機後即陞試是陛下取將帥材者也反
使張一弓發數矢是陛下校一夫之藝取一人之敵也

夫欲練將材而取一夫之技又何異考編鐘堵磬而求鄭衛之音伏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真宗之制不以官士爲之限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沈淪高蹈者則令諸郡守宰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輦會試以文則蓄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各罄其才而爲之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之末而訪以機略之大則將帥之具鱗集矣若然則陛下之詔不虛下天下之人無異議四條明而十一科正

矣臣碌碌者豈當輒述國家大事上干天子聽覽蓋以
陛下開言路塞諱門采讜說納愚慮是以析肝瀝悃而
具述之若陛下責其犯上罪其錯議臣雖膏鉞轉壑不
爲之怨伏願俯而察之干冒宸嚴無任墮越

五事

景祐四年五月
七日閣門下

臣聞重閉尚設於勇夫擊柝以待乎暴民是皆前籍立
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柱扂百重刑人以守閣下士
以拂闌所以深嚴帝禁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

輒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有文焉臣竊見國朝皇城宮門皆無名籍往來無間甚非防微之意也臣欲乞今後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仍差中官專切提轄

一臣聞事不師古傳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寺之監乃卿佐之局南省諸曹皆尚書之任近朝多差京朝官或負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

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
重地臣欲乞今後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句當不令專
判庶合前規

一臣謹按前志曰白事之吏民之仇讎又云急吏緩民
則吏不可縱政之大功也臣竊見州縣之吏多是狡惡
之人窺伺官寮探刺旨意清白者必多方以誤之貪婪
者則啗利以制之然後析律舞文鬻獄市令上下其手
輕重厥刑變詐竒袤無所不作苟或敗露立便逃亡稍

候事平復出行案設有強明牧宰督察太嚴則締連諸曹同日亡命或獄訟未具遂停鞠劾賦稅起納無人催驅近年以來習成此弊官長務從姑息恐失大計見其邪濫不敢以法繩之惟此輩凶人唯利是嗜每糾以嚴憲尚不悛心何況縱之使亂正法實政理之巨蠹黎民之大害焉人雖切齒無可奈何蓋緣國家別無敕條以加檢束臣欲乞今後州縣曹司有闕並於第二人戶上選差仍令每五人互相爲保或逃亡者立差官籍其家

量取以充賞募人收捉或遇赦首身亦乞流配別郡如此則不敢公然作過以紊政經

一臣聞矜孤養老邦家之大政卹貧寬疾冊書之格言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堂在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名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元中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院出於釋氏遂易名而增脩國家富有四海生齒實繁山澤之間舉無遺利賦稅之外復有遠倉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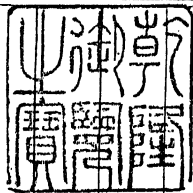
水旱爲災則流亡相屬遇慈惠之吏必率斂而飼養逢
苟且之政必枕籍而死亡隋本非慵多致歉乏又京兆
之內丐乞者多飢寒所侵往往殘廢或自折支體困入
泥塗號呼閭里呻吟道路聚爲禳厲甚傷風化陛下仁
被草木惠及昆蟲惟此天傷未霑王澤臣欲乞依有唐
故事勅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仍於高年
擇信行可稱者三兩人與僧官同切管勾三京給田十
頃望鎮州七頃諸州軍等第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

錢置本收利以備醫藥十歲以下八十以上仰州縣察訪無家可歸者亦令看養如此則大益仁化無虧國風頌聲喧傳上資聖算和風浹洽可召豐年

一臣聞巨壑雖深獸知所避烈火至猛人無蹈死故厯塊而蹶者皆是玩水而溺者有之古垂此言以喻刑辟者昔聖人惡殘賊之害良民也故明設嚴刑大張憲網必使易避而難犯防微而杜原約之不至煩苛威之以令畏懼奸兇之輩翻然革心因而行之自然刑省苟務

矜貸則冒禁者繇竊見官吏多犯贓污乃由朝廷法制稍寬貪鄙因緣爲弊凡中人之性本非大兇皆以禁約不嚴是爲貨利所沒手提刑憲人不敢言心恣誅求下受其困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制也殺傷之害不過數人今貪官在官民皆受苦雖有轉運提刑位皆尊崇罕與民接詢訪官吏鮮得實情苟無訟端莫肯發摘知者或欲陳告又非干已臣欲乞今後官典犯入已贓許諸色人陳論得實者以其贓充賞如此則必畏多

言之人亦防十日之視荀卿所謂威厲而不試刑嚴而不用此其得之矣



蘇學士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十二

宋 蘇舜欽 撰

啓事上奉寧軍陳侍郎

某啓伏自台馭東上頗失依庇傾想恩德一食三起竊念古之烈士身積道義而往往伏窮閭之下棲巖穴之中雖裘葛不完糲糠幾廢亦未嘗造謁有位祈望恩獎顧血氣心膂豈異於人哉且非樂枯槁餓賤而惡榮利也蓋以被一顧之厚一言之飾雖沒齒不可忘苟不懷

報則夷狄之民也是則知之淺益自負而道勝待之厚
必自傾而心勞非局於險隘禍難薄身不可轉脫又安
肯俛容搏意求出入門下邪舜欽性不及中庸之道居
常慕烈士之行幼趨先訓苦心爲文十年餘矣高位齒
牙之論故不及然未始趨蹌其門闈以翹知己顧材質
雖無似竊以是自貴重焉不幸皇天降凶罹此大酷血
屬百口熬然無歸瀕於溝壑者數矣始荷高平侍郎定
其僑居之計未幾而有河陽之行暨閣下開府首傳誨

言嗣頒餼醴俄驅旌旆致奠几筵慰諭丁寧存暖孤苦
力敦久要坐變偷風自爾家事細微必爲賙給使舉族
免於流轉得專孝思其爲惠淺深以此可見每撫臆論
報然後知身命之輕於鴻毛也比者閣下入鎮近輔曾
未踰旬而輒辱書教辭旨稠重迥出常節益見大君子
始終經緯之至也感中膈塞動成長嗥瀝血布言疎略
不則秋夏之會氣候未調伏冀精保寢興輔以藥物哀
情不任傾祝之極

上杜侍郎啓

某啓兩獲侍坐輒沐垂譽鄙言承言媿羞默不敢謝前
又數有人言閣下稱道所聯含元賦竊惟大君子獎擢
後進故不惜溢言以譽之然閣下爲世標矩人所仰屬
坐鎮藩屏列邑承風舉動言論播爲儀法若舜欽輩才
術甚疎無足稱道或當前時宜訓戒開扶使就成人之
業至於諧言短韻無補於世不當置於齒牙間使人傳
信蓋俗浮易扇染而難回非惟損明府之雅鑒實亦墮

風化之一節也况提封之下千里而遠其間抱才行包道業者甚衆日希明府一言一顧以爲光價有未獲者蓋翹翹焉幸異移意於彼以重所褒則蚩陋者甘心自屏安有所覲望哉所索崔處士墓銘承命不敢隱謹繕寫通上惶恐惶恐

上執政啓

近者被中宸之書叨上佐之命起於放廢仍獲便安是爲異恩曷勝感惕伏念某幼而向學長則多憂場屋十

年間關四舉才叨科級連被凶艱血屬淪亾生理凋盡
僅存殘息勉就小官還臺之初辱上公之薦給筆以試
預道山之游素爲憂患之所叢遂以畏慎而成性言皆
三復動必再思且畱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爲會餒餘共
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
之徒且醪飲吏人豈如斤賣棄物嘯聚非類豈如宴集
同僚更出私錢以助公費餘循舊貫先即上聞豈意謗
誼臺中章徹宸極因猜嫌而生隙謂猥褻以當懲造謔

以動上聰持必以變朝論挫首就吏雖具獄而無他刺
骨定刑終削籍而見棄素承清白之訓枉被盜賊之名
近戚當塗陳寃無路徊徨去國舉動畏人僮爾羈旅之
囚漂然江海之上出則鬼椰揄而見笑居則鵬閒暇以
相窺不及蟲鼠之生僅與草木爲伍三逢恩霑四換歲
紀弗敢自述已分陸沈不圖特降命書復登仕版此蓋
相公運幹元化翕張洪爐贊天地生育之德布朝廷寬
大之恩慮一物之失適萬物之宜顧惟擯斥之微亦預

甄陶之末謂誅意無害且論法太輕取宣尼觀過之言酌春秋原情之義度此釁累漸而收效古人觀道上之遺簪爲之泣涕匠者得溝中之斷木飾以青黃是爲不忍遐遺有所倡勸誓固困窮之節上酬提品之私

薦王景仁啓

某啓某資雖顓庸心輒喜善豈緣世契上布公言某昨任長垣縣有尉王景仁者性質醇厚所向通徹徇公之外好學不倦才行卓越可以制事厲俗其文詞有梁唐

蕭統孤及之風雅尚退默不高人以聲故沈頓賤仕未
爲位上者所引拔閣下服天子之命專按舉之職案內
之吏賢不肖得以進退之敢以斯人置於門下幸賜薦
籍以爲光寵足使列邑聞之竦然知勸亦閣下之所樂
行也風威所臨洞鑒不隔安敢自任愚瞽上欺高明真
慙之誠幸冀采察不任激切之至

京兆求罷表

臣某言臣聞佐機命者以訐謨爲先制兵鈐者以多算

爲勝蓋安危之所係當議論之必精苟異於斯故難全
度中謝昨者醜虜不庭齋壇命帥不能專聞外之事而
乃求幄中之謨遣吏入朝列章來上臣本以孤直誤叨
獎知久畱滯於外藩忽引拔於近列凡有所見未嘗不
言雖數被於沮傷且敢思於欺默報陛下非常之遇罄
下臣無隱之懷比者將以重兵深入賊境衆謂當爾臣
爲不然旣練閱未精又餉饋不足士不習山川之險阻
將不知巢穴之深淺臣兩在關中備見形勢旣虞調發

先搖民心復慮覆軍愈增敵氣向去邊鄙卒難支持是以悉心爲圖瀝懇上白雖淵衷廣納未欲加罪於瞽言而卑論弗臧安可尚居於厚位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樸拙曲爲哀矜俾出守於小邦或投置於散地進退有禮在國體以誠宜言行無欺於臣心而自足叫閤斯切得請是期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震懼之至

杜公讓官表

伏奉制書特授臣依前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承命震懼精魄播越俯
伏廷陛進退靡遑中謝臣聞朝廷之尊本乎擇吏使才
者進拜拙者伏藏至於小官必當其任況乎丞相之位
上鄰於國君命出納之所先生民休戚之所繫一失厥
授衆罹其殃比於他官尤當精擇若臣者天資淺拙學
無根柢叨竊廩食已將三紀心素知分得皆踰涯夙夜
憂勞心膂耗竭早居侍從之列繼承屏翰之任尋被峻
命入冠中臺出擁西雍之麾旋更大鹵之節雖極勤瘁

無補涓毫暨乎誤進樞庭久尸重柄故嘗屢拜懇牘乞
收殘骸敢煩淵衷恐失國體日企神聖之度下垂開可
之恩豈意便升鼎司復領舊職內慙枯朽之質重增貪
冒之名伏望皇帝陛下念授受之至艱奮剛明之獨斷
收此成命別付偉人用適股肱之宜以增名器之重古
者搜於林藪下及屠釣不間微陋務求賢能要乎成功
不必次補況今近列不至乏才移於他人乃合公議剗
心瀝懇退俟俞旨

杜公謝官表

兩貢露奏乞回命書沓降玉音不諒血懇勉爾璽紱安
敢爲榮切以宰相之任臣實知之蓋以師表外廷丹青
萬務天下之所想望王者之所仰成上則調陰陽之慘
舒外則鎮蠻夷之桀猾置大器於顛危之外納生民於
仁壽之中必惟其人乃可致此是故峻其名數寵之等
威黃閣黑旂葱珩赤紱或延登受策或御坐爲起是國
之所委者大則禮之所屬也隆遇任旣殊責望宜厚臣

立性褊直有不可移之資臨事迂疎必無能成之策塵
汚近輔貽誚多方績效不揚譏議上徹居常悚栗日俟
竄投而陛下收臣於賤朽之中拔臣於毀謗之內以謂
石慶老而彌謹趙禹孤而能立掩闕失而不問惟忠鯁
之是稱屢於中闈親被盛指退自省閱但增震驚日月
之光下燭於蔀室雲雷之澤遽發於枯荻雖至糜軀何
報厚渥敢不盡疲駑之力宣寬大之恩絕纖介之私回
講長久之利疚不敢惜死唯知自公苟晚節之或渝必

神明之所殛上陳天覽安敢空言

杜公求退第一表

昨於上春屢貢丹懇乞解重柄以收殘骸需澤過優俞
旨不下臨遣中侍甫降德音聞命震驚不敢煩瀆伏念
臣才雖至下性本不欺交遊朋友之間必以誠信自守
況於事主安敢妄言實以年近從心體素多病自忝魁
任於今累年當萬務之煩爲天下之筦雖健才利刃猶
或不支而皓髮羸軀安能集事當一人側席於上多士

建議於下臣若肆然自處默無所爲清議不容素履將
喪故嘗上犯天聽備寫血誠願踰誕聖之期以得退休
之請金口曲加於獎慰玉色已形於開從伏望皇帝陛
下霽成湯之至仁廓漢高之大度或假以近郡或畱之
本班庶使自安以全殘息

第二表

近以露奏仰於上聰明旨下頒過推勿貳之任丹衷內
切敢避再三之瀆徊徨失措啓處不寧臣本以孤生濫

塵上第踐履藩屏叨竊事權循分已逾被遇太厚不意
便升近職復進樞司使預幄中之謨得聞天下之事憂
太劇而疾作福既過而災生氣衰而步趨已艱齒墮而
語言不正陟降左右則常虞蹶踣議論政事則莫能開
陳貽笑外夷覲顏多士而陛下容此衰廢掩其過失豈
不念國之大計何必私臣之一身況今西有貪毒之羌
北有桀傲之虜包藏凶計窺伺中朝當得厭難折衝之
才制勝非常之士寘之近列可消姦謀臣也少不如人

老豈足任故非見險而止安敢容身而去但恐力不足而敗事死有責而堪羞伏望皇帝陛下垂閔螻蟻之誠下霈雲霓之澤免此劇任賜之殘骸以茲祿廩之優可待英豪之器休息老物是惟天地之常登拔俊賢實曰邦家之盛

第三表

近者沓貢囊奏願解劇權伏奉某日批荅未蒙俞旨者葵藿之心希照於白日螻蟻之意未動於上天惴然危

棕若集喬木臣粗知進退槩見古今卮及滿而乃傾月
既盈而當缺事有必至理無足疑故前志垂文以爲懿
戒後人仰止期無敗身臣久污樞司絕無遠略萬鍾之
祿私情之所愛三旌之位物理以難當必量力以自思
敢妨賢而取禍下喧物議上累主知旣交謫之四來雖
全度而安可恭惟皇帝陛下以至仁覆物以普愛牧民
豈今左右之臣不令終始之分敢緣大義不避縷陳據
疾弗違裂肝以上祈回天照俯悉愚衷

第四表

伏蒙宸慈以臣累表乞罷重任復降批荅不允者慙忠
莫奪量分甚明顧當行命之由再露由衷之請臣聞罔
上者臣之大咎飾詐者士之醜議吏議爲深舊章所禁
臣器能甚薄名爵則崇旣陳必退之言義無復寢之理
十目可畏羣聽至明無疾而抗言是名罔上懷祿而僞
讓則爲飾詐不惟受譏於世貽誚多方故當誅夷以戒
姦慝臣實以量狹而位已過器重而力不任謨猷若斯

陛下所盡悉形骸如此衆人所共觀既非僥幸於此身切恐墮弛於衆務況陛下富有四海樂育羣才豈無他人可當此任伏望照臣至懇容臣必去則纖毫之恩不敢授內外之任無所擇仰干宸聽俯俟俞旨

第五表

四拜封章乞罷密職薦頒明詔未賜俞旨誠切意專不避澆瀆臣聞天生庶民愛惜至甚必立君長使之教育故土地之所產雨露之所生君得用之亦不可濫則必

分列名位以求賢能君出爵祿以養其臣臣竭才智以
牧其衆故庶務交舉羣生安業天則報之以氣應錫之
以瑞物苟異於此災害乃生故前志曰王者代天爵人
不敢虛授雖是小官尚思精擇至於重任豈宜非才蓋
天下治亂之所因國家安危之所係古今明效衆所共
知早任外官粗免曠敗不思揆度實思進用以謂前世
之陳迹可監本朝之故事可尋陛下以仁聖之資任遇
兼至顧太平易致風俗必移暨臣召入樞司復遷上列

數年之內百事無能關西之將帥覆亾京右之盜賊猖
熾陷沒士卒殺傷平民經歲之間不可勝計而又地屢
震於定襄之野星相凌於天垣之內螟蝗交作水旱不
調故北虜移割地之書西羌遣求幣之使朝廷卑屈辭
意厚納金繒幣藏空虛誅斂煩費延寇警於帷幄之內
陷民吏於湯火之中尚如餒餽飢鷹豢養乳虎更開後
患未可偷安皆由臣謀議弗臧職業不舉惕然內訟深
媿初心若撻市朝如坐塗炭手足顛倒而罔知所措心

簪枯竭而莫能爲謨敢玩歲時日俟譴謫雖陛下容之如地愛之欲生上天之鑒皎爾不可欺三聖之靈赫然在其上豈使臣虛食生民之肝腦竊弄公朝之威柄必有大禍將及私門設令臣族委溝磔命掛鋒鏑有利於國敢愛此身但恐因循益成頽弊伏望皇帝陛下察此迫切俯賜開可以茲重柄別授竒才必有魁卓之賢可贊隆平之化恢復藝祖神宗之業追還咸平景德之風君尊於朝民樂於下若未容臣去終無比功徒爾素餐

但塞賢路陛下若責臣無效堅以疾辭願正刑書放還
田里實爲優幸敢覬覦天高聽卑冀委成命臣不勝激
切屏營之至

蘇學士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十三

宋 蘇舜欽 撰

粹隱堂記

天之生蓄萬物紛綸渙散雖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
衆矣必役之以人然後無所棄百工衆技機智纖悉海
瀆之廣山壑之邃不能以自藏放乎其自然動乎其無
知祕怪異類判然一出則必可羈括而就有爲是生之
而不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蓋物之大者也而又自相

置次才者多不得其地皇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剛直之士一不與細合則颯然遠舉遁名匿迹惟恐有聞於人也惟儼者爲浮屠往來京師三十年獨喜吾儒氏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經營世好嘗欲衣冠儒間搖撼當世取高位以開所蘊知其聱牙不當平遂閉戶不踐外庭謝絕過從有不樂見者雖貴勢不肯一接與語務爲異衆之行求棄於時自置其室爲粹隱堂雖在穰穰大衆之中一室截然斗

清無纖喧微塵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
二人觀其議論使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
沒沒以訖其身嗚呼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
通者以此道之也

東京寶相禪院新建大悲殿記

京城之西南有佛廟曰寶相院中有層閣傑然以庇大
像其像高數十百尺而閣又加是世傳隋大業中所爲
蓋亦可信矣大業於今年祀雖遠閣與像甚完是必少

壞後人隨而葺之也國朝祥符中有詔葺之完矣天聖
戊辰歲浮屠慶祥者又欲於閣之陰以鐵範像號大悲
而又閣焉事暴聞上上爲命入內押班江德明入內供
奉官勾當御藥院德用入內高品鄧惟素三人往司之
又詔有司給鐵及薪炭十餘萬斤明年夏五月慶祥卒
德淮嗣之庚午秋始作巨冶大橐一鼓而就手目千數
較無一闕侍衛跼坐嚴正森立如有神助陰爲之容雖
刺繪之工所不能及明肅莊獻皇后崩閣廢不作已而

又命入內供奉官趙用志朱文用易閣以殿景祐元年
又罷之德淮墮懈自劾去衆以今智圓大師方益主之
三年入內都知王惟忠列章以白上旨可焉以諫官言
又罷之四年方益撾鼓以聞乃賜禁錢四百萬以入內
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承吉入內黃門馮正己籍用之
踰年遂就予始聞之疑其久而後能成也及觀其闕豁
輿大然後歎息焉噫在昔聖人因人情而制禮也是故
宮室服用必有度上下等殺各安其分限而無流暴之

患此三代之所以爲盛也自漢以下無制作幸而識其流風監以自足乎一世故頗亦有所放矣佛氏之教入中國當其無制之世其宮室服用之作隘者猶能上王者一等後世奉之益熾今民遠於三代而但見隋唐之事以爲古可法奔於夸勝之境莫知其紀是以朝廷殺閣以室屋而又滯留久之而不亟爲始於戊辰而訖於景祐戊寅十餘年間三以廢格是亦監而有意焉爾非中寺之贊方益之慤而事其事則烏能成之哉蓋欲識

其始以永於後故求予文琢於石云時慶厯二年四月五日記

并州新修永濟橋記

太原地括衆川而汾爲大控城扼關與官亭民居相逼切每漲怒則汨漱沙壤批步結反蓄廉岸勢躁豪頗爲人

憂今參政陳公前守是郡修巨防以障之乃西漸七廉反

不復虞潰漏然而當數州之空音孔道傳遽商役日往來

挑達不暇自朝廷置守餘五十年無梁構得以直捷流

悍且淺復不勝方滂以爲濟行者苦於涉久矣往往中
道遇暴不善游則溺焉常歲秋冬之交陽曲誅民錢妄
三百萬役農人不翅數千權爲徒杠猶號便利春則撤
去以避奔衝蠱勞相纏觸寒瘕隨者十八九吏緣姦永
民則甚病衆謂當然不可改革庚午歲天子輟諫議大
夫張公領鎮亦旣至止悉條政務訪覽物害者得聞斯
欲興遠謀默有成算遣牙吏秦謙助浮屠輩以諭郡中
命行衆慝勇輸其有俾歸之縣官籍而領其事豪之頑

嗇者市語於人以謂邊氓騷之則急變生且礙詔句言
寢淫滿道路間公所守益慤掣搖不解未幾計其貨登
徒杠三倍矣公曰可矣乃卜期少者獻力老者餽餉斬
北山之材編連宛委塞川下流百選堅直豎以爲楹長
踰六仞半植水下巨棟上偃密楯對走左右支翼神不
可拔中並四軌直亘百丈人忘叻癯周歲告就騰突軒
延蔚若變化民請徙市以落之絃竹歌謠舞手相交稚
耄走趨既過復返賈販旁午以嗟以喜邑之費用歌曰

汾流湯湯不復濡我裘裳汾流瀾瀾

武隄反

不復溺我攜

提不死不弔我公之造予聞子產爲鄭以乘輿濟溱洧人孟子謂惠而不知政公之力是物也以佚道使民絕子產遠甚故予敢琢文於石以監後明道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記

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

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
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
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
其地益濶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
錢氏有國近戚孫承右之池館也坳隆勝執遺意尚存
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
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
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

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
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
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夏隔此真趣不亦鄙
哉噫情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過於物而後
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
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
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
曠不與衆驅因之復明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

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卽登靈巖之顛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嶄然特起霞雲采翠浮動於滄波之中予時據闌竦首精爽下墮欲乘清風跨落景以翔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緬然思於一到惑於險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膈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滴萬頃一色



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沂洄七十里而遠初宿
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
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峰
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峰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
殿甚古像設巖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
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
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游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
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

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
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
受三江吞鬻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
二惟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
俗真樸歷歲未嘗有訴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以樹桑
梔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
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峰又居
山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爲洞庭勝絕之境居

山之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藝捕采之勞浮屠氏本以清曠遠物事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深遠勝絕之地壤斷水懾人迹罕至數僧宴坐寂嘿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介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喝然破散無復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飛出於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三年其徒惠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見請攬筆直述且叙昔

遊之勝焉耳

處州照水堂記

括蒼郡署冠山之椒林壑蔽翳故當暑有蒸鬱之煩至者或神明不開則事務墮廢咸平初楊文公起凝霜閣下覽平曠得遙岑遠林之賞當時固已爲嘉處矣景祐中孫公元規以言事南遷移守此郡者政之始衆務畢舉乃歷訪雄勝之地以圖燕休又得西北隅絕巘之巔剝去叢蕝化出異境溪山之勢奔放至來始規地名

詔徙他郡後更三守泯然不尋李君然明之來刷剔隱
滯網條一新吏民曉然踰年甚便然後思有所以自適
且將以風迹畱遺乎後人景與意并止獲乎元規之地
遂構廣廈且以照水題之摩豁虛明坐視千里雖甚盛
暑灑然如秋有長溪者源自閩來趨過檻下前向南明
山蓋王平之舊隱也蒼峰古刹陰晴隱見又於東南創
月軒稍却爲燕閣閣之右又爲風亭亭前啓軒曰夕霏
是皆出於照水而出於斯意也華榱榦楹下上相煥易

去榛莽與政俱新蓋根於元規成於然明使元規之久
則然明樂其成矣然明之去速則來者其謂斯何二君
默契遂亡異趣是政之所起故自有乎後先一日然明
書來求予文其事予慨然東望神爽坐馳恨不能劇飲
酣歌俯仰周覽於其上又不能具道其營建之勤山水
之勝徒胸中耿耿終日有所思然明或能圖以爲旣使
予對而銷憂尚可更發詠歌以足其未至者矣

浩然堂記

曾君將之杭官旅於蘇嘗登于滄浪之亭覽景四顧慨然有棄紼冕相從之意予始未以其言爲信也君遂周訪城中物境之嘉者又得閭南之圃焉罄囊中所有日夜自營緝築堂其間取孟子養浩然之氣以命名一日會予於堂求予文以道其意予觀世之仕祿者奔趨竭屨皇皇乎病日月之速亟須臾之間以自放顧安肯棄其貲裝易清冷深僻之地而爲適也又將均其志慮包蓄誠意以自廣不亦庶乎君子之道哉至於環池以步

乘城以觀則竹樹江山之勝蕭然滿前表裏風物不可
勝道至者其將自得之予但嘉名堂之意且能實其言
故文以鑱於石

連水軍新牘記

古之障川有防豬庸遂列澮之法以旣見於經也塢埭
堤閘作棚樹柵之制見於舊史也然未聞爲牘之說蓋
精思者緣古而作興於近世通漕最爲便惜乎無所述
焉被淮之邦襄賁爲之近有渠由郡闕東海尾受於淮

其間縣官立四場幹鹽權茗歲轉數十百萬民有魚鱗蟹稻之饒以是舟相銜不絕淮口北走一里有埭以壅渠每潮汐暴至乃可過並海長落甚駛而又石沙填潰不可疏與淮等故多反壞以敗舟也至者必淹旬曠月不得遽去或謂埭下切淮轄木爲之牖使溇洩啓閉相潮上下則無復畱行矣前人視習絕不置論司勳負外郎劉君署郡之日竦然念之以地褊役大稍難之會轉運使按部繼至令倡其利即時以聞上指可之於是規

括旁郡羨材冗兵興於慶歷三年二月丙午踰月而成
薪石一種之費不誅於民間東漢王景絕水立門去浚
渠之患號省費役猶以百億計當時增秩史氏與之今
三君之爲不勞於民而休於民事應古可紀表之宜無
媿也

送外弟王靖叙

古之達者皆發於羈苦餓寒蓋必極困而後起孔夷之
不試孟荀之讒屈平之竄管夷吾之窮且囚司馬遷之

刑揚雄王仲淹之亂皆坎壞埋廢不自平然後極心窮
精以入乎道術之淵策書其言播灑與大師監於後世
歷數千百年外道其名煬然可暴炙人今貴人之冑以
緹紈肥味澤厥身一無達者之困肆焉自以爲勝物也
習隳志覆安久質變不知誠性之日陷脫也雖瞬息言
動戴威爵坐著位對之殄殄如在九泉之下吁可憫也
外弟王君瞻叔者生相家未齟而官十歲而孤資性粹
愿不羣戲弄好學少言若有所負今年如長安逆婦李

以歸索言爲別故敢告以古之達者之爲無習安以盜
性庶震搖乃心起聞於世以爲先榮則達而求用之之
榮不如不用之之達之榮也子其懷也

送王緯赴選叙

王氏世居雍並郭善田數百頃開第當衢宏邃靚嚴精
構琢榱釳之丹青前冠園圃嘉花美木竒石繇茂嵯峨
實皆可賞地形宏隆以機激水上下環回無不通虛堂
曲榭琴觴圖史雅具悉備中朝士大夫雖不識者亦寓

章句以道其勝奉親之餽腆而不煩營資身之術曠而不須設故可任化而無係陶然天壤間以足一世顧高軒大冕安可蕩於中邪然而之子處之拘拘乎未嘗自適也今日幸天子講盛禮即時儼裝走都下不畏道塗之苦庶得投牒吏部調巴閩邊徼九品一職官噫州縣之祿日百錢月廩脫粟兩斛晨夕趨郡將庭下與牛馬並走寒暑不避食息失時視前佚勞之狀設庸童必知之吾子舍彼而卽是其亦有意焉爾予謂凡厥蓄康物

之才者雖湮沒負辱苟沽而不恥雖靡衣鮮食宴安衍
逸而不恃是皆思發其蘊以耀衆者矣苟若是則小官
何足羞其有以漸也

石曼卿詩集叙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人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
能者財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
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乃設官采掇
而監聽之由是弛張其務以足其所思故能長久長久

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志之所嚮故政化煩悖治道亾矣嗚呼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興耳國家祥符中民風豫而秦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祕閣石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竒發秀蓋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役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率其意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

而復氣橫意舉灑落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
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性軒豁遇者輒詠前後
所爲不可勝計其逸亾而存者才四百餘篇古律不異
并爲一帙曼卿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
又知詩能爲叙我詩乎予諾之因爲有作於篇前後觀
者知詩之原千古至於用而已矣

送王規方叔序

天之生育於物運動不竭而無疾者氣一而已人生其

間百骸舉止營營有爲者亦氣也然有喜怒哀憂愛惡之情變以激其氣故滯逆悖亂失其經而不平由是疾痛生焉必當外假於物以養之養得其宜則無天關之患焉先王之制禮也以飲食夫婦之法爲之大故民未有不謹於禮而能安者此先王愛民之生也至矣今子自幼好學識所謂先王之禮典長而不飲酒不茹葷無嗣不再娶九年於茲果乎人之所難自是而不變反常好異以爲甚衆予甚嗟之而又聞善而聳見惡而惡未

能寂泊於天爲徒使其心氣鬱律不寧而無所輔養索
索然趨乎病癘之場而不還欲其保天年而立事功其
可得邪予惜夫親友不以禮義中庸之道勉之使移其
堅緻之心以學聖人之業徒獎其所難以傷厥生吁可
悲也予因其行而告之以破異僞之迷

符瑞

柳子厚作正符詩謂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
固皆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叟誑亂後代

不足知聖人立極之本堯舜禹湯文武皆以正德爲受命之符至於陳大電大虹巨迹白魚流火赤烏皆詭譎闕誕甚可羞也所言大概如此夫天地漠然無所歸則皆說勝矣至神冥冥獨運而成功則吾將辨焉夫二曜五緯天地之精氣其本在下而大人統之出沒錯行晝夜不渝赫然與國政相俯仰昧者視之習爲常然聖人參考其順逆而自監焉故黃帝有神明之官唐堯有羲和之任舜之璇璣夏之清臺皆此道也故至治之世則

日星清明各用其行及夫政化蕩隨虐戕下民刑罰熾
張頌聲寂寥則次躔告凶鬪蝕陵昏水溢旱蝗青妖出
焉是豈無尸之者乎蓋天不言以文象傳吉凶先儒爲
之符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出焉以明
有屬授若謏謏而告之非智力然也苟授而怠荒又下
變異丁寧戒告以率之皆可名之符是天以吉凶之符
付王者王者奉之不敢墜厥命故曰天難諶命靡常常
厥德保厥位唯聖人見異竦然引道德信惠以合之則

瑞物可保而有也伏羲之圖禹之九疇周文之騶虞皆
是也故武王周公饗魚鳥之瑞君臣祇恐動色相戒至
於庸君覩之以爲德業已成懈於所修則雖瑞物化而
爲妖孽矣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黃犀是也苟
逢凶而懼反躬自敕則孽可更而瑞也商之桑穀成王
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也嗚呼天人相交氣應混
并密然相關爲表裏其可誣哉若桑穀不出大風不作
熒惑不亂則三國安得保有其永年乎周末謝其德帝

用降亂雖孔子生以聖而大命弗集於躬故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歎焉是上下相報雖桴鼓之應鐵炭之動不過也子厚謂受命不於天子其論孔子何爲栖栖旅人也予懼後世拘子厚之作棄天弗徵背大道以自任顛迷無從靡所法則有瑞弗恭見妖弗警故定是論焉

復辨

案復卦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

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
本爲心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
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
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
討其意而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焉陽
之始生則有蘖育萬物之意故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者是由陽生而見之也當羣陰隕剝極盡之際陰氣張

王漠然無有生之兆則天地之心何見焉及夫剛長
天行陽氣下震初九之爻布而造物之意萌則天地之
心雖微而已顯矣若謂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則
變化之功何有焉彖曰剛反動而順行又曰朋來又曰
天行又曰剛長也安得謂寂然至無邪安得謂動息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蓋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既名下地
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
無爲復斯失之矣夫復者剛陽始萌陰物衰謝初包化

生之心潛而未運唯聖人知其太始而言之耳蓋神之
所爲至精至變非聖人孰能見之然而地雖以生萬物
爲心而萬物莫見其爲心之用是冥然無有經營之迹
也故繫辭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
之謂也及乎雷奮雨潤勾達甲坼其仁則著矣心則散
而莫見矣是則蘊而妙用者之謂心行而成功者之謂
仁在聖人則爲幾深及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則
深與幾何有焉象曰后不省方者是先王察見天地造

物之心而法象之不親煩務不專以沈謀研慮將以鼓舞天下之民以行乎事業也若云靜其動止其行至於無事則失之遠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邪

杜誼孝子傳

台之黃巖有至行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苟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良於誼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訶逐笞擊而後已日

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邨之山下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於髀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築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暮夜狼虎之迹交於廬側誼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澤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與他山爲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

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迹誼所爲以詣郡郡爲上聞天子下詔書獎慰賜帛予謂衆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寢薄乃有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爲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榛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軼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爲念不爲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爲而怠焉耳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

舉之使爲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向有所信而取正
焉越俗浮薄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誼生於今世
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能趨就此行故非教之習之之
至者矣非掌於世尚以酷榮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
親親者教自誼始余得實於台人故爲作傳以俟史氏
之求

題杜子美別集後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

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爲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祐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頓非昔之攻詩者所能依倚以知亦出於斯人之胸中念其亾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雜錄成一策題曰老杜別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

又本傳云旅於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
此詩中乃有大厯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將適江陵
之作及大厯五年追酬高蜀州見寄舊集亦大厯二年
調玉燭之句是不卒於永泰史氏誤文也覽者無以此
爲異景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長安題

蘇學士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卷十四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功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十四

宋蘇舜欽 撰

先公墓志銘

并序

蘇鄴之附城昆吾受封而姓出焉其後周司寇忿生徙食河內漢將軍建起杜陵武葬武功世遂名其籍隋唐之際多偉人六葉之內四至大丞相襲封邳許文憲公之曾孫傳素廣明亂以其孥遊蜀生三子檢拯振孟還相唐仲以策擢官至容管經略使唐命革劉巖奄南海

獨完圉不與巖容民於今祠之季留爲銅山令卽我先公之高祖也先公諱耆字國老曾祖寓劍州司馬夫人龔氏大父協中進士甲科任陵州判官孟氏朝京師謫懷州司寇參軍雍熙中召對授光祿寺丞知開封府兵曹事累贈刑部侍郎太王母薛氏封河東郡太夫人皇考易簡太平興國中首登進士第才十年遂參大政贈太師尚書令母崔氏封廣平郡太夫人公生七齡以父任宣節校尉左千牛備身俄加振武副尉踰年大令薨

恩授通直郎秘書省正字未冠謁文正王公旦公器之
以息女歸章聖帝即位改奉禮郎既冠舉進士時試條
至嚴雨中優等廷校不得在高第詎所素志辭焉後一
年以文奏御詔試玉堂賜及第東封轉大理評事從祀
汾陰遷丞賜緋衣銀魚出知湖之烏程以文正公當國
凡五載未嘗求代遷時吳越大水平原行舟旣涸農盡
以失畔訟公按籍收判質悉履邑田書而揭之狡豪宿
隱摘以給下戶失職者民樂興頌無復訴郡收制置使

陳公堯叟薦充判官改殿中丞任終知開封縣既省政惡民物之薄且多貴人善田宅操勢威豪奪無告一切以法繩之皆帖帖俛首不敢相干犯因上書曰京師諸夏本根宜爲化首今流風甚微臣竊恥之謹條七事以聞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歲以諫議大夫充契丹國信使將行太夫人寢疾公露奏牢辭未報夫人棄平居廷議以名業北走不可易公哀慟感疾還上信幣曰將死請遂改命終喪復除三司判官明年轉尚書祠

部員外郎知明州郡有湖號廣德古鍾水以溉旱唐季
壞漏不補披爲田公復而浚之防四百里自是境無凶
年郊慶緒階升朝奉大夫歸朝換度支充長寧接伴使
既又判戶部案召入考進士第復詔使契丹初出疆每
舍必作詩山漠之險易水薦之美惡備然盡任歸而集
上之人爭布誦出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就改兵部
又加直集賢院踰年移使河東兩河薦下旱蝗所在艱
食公案行屬部不專計利務以息民爲急汰冗兵罷非

業之作代之康陳不能飼軍始廩者皆猖獗聚謀欲倉
爲變有期矣公遽往焉列校先馬首以訴徐語之曰國
之儲非久何以備凶若不食腐將誰食之爾見殍尸枕
藉道上曾不得是而生耶命拘而鞭之以語箝其帥卒
不敢動遷工部郎中藉田叙勲至上柱國移使陝西未
落落守移來求粟賙其饑公計調二十萬斛輸焉察不
可曰邊宜實之移中以自速固非謀也公曰臣民繫於
君無內外忍知其垂死亡不可竒贏賑之他日苟無餽

期不諉君以是遂定景祐二年正月十有二日得疾藥
禱徧及而不逮翌日夜漏下二刻終於位春秋四十九
嗚呼哀哉以先公之德之才天資誠敏而不遐其年頓
於中仕利不布天下使有志於時者嗟癘而隕涕也孤
舜元等慟踊泣血扶衛我公之靈輿歸上都考龜筮得
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吉葬於開封縣宰輔鄉中
書村之先域舜欽幼嘗戲祖母之几下聞語公初能言
大令特愛之始令誦詩必自題之於果上踰時占數十

百篇果終不食八歲侍官穰下據鞍吟詠不廢編而置於褚中大令密取視之駭其辭致前撫首而命以名又用是以字之明年惟大令喪至性過人號慟不絕聲行路爲之哀傷公雅好觀書經史禪說手鈔者數千卷無不盡誦所著計錄三篇開談錄五卷次翰林志續文房四譜并文集二十卷並藏於家公六居內外計未嘗建言聚斂有語逸利者輒却之襟度軒闡不屑細務處事若不施慮其間無不妙當所至必尉薦才器未始案吏

雖無狀者能使謹前無犯患性鍾孝友喪太夫人體形
瘠枯杖而後能興每臨必絕以弟叟久沒銓調上書乞
徹官出之嫁三孤姪匱所有資送不足又舉倍息錢必
豐後已平居晏晏以圖史自愉雖家無宿儲終不及資
產事兄壽終水部郎中二弟宿終大理評事叟終溧陽
令夫人雅尚惇素不喜與遊侈者相從專以孝承嚴姑
禮弼先公二十有八歲封太原縣君明年召見賜冠服
出入中掖進謁有規子舜元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咸平

縣舜欽光祿主簿知長垣縣舜賓光祿主簿知太康縣
俱登進士第得以藝升不爲家羞者蓋積是訓厲使去
怠傲而自進立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雍扶次適太常
寺太祝韓維次幼孫十八淵渾注洄餘幼嗚呼昊天不
弔下此酷凶尚賓賓徇禮經以嗣祭爲大苟延喘息不
獲躬執杖履侍於九原已至於今矣忍復以鄙略不倫
之詞上識宰壤靜念古人述先或以爲孝况斯言不敢
誣傳可後信雖不足闡揚我先公之輝光庶盡人子之

志焉爾延此巨創綴之銘云

世之望兮於鑠嚴考清風再張兮立於稚妙學根源兮
不務剽造次之言兮卒蟠於道擢節義以貫中兮誠精
光而外照哀哉不濟高齡兮神於何而能勞瘁諸孤兮
攀靈基而莫砌號蒼蒼之高兮曷余家之不造心膾膈
裂兮血下涂於野草岡隰外鞏兮浚渠旁繞哀哀我公
之靈兮寧此佳兆

江寧府溧陽令蘇府君墓志銘

并序

季父諱叟字蟠叟先大令之少子免乳而大令薨既冠猶褐衣大中祥符初授太廟齋郎選岳州華容尉閩州閩中主簿陝府平陸令杭州錄事參軍江寧府溧陽令所歷未嘗有過謫然數命少會知己者輒死竄不及薦天聖末先公任兵部員外郎嘗上書曰臣聞手足偏廢是謂篤疾人生之苦莫此爲甚臣有隱痛顧切如之天高聽卑伏竚垂閱臣先父早以才業擢列近輔未及強仕奄淪盛朝嘗有治民不令以遺札任子故臣之弟叟

冠爲白丁祥符行慶始補太廟齋郎自爾效官十有三
考蹉跌顏髮淚盟寒餓賤位所束自拔無由每一疚中
如伏沈瘵臣今幸以年績例當改秩欲乞以所奉新恩
回授叟一京官伏望天皇厚闕哀矜此懷以聞格遂罷
之溧陽任終貧不能族歸寓家京口入選得疾力判試
不如格不得調氣益失衛結澀乘於胸胃不防飲溢於
膚絡之下血化而并旣亟舟沿還家而終享年四十五
時景祐四年七月十日也嗟乎本朝執政子未有任銓

調者又何獨湮塞若是之久耶世皆悲憐之季父亦不甚痛嘗語人曰天地氣數差變不可一其間才而厄於無津則無可爲每出門逢者十人八九不吾過一二愈者烏足動哉故常放意杯酒不喜問關於進取之地娶周吳張三夫人皆無子女嫁陽翟主簿楊組以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歸葬開封縣宰輔鄉鳳池原先祖兆下銘云

神之司禍福是宜吾先力善季父何竒仆於賤仕雖世

之遺嗣覆而天豈神宜爲周旋而冥其誰賴之噫吁已而奈何乎哀思

亡妻鄭氏墓志銘

蘇舜欽之妻滎陽鄭氏其父屯田郎中諱希甫母天水縣君趙氏生十四年而天水夫人歿又三年父喪又三年歸於我甲戌歲予登第授光祿主簿知亳州蒙城歸寧長安是年冬十月堂帖促之官一日泣相語曰子其攜三子以往願畱以侍姑嫜言寢布家人皆諭之曰凡

任無畱孥所以典闈中遂偕至官下才兩月皇天降禍
得先君之凶訃即日衰經與之西走晝夜奔號登頓食
寢失節方妊以馬駭墜地者三傷左股焉起即強自支
不肯少休曰早得一慟於舅之柩前遂死無恨若或殞
滅重爲姑憂大甚爲不孝也三月十三日至於家是暮
產一子疾起所傷七日而逝時景祐二年三月十六也
哀哉堂有壽母室有乳穉藉以奉育遽失其助余時待
盡於苦次退而又哭於室中亦血氣者非勉徇於禮烏

能勝而至是耶間月火其櫬於萬年栖鳳原絨骨歸京
師以年月日從於先域子曰泌一女幼銘曰
奄然不起怛然此止

內園使連州刺史知代州劉公墓志

公諱文質字士彬世占數於保州保塞縣曾祖延不仕
祖昌後唐爲平州刺史幽薊墾田使者保塞皇家之故
鄉也翼祖皇帝之在民間昌陰知其非常歸以息女今
廟號簡穆皇后父審竒太祖創業之始倚以機事辟署

汜水關令未幾卒今贈左千牛衛大將軍母張氏封清河郡太夫人夫人出入中闈太宗嘗以鄉黨之舊賜予頗衆一日問其爲後者因以公名上之即特名爲供奉官寄班祇候入備宿衛雅以清慎自持上頗信嚮焉每外廷拜免必間訪之公悉心謀論輒中旨時中人竇神福侍上顧謂曰文質朕之親舊言論有足佳者因以白金百斤賜之至道初將命二浙按察民事進黜郡縣吏數十人立得報可議者愜之歸授左藏庫副使後以久

任省闈上書願效死邊漠以報國寵上從容謂曰陪圖
議於中所報亦大庸非其人哉遂掩其奏不下踰年出
爲竒嵐軍使俄改麟府兵馬鈐轄戎人犯順兵宿塞下
前後俘馘甚衆獲馬畜鎧甲之類慮一萬七千三百餘
凡賜金者三詔獎者五咸平中移知慶州權董涇原儀
渭四郡之兵時西虜竊入我境公蒐精甲兵百以乘其
鋒寮有礙詔縮忸不時給軍須者公乃竭私緜二十萬
以均分之士感慨增氣大破寇兵而還是歲充靈州清

遠軍監兵復與虜騎戰於枝子坪逐之絕漠而去璽書
褒諭有錦袍上金帶之賜移典涇州爲師臣楊瓊之二
寇陷清遠以逗劔謫南海遇恩放還起爲率府副率總
兩浙諸州兵甲移齊州封禪岱宗命引兵邏護岳下遷
禮賓副使石隰沿邊都巡檢使又換秦州兵馬鈐轄公
自負築版率梟銳士進小落門寨開邊遠甚詔書嘉之
移知代州境與胡近我軍之芻牧者多爲誘掠返稱亡
命東還以徼賞公原其情爲之上論報得貫珠死者數

百輩轉內園使知邠州佐節度曹瑋出環州界築保障
十餘處聚勁卒以壓虜衝迄今不敢犯除使持節連州
刺史再知代郡天聖六年正月十六日寢疾終於位享
年六十四賜賻甚厚權厝於并之佛廟公作牧訓戎更
任者二十有四乘傳操命者又十二焉出處必盡風力
著績較他將爲多能以義斷物以惠役衆所賞賚不可
勝計輒施散未嘗理貨產性忠鯁嫉邪喜評刺無所避
詘當塗忌之故官不大進章聖帝嘗詢及保塞之舊因

以簡穆事上聞又用宣祖太祖賜書函爲獻有詔編任屬籍天禧中章聖初不豫公懇求賜對進議數刻大率以慎任帷幄之臣爲意帝深嗟賞之今上在東宮凡五以書賜今藏於家兄文裕終容州觀察使夫人李氏保順軍節度使溥之女封隴西縣君生於公族慎淑有儀撫育諸子嫡孽無異心稟年不遐沒先於公子十五人長曰涓早世曰湛侍禁閣門祇候曰渙屯田員外郎知遼州曰涓蘇州吳江縣曰滄淳淵濬俱殿直曰汎沿謹

未仕曰沐泳泌源皆早卒女八人長適伊世昌次適高
日宣次適田守德次適李智寶次適王宥次適王豐二
皆天屯田君高遠有識度嘗上疏乞莊獻后歸政由奉
禮部擢拜右正言慶之所叢爲時聞人今自遼陽拜章
賜告之太原扶護公之靈輿歸京師以景祐五年八月
某日葬於雍丘縣百家邨之先域舉李夫人之櫬合祔
焉枉道出長垣求志於舜欽謹用筆以銘云

予嘗觀前史見王者之興其鄉黨故人有起耕販而取

將相世十數不絕者蓋其遇之之異耳今公才且逢勳
舊較然不殊而位弗大擢以歿何哉此古人所以委之
於數也

處士崔君墓志

博陵崔籍初命理獄於涼將改葬其先君以聞得報遂
來求志於舜欽先祖中令之夫人則駕部郎憲之女視
籍之先君則異母弟故能詳焉謹案君博學善談經術
魁曠豪爽人也年十八舉進士有司申籍其名上之中

令暨文正公丞相向公忠愍寇雷州雅與友善偕試於
庭中君文中格上指以年少時罷去其後中令連典貢
部君以親嫌不出應詔書鞫遊山東十餘年再至都下
生平交游皆烜赫將相也往往託召終不肯一造其門
下又兩貢御前不中第執政憐之爲建言其輩數十百
人試以補武吏及期就席君感慨曰我素以卿弼自標
置一旦不偶返栖屑執筆求爲賤役不亦鄙乎乃廢卷
引去縱酒都市中極醉閒蕩徒步將出國南門方春大

臣賜宴苑中暮罷騶呼止君辟道側仰視之依然皆故
人也不覺涕泣霑下因呼自名曰老朽不得志去國決
不復仕矣諸公面之亟遣從吏謝以去已而私自嗟曰
吾道辟之是已今日不圖爲貴人氏所賤也遂行買田
築室於箕潁間窮堪輿圖緯風角推步佛氏道家書以
至筆墨圖畫方藥種藝之事畢精焉間引農樵共飲醉
輒酣歌起舞以自快絕不迹城市亦不道平昔所爲鄉
人以處士名之如是數歲一夕無疾奄然逝矣年六十

有五時乾興元年秋八月也娶范魯公質之諸女早卒
今卜合葬於上都開封縣之某鄉邨用景祐丙子冬十
二月日封君諱遵用字藏器銘云

交游皆至輔相而卒不齒一命亦其命歟晚節用術藝
劇飲以收其心哀哉

太常博士宋仲達墓銘

宋君仲達諱武也占太原籍祖縉不仕父韜以謀勇稱
劉崇竊奄并汾署爲通進使太平興國四年天王平晉

君未冠侍朝中都寓於雒窮困篤學以文名兩京間性
方介遠舉嫉非義與人交有失必面直之襟抱軒闢好
樹大節不顧當世常欲引手取卿相位景德元年舉進
士首河南薦書明年登第授校書郎知江寧府溧陽縣
滿調相州觀察推官今吏部侍郎知樞密院太原王公
隨時任御史早與之遊復嘉其吏材白見改著作佐郎
知越州山陰踰年轉祕書知英州遷太常博士通判同
州同之郡將不謹法度其屬悉媚莫敢言君獨以理折

其衝不能遂行或先幾絕其孳萌以是事多沮逆少合
君亦悒悒不自喜未幾感疾終官下年五十有六有子
長矣郡將不事牽繫獄中私黠吏脅其孀娶焉子聞之
號慟搶地遂以狂失心乃出之使逸去死於道義者竊
緘君之骨藏之佛廟後十餘年天章待制王公浚以都
轉運使陝西樞密太原公別而屬之曰予生平交游與
宋仲達善不幸死之日其孥流離人所聞也交所以託
死生今仲達之骨旅而不兆我則媿焉敢仗高義因此

行以求之且使寧魄九原示予不忘雅素也已而遇臨
晉主簿顏太初之官過郡訪得之遂以禮葬於同之某
縣某原君兩娶前弘農楊氏生一子亦卒君沒於天聖
三年夏六月葬於景祐三年秋七月辛卯前葬期太原
公自京師疏其族氏以函命能文者志其壙銘云
無子以似以藏以祭以直得交卒斂以義交乎無覲於
後世

屯田郎榮陽鄭公墓志

公諱希甫字源明其先帝乙元子微子啓之後武王封之睢陽其本出焉厲王之子友宣王封之鄭子孫因王命氏故又爲滎陽人於唐皆顯大照耀末世喪亂逃患往之巴蜀曾祖儀導江令祖遵勗州刺史父先壽奉禮郎知蓬州伏虞縣以公累贈尚書郎母李氏封隴西縣君初國兵西伐孟氏去國詔例遣來中都下遷湯陰主簿遂占數焉公六歲就學十二失父鞠於伯氏年甫十七業文有成郡吏薦之春官文入冊得李夫人之凶

訃徒跣號呼越宿至於家既葬廬於墓側漁於菱易饌具以爲祭如是者三十年咸平詔士爲鄉族敦睦出中進士甲第調尉建陽七月獲山寇四十有二人郡將高某連奏署爲司理參軍長樂郡二婦爭產連年不決外臺移公鞫之一訊兩服姦僞大破廢免前官數人詔授大理丞知吉州龍泉縣二年移知康州轉殿中丞將代郡人上書畱借特授太常博士復領郡事歸出知安利軍三年轉運使李士衡寇瑛第其治狀上之就換屯田

員外郎再任大中祥符八年夏四月暴雨十日不絕山
澗客水鍾於河河弗勝兼任溢壘橫逆大決於凝陽公
聞不俟駕自往謀露坐風雨中三日夜課塞物輸積如
阜陵役卒夫獻力者數萬長菱巨犍剋期乃下湍泛不
定若將墊溺公奔其上立大呼曰皇天降災吏之無狀
也民何咎焉願以身障之激流及胥不動役民爭負薪
石鎮遏翼公登於陸遂成堅防水怒亦殺仆跌而死者
百餘人六月再決於魚池塞如之以功遷都官時宋堯

間積潦涸民田數百千頃寇丞相準上公名詔以便宜
行相下鑿渠尾授於淮疏濬盡涸明年得墾田號上上
由是改職方知澤州天禧末河潰東郡今相國張公士
遜知政事魯公宗道薦公知滑州一日行隄至台山水
齧南岸岸道崩頽而常之百餘尺不已公祭以一盛即
時浪折沙踊郡人頌公誠前官表城之東北隅以謀脩
障公曰二道翼引猛不可中挫當彌其端柔其性就深
故川使自習則庶可矣苟截奔衝以抑之沛然孰能禦

也乃徙表西北山下未幾郡寮以私相訟黜官徙公知
忻州公拜奏曰忻亦良郡恥乎力役未施而又以罪去
重貽上憂願竟其效而後之官朝廷業已除降璽書褒
而遣之後卒如公畫而河平忻之邑民武鍾者嘗遇惡
少五輩乞食焉弗與告以日而誓殺之及期夜有他盜
過門鍾出詬且揮以刃不勝盜戕殺鍾及妻於室子踰
垣以逸白於官官往擒惡少則亾矣得之別邑勅而具
獄上公下之反覆七旬不斷官吏牢以讓公曰吾往以

五聽審一囚且無隘況於五者乎數日代郡得真盜官
居三年入改屯田郎請老還漳州天聖五年夏五月十
日終於西伯里之私第享年七十二以明年二月九日
葬於湯陰縣伯樂原從先兆也夫人趙氏封天水縣君
沒先於公兄文甫中進士第終衛州判官三子曰昂昆
昊一女歸於舜欽銘曰

鄭爲姓之著郎爲官之美少見稱於孝仕登最於治終
老故鄉出處之分畢矣

歙州黟縣令朱君墓志銘

沛國朱處仁表臣少從予遊長又同登進士第表臣宦於楚予適越遇表臣喜語旣且泣曰僕將葬祖父於真
有期矣敢以銘煩於君其毋拒予諾之表臣遂狀其世
維先君諱咸熙字某其先宣城人也曾祖訓唐末事李
氏至歙州刺史生景勳弘毅尚氣節陰知世將有變遂
徙其孥山東占營丘生保衡少明孔氏尚書太平興國
中登本科授冀州司理參軍再遷達州東鄉主簿時賊

順騷兩川鄰城不守邑令呂棄印以逸主簿獨閉壁堅
守勢詘遇害時先君侍年才十三度不能力遂挺身脫
賊刃下日夜踔數舍冒沒於兇黨中變民居作蜀俚人
語諜知官軍至開州趣出主帥前泣曰我東鄉主簿之
子不幸父以賊死而家有母妹在青州相去數千里不
能自通幸挈出死境使歸奉偏親以養惠施大矣帥哀
憐之使騎於後賊平道華之渭南逢呂令居焉語曰汝
父戕於難今汝幼又孤能至此以遇我天也山東道阻

當留無往必教育使汝成而後行可乎從之呂令嘉其
謹強向學善視若諸子遂許以女妻之後六年同至都
下自論敕賜同學究出身時咸平三年冬十一月也還
家拜親喜極哀動乃侍奉赴調授濠州定遠主簿綿州
司法參軍博州司理濠州錄事耀州淳化令五任十有
五年据法平直不撓未嘗過差然不肯悞納上官故無
有通薦者天禧三年秋罷官淳化因類刑書主司爲奏
御求補法寺吏未報得疾踰年弗平勉授歙州黟縣令

夏五月舟至宋疾甚歎曰吾出險艱得官以庇族潔躬奉法不敢以欺死固有命然子幼家無資何以奉母幸外舅官於泗可亟往以吾誠告之言畢而逝時五月朔也享年三十有九踰宿至泗遂槨葬於佛廟徒旅於真諸孤家白沙從呂舅之庇也夫人後君一年卒母李氏後三年亦歿四子長即處仁泗州判官監楚州次處約登進士甲科知南安軍上猶縣處中處厚皆天子見前人罹禍患雖奴辱折屈苟活而不自羞卒能奮起以成

勲名蓋獨慮其亾軀耳長官幼齒而遂合此術嗚呼賢哉向使如常童悲慕不能自引去徒血兇鋒於禍無所轉則家君死難之節不表而朱氏之祀殄矣今二子皆成名幹而有文采赫大門閭安可涯涘長官沒踰二十
年仁約以俸卜葬於真州某縣某鄉舉夫人以祔焉又復東鄉之魂以大王母李氏合葬於兆之北中與厚又屬其旁以某年月日之吉也銘曰

東鄉死官忠節較然君脫兇難可以孝言命狹祿小世

嗟其賢二子是似此其曰天葬得吉壤岡趨水旋濯濯
靈魄安此萬年

蘇學士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十五

宋 蘇舜欽 撰

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

太子少傅贈太子太保忠憲韓公繼室夫人王氏太尉文正公旦之長女也初文正公在重位夫人長矣久擇壻不偶日有盛族扳求而文正公輒却之時忠憲公初第上謁文正公一見遂有意以夫人歸焉族間譁然以謂韓氏世不甚顯大而上有親老且嚴又前夫人蒲氏

有子當教訓撫育於人情間實難以夫人少為族人所寵愛願於大家著姓為相宜文正公曰以吾女性孝而淑賢必能盡力於夫族且其節行易以顯亦足見吾家之法度焉族盛者驕惰恣放多以後事相誇逐是不喜吾女之所向此非渠輩所曉知也遂以夫人歸韓氏果能上承尊嫜奉忠憲公恂恂然舉動無一不中容禮者撫蒲之生若己所出文正公每見必謂之曰爾遂能履踐吾言出家人子所見使吾無所恨也忠憲為殿中丞

封太原縣君及出守洋川留夫人寓外舍經時未嘗及
關外惟文正公召然後見歲時族人出嬉夫人亦獨留
不往時諸子皆幼夫人課以詩書日使誦習文正薨召
入中闈賜冠服名通宮籍以時獻見夫人以謂因緣遺
恩又非從夫之寵每稱疾不行忠憲守青州急詔還臺
署中夜有聲若盜將發戶者左右駭甚請呼邏卒入以
視夫人曰乃公不家而夜呼卒非便設有盜寧以畏死
卒不可呼也性本閒約所衣不過綿紵經歲未嘗有所

更製晚節尤以清澹自樂日誦浮屠氏書其治家不尚
嚴厲而事皆密有條記忠憲教諸子甚嚴夫人內以慈
愛撫之間又勗以義理之說嘗曰乃父方正有法則爲
世所知汝曹若不效之外人將以爲類我是彰我不德
也其善訓如此忠憲爲御史知雜時卒於京師享年四
十四天聖五年六月二十日也景祐郊祀追封太原郡
太君初夫人之喪藁葬於國門之南佛廟後十七年忠
憲薨諸孤遂舉夫人之櫬合祔於許之長社縣某邨之

原以慶歷四年十一月五日之吉也所生男子七人曰
綜太常博士集賢校大理評事曰純太常寺太祝四登
進士科皆有文聞於時京師士人論世子姓之盛者以
韓氏爲稱首非惟忠憲之訓肅嚴是亦夫人保育善誘
之所致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
寺太祝王整二幼未嫁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二人曾孫
女一人某之皇妣爲夫人之妹故能詳夫人之行焉今

又爲諸孤所託俾刻石納於壙中不敢誣飾爲之銘云

大理評事杜君墓誌

杜君叔溫終於慶歷辛巳四月九日葬於慶歷甲申九月二日許州陽翟縣麥秀原即其地君始生十餘歲能通誦五經稍長學文精筆翰效杜子美作詩其勁峭嚴密指事泛情時時負至絕處常恐以詩見名於世不肖數爲使之有年而不息可勝言邪性灑然峻拔少所與合然外甚謙煦喜評論終日亶亶不倦在平陽幕郡將

有率意放於治者君必以辨之雖老黠宿吏皆竦視莫敢移其說天章吳安道祕閣石曼卿皆當世偉人奉詔籍民兵於兩河獨延君計事君爲條其未便安者二公歎息稱道之奄忽之前數月慨然棄官歸膝下嗚呼其知命歟享年二十有五官至大理評事簽署建雄軍節度判官事諱詵今樞密使吏部侍郎京兆公之長子娶崔氏一子曰振祕書省校書郎予以叔溫親而又以文義相周旋辛巳春予病甚叔溫來升牀執予手語言而

去予時爲病所毒不甚辨尚意已必死不復見叔溫才三四日子稍間而聞叔溫逝矣不覺震起一慟予病復作今予乃獨存而復恙每一念之令人悲酸况又見吾叔溫大葬且復誌其平生可勝悲哉

奉禮郎杜君妻清河張氏墓文

婦氏張靜而溫承勛子文節孫十八齡婦杜訢睦族人孝所尊才三祀終長安後四載封秀原號慶歷直甲申秋季初實令辰地陽翟此寧魂淑而天孰可論乳女一今

始言石鏡文誌沈魂

兩浙路轉運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

公諱雍字子肅世爲魏人自烈祖祐歷職中某始有第
京師太尉文正魏國公遭時奮庸相章聖皇帝著在國
史復此不書公即文正公之長子幼而博懿不妄言笑
以文正公任爲祕書省校書郎久之改大理評事時年
已三十餘未始從政蓋文正公以清慎訓諸子而公亦
恬於進取也文正公薨恩授光祿寺丞服除特授大理

寺丞俄又遷太子中允同判太府寺故無同皆異恩也
乾興中榮國夫人憂終喪入對賜五品服勾當馬步軍
專勾司嘗以疾聞兩宮命中貴人勞問將太醫以診視
之改殿中丞通判鄭州代還召升陞占對甚久上嘉歎
之擢爲郡牧判官累更主客金部司勳員外充開封府
界提點踰年上計賜金紫判鹽鐵案寶元初升祠部郎
中京西轉運使丁母永康郡太君張氏喪既闋再領鹽
鐵又判理欠憑由司慶歷三年出爲淮南轉運按察使

賜對便坐上美公效官保家之才翌日特遷度支郎中
詔留不行尋判戶部勾院明年又遷司封又明年春充
兩浙轉運按察使是歲秋七月甲子考終於錢塘之官
舍春秋五十八九月其子奉喪還都十月甲子葬於開
封縣大邊邨之先塋公生平仕宦所爲必罄風力未嘗
有一毫過差每改秩必抗章辭避若不勝任明道中府
界提點時歲旱蟲孽近甸艱食中出縑帛五十萬科賣
民間取貲以市粟公曰歲凶當發而斂民將不堪建議

封帛中帑易緡錢坐倉以糴衆以爲便明年隕雹殺桑
縷蠶弗孽公又上白用所封之縑以充常賦俾民納鋸
以代焉許西之頓固歲誅旁民出薪木五萬餘以繕斗
門公命伐官堤之樹以足用民是以休又時有餘稅不
能輸者吏甚急之公請對具述京師天下根本當休養
豐息之今不蠲貸是趣其流亡也上悉從之郡吏有捕
蝗而喝音死者公爲出贖給其家屬提薦才吏未嘗言
按人當世號爲長者其任計省也以都下府藏主吏歲

輒一易往往匿其簿領用賂更他局新至者視物之浩繁弗能究知因循積十數任敗沒欺攘不可勝紀公奏擇他官按籍以察其交承以故物之耗登吏之姦廉盡可明不復如故時迄今以爲通制又天下嘗輸之貨郡吏部至京府有司必巧訾以動之至有蕩產伏辟而不能償之者公建言使定其窳濫逋欠之當理者令三司本判官覆察面辨之遂絕其弊民有貸息錢戶已絕而籍不除有司閱籍責息不已及久年之逋皆錮其子孫

什保數百輩寒窶愁痛願以死償而未得公條陳其狀乞一切縱去朝廷從之公之區理事務窮姦恤隱如是者甚衆不可具道予自幼出入公之家接待公之起居迄於今踰三十年其久且詳可知矣竊觀其舉動飲食皆有常度不妄評論莫見好惡終日高拱危坐冠服端整雖對近習未嘗有驕惰之色人或以事撓之終不愠見間或語言皆郁然有條以慎靖仁厚為之主作事有本末不尚鈇銳久而必立自文正公薨後數年文靖公

入政府內外姻族之盛冠於當時公慤守家政以清約
先已不爲浮侈墮其世法嗚呼其有常德之君子者歟
國朝丞相子稍有立雖無他才朝廷必擢之美官若公者
績效著白而雅意沖退復不喜緣家世親戚以取恩澤
故門閥計府沒於郎署士大夫爲之歎息焉公二弟沖
任太子贊善大夫而卒字量閎厚偉人也素見任刑部
郎中知汝州剛峭善議論才敏過人臨事敢決無所屈
予謂資賦雖殊各得文正公之一體而公淵然澄泊議

者爲多二夫人皆先公沒前李氏大理卿湘之女後呂氏即文靖許國公之女也始封東平縣君許公薨進封安康郡君二子恰大理丞整太常寺太祝皆向學聞道久未可涯一女適殿中丞通判鄭州呂希傑公視予爲姊子公之亡予適在江外二弟以予知公之行驛求予文表於墓故爲直述以見世焉

大理評事程君墓誌銘

有以純孝篤行著於吳里中者聞程君焉親疾齋戒蔬

食以禱後因而茹葷二十餘年幼喜酒病醒而母戒之自是終身不復飲既老得風痺之疾藥劑以有酒薦通行其力者家人白之君歎曰吾雖晚菘敢忘親言乎嗚呼食飲人欲之大君能因親之絕可謂純孝也歟里有駱生嘗以二寶帶密寄於君駱之死君即歸之其子不敢取又願分一以爲遺公曰欺死受貨非吾所能爲也族人離其貲產君悉不受惟受諸女之孤鞠養之長歸士人吳人好鮮食君獨戒殺又樂賑人急難不問疎

密凡鄉閭冠昏喪祭之法多取中焉君必隨其豐約而
條處其事寡者或爲資給之每觀書史必擇仁厚之言
書於門牆以誦服焉卒之日鄉老皆爲之泣下斯可謂
之篤行也已君諱某字某於慶厯七年月日終于家壽
六十八曾祖某仕錢氏爲營田使祖某徙籍於蘇父某
皆高遜不仕夫人劉氏淵靜有法則奉承尊嫜接姻舊
莊順之色夙夜不絕於顏內族人稱美之君之懿行聞
於人夫人有助焉耳慶厯四年郊祀推恩以君爲大理

評事夫人爲彭城縣君用子封也夫人享年六十有五
先於君百日而終三子長某次某次師益太常博士知
南康軍才敏有聞所歷著治狀一女嫁桐廬令樂某孫
男女十七人以明年某月某日將合葬於蘇之某鄉太
常君與予同年登科授狀丐文以識其窆銘曰

士大夫可罔以名鄉人不可欺以行誠久乃著宜昌其
盛不在厥躬豈不有命壽弗夭闕嗣則淑令族尊理榮
乃終有慶刻文於窆從世所證

廣陵郡太君墓誌銘

慶歷六年秋七月刑部郎中知制誥趙公槩之壽母終於蘇之官舍踰月取涂於佛廟卜於明年某月某日之吉護神輿還南都祔先侍郎之墓公疏其族氏見屬爲文識諸壙云夫人姓高氏世居青州之益都祖輦後唐爲王府記室以詩名於時父某少喜孫吳兵法事楊光遠爲帳下吏陰知光遠有異志遂逸去後光遠以逆誅乃間居不復出仕宦東人高之生二子及夫人每歎曰

此女若爲男子吾門戶復何憂邪夫人幼敏悟聞人誦詩書一過耳盡記不忘性澹泊不衣組繡不喜茹葷初侍郎通判密州夫人歸焉典訓闡中事皆有條緒始封千乘縣君侍郎先娶張氏有男女六人夫人煦育教誘過於己之所出生四子長曰明允博學有器識李即公也餘皆先夫人而亡侍郎旣沒家資盡窶夫人每聞諸子之賓至必解衣爲貫酒脯使延之從容以講習道義故七子皆舉進士有聞於時公最幼自初能言夫人日

自課以書使調四聲作詩賦十七歲舉進士既孤二十
四年公登甲科後三年爲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恩封渤海
縣太君又十年公知制誥拜章乞以一官及封爵食
邑換夫人以郡封詔從爵邑之請自是遂爲著例進封
廣陵郡時年八十一明年召中外親族當爲昏姻者爲
處理辦給之又謂公曰爾當于近郡市居第以安族人
及夏寢疾涉冬稍間因思食筍且曰可求補外南方地
濕筍得早出也十二月公即屢削章詔守吳郡二月侍

夫人東下夏以霖晦卑濕感疾甚篤一日指旁室曰此
可作孝堂弔者至爾哭于某處居喪之禮當然也後數
日食飲如平時忽曰今日中元吾其逝矣俄即瞑目嗚
呼夫人有子如是婦節母道爲時所師非以文而不朽
也銘曰

少愛于家擇賢以歸賓祭潔茶壺儀輝輝寡居教子卒
觀雄飛睦族周乏楮無兼衣先識遠鑒審如神著疾雖
沈縣不考筮醫緒言泠泠事物盡宜琢文陰壤庶永後

禧

哀穆先生文

并序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北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孰評論之性剛峭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

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
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秦州司理參軍
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
貳郡私黥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
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寃
會貳郡者死復受遣于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
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于道然恥以文章有
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

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旣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常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爲旅人終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常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邸人猶聞其誦吟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牘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

徒跣自負襯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
氏也識者憐哀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
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之值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
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
嘻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
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躋隻常懼兵賊惡少輩所
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
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

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京師歷問人終不復
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
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
書使存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
勝于命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甥蘇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舅按
察郎中之靈某放廢於朝旅泊胥臺殊鄉寡知動成嫌

猜始未踰月舅以漕來連牽巨艘旆旌徘徊拜舅官亭
羈顏一開語言煦煦慰兼該處以行署拔于荆柴異
俗改眼驩然相陪曾不兩月遘茲凶災訃聞始至肝心
裂摧百感惻惻淋漓淚顯慈幃之掩再更律仄觸事頹
絕不能彊排惟吾舅親他親莫偕如母之存實慰此懷
不意忽奄孤心頓乖相閱令器朝家淑才不登年齡豈
天所差執牽西送長江之隈丹旒的的素帆矐矐死生
隔絕今又獨回致此薄奠庶將告哀尚饗

祭滕子京文

武功蘇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致祭于知府待制
學士之靈惟靈稟之剛明精于義斷學有根柢才無涯
岸往在諫列讜論侃侃屢觸權要卒就貶竄提兵窮邊
策畫貫穿士奮樂死戎警而散謗起南逐曾不愁歎改
麾于吳忽此凶變人亡師保國失蕃翰月然公庭屢奉
談宴今哭而趨循視官斂光儀精爽爛爛如見無以宣
哀是用酌薦靈其來下歆此微奠嗚呼哀哉尚饗

次定口車八書



蘇學士集

十六

蘇學士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十六

宋 蘇舜欽 撰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
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
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韓公行狀

曾祖惟忠累贈太保曾祖母張氏江國夫人祖處均累
贈太傅祖母李氏舒國夫人父保樞累贈太師中書令
尚書令信國公母郭氏越國夫人繼母周氏吳國夫人

公諱某字宗魏其先世占鎮定府靈壽縣之籍皇考以明經游京師遂家焉公以咸平五年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亳州永城縣其地舟車錯出號劇縣本縣吏部銓補令久不治始廷擇京師官宰之公既至刮剗宿滯去人所不便安者又爲興起其利未數月一邑驩然從之郡將皇甫選爲世吏師聞公治狀歎伏不能已又貽之書而稱美之自是他邑訴訟之不決者必屬公平處匈奴南牧章聖皇帝狩於澶淵太尉文正王公奏筦機

事牘章繇委一出公手景德二年外臺表公永城之勞
改大理寺丞通判陳州尋移通判鄆州未幾信國棄養
護喪歸上都服除通判許州再移於陳時郡界河決害
民計其補塞費鉅萬公馳至其地集瀕河丁壯就伐薪
藁親爲裁畫一物不取於民而堤復完堅又去郡數十
里有羣寇大浮艦而下將劫旁邑公廉知之自部十餘
卒夜掩至命匿河絕上流舉火伐鼓以疑之賊棄舟逃
走盡束以付吏譚者伏其謀勇轉運使鄭文寶聞之走

檄會公于許既至歎曰急欲識公之面顏耳秩滿上祀汾陰恩遷殿中丞因進文十卷上覽之加賞欲召試文正公避嫌例除遠郡守特召見改太常博士知洋州郡有公校李甲者豪於里中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奪以爲己子又醉其嫂以嫁之盡取其貲嫂流離歷訴於州及提刑轉運使每置對甲輒賂吏常掠使自証服杖而去者前後十餘年公至復出訴察嫗色寃甚遂索舊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

其黨出乳醫示之甲遂伏辜母子復故八年遷屯田員
外郎知相州時河北蝗旱轉運使因歲計覆不以實聞
諸郡畏莫敢言公力抗章請蠲賦役州民賴以全活詔
嘉獎焉郡伍伯誘民詐許以事禱主子舍者而陰受其
賕公察知之盡捕繫獄表請御史推鞠獄成杖伍伯及
同姦竄海島事雖驗白宰相與文正公有隙者言於上
猶下遷公通判大明府時文節張公鎮魏薦公才中御
史遂召爲殿中侍御史尋擢侍御史時淮浙蝗旱民飢

殍流散命公爲安撫所至賑廩困蓄家罷諸役作舉良吏以牧養之合肥有陂可溉田久爲右姓專其利公決導以濟下戶得以衣食者不可勝數未還上嘉其稱職除開封判官一日奏事畢趨出至屏外復召賜緋衣銀魚歲餘除河北轉運使詔畱監定故丞相向公諸子分財丁崖州當國勢懾天下私所親諭公欲市向公長安華嚴別墅又諷其子從之公至其家面戒曰土田衣食之源不可棄故餘財盡均而華嚴獨存不以分由是忤

崖州意及赴河朔舊二使並移他道公先獨領其任會
章聖御樓宴駕今上踐祚賞賚重沓常計不能支朝廷
深以爲慮督責甚急又定州帥曹焯威名素著得士卒
心爲崖州所惡以大將軍貶萊州朝議憂其拒命逗撓
爲變詔公馳驛收其兵柄崖州又欲緣此伺公隙以危
法中之公從容優裕處之甚閒無不得其宜者覃恩改
司封員外郎又加直史館天聖二年移知青州才數月
召爲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三年判大理寺遷工部郎

中治臺雜幾二年時中丞闕久不補連鞫詔獄郡將有
託所親納金于宰相文穆公又因牙吏審之公知執吏
以聞詔付臺鞫焉郡將遂誣吏誤以聞所親之語達文
穆欲滅其迹公平心窮治果郡將以疾懼廢求外徙金
未達而言漏文穆大怒之時都下有告急變者中貴人
夜開禁門捕卒百餘人付臺公一訊情得悉釋其縛中
貴人即付詔督促自以捕反者有功及文致獨坐告者
誣罪誅之三司更茶法歲課比不登公承詔劾前與議

者由丞相而下輕重有法用法持平不爲權貴傾撓二
宮稱歎時議難之俄兼知審官院四年授龍圖閣待制
充北朝國信使副介匪人妄傳明肅皇太后旨于虜中
寺人虜主問曰太后即有旨大便宜知公應曰本朝每
遣使必謂之曰繼好之事傳示後世兩朝之臣毋相阻
猜此乃平時戒使者語非欲達于北朝也虜主大喜即
以語附公謝上時皆美公能以副介失辭更爲恩好之
意還掌貢舉又編近制敕公曉析條義衆皆咨而後定

仍乞以新書頒天下許所在條陳其不安者更之既而出知亳州未幾上以審刑案牘之繁召公領之公建言乞從日限以降斷敕及刑名當奏稟者亦乞裁定中典頒下自是無滯獄七年改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內銓八年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留侍郊祀乃行明道改元拜諫議大夫居益部二年值大旱薦飢力爲拯濟他郡流冗者歸焉故事每歲官糶粟六萬石與貧民公爲先常期增數以出之以故民不太乏久旱水涸苗枯且死

公詢舊老得九升江口決以溉田訖今利之又移上供
物於他州不飢處將代郡人遮轉運使言願上白留公
三年手詔敦獎既而有旨召公參知政事宰相以益部
遠方不可亟還須代歸以拜事緩遂力援他人補之故
公命中格及召還止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入對建言
維畿二州地接羌夷秦隴商賈交易蕃部驅馬至永康
軍場以賣盡熟山川危險道路所出宜徙場境上以絕
其覘覩兩川之意又奏疏言時務者五事上深加納之

景祐中楊尚二人以罪斥出掖庭公上章引古事爲戒杜其復入及依唐故事奏置御史裏行四員以廣言職馬季良在貶賂執政者求致仕遂遣家人過登聞鼓命始下言事者以謂致仕所以優賢季良既以罪廢安可得詔共刻登聞吏不當通其奏公以謂事行不行在丞相府登聞吏無罪何所劾納敕不奉行上韙之議者以爲有體不踰年授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公以天下久承平武備不戒願與二府各列武臣才任將率者試

用之又乞纂兵法以授邊將上遂自集神武秘略頒焉
嶺南蠻寇邊先時必自中發兵多不及事至是公奏置
廣南東西路鈐轄司委以便宜專用土兵鎮守北兵不
徙瘴癘之地而有以應猝夏賊稱藩日久歲遣人至京
師貨易出入民間如家公深以爲不便請下詔推恩置
館舍遣使接引官爲監其貨易若優待遠人者實羈防
之也事既下會公參知政事不久且出不果行哨廝囉
與元昊交兵廝囉來獻捷朝廷議加節制公獨以謂廝

囉之族俱藩臣縱不能諭令解仇又以獻捷加賞是激
元昊之怒而爲中國生患固執不可遂寢陝西轉運使
奏乞遷土兵內郡以省轉餉公不可曰此兵世爲邊人
樂自爲戰一旦徙去鄉里必怨不可用亦罷其議景祐
四年授參知政事占謝之日召坐嘉歎西府之效尋遷
戶部侍郎是歲定襄地大震星文見變公方在告力疾
入對爲上陳災異之端且虞夷狄內侮宜下詔求直言
消復之術上欣然從之有頃罷知政事改吏部侍郎知

應天府三年以西羌擾邊復授北備授公資政殿學士
知成德軍入境在道中使齋手詔問攻守方畧公畫備
禦之策甚詳延州陷沒邊城中人誣以降敵朝廷發兵
監其家公求對力辨戰俗甚苦無降屈之狀上意釋然
去守兵或謂鎮定不當北衝改知澶州屬以控扼之計
數以疾請便郡移亳州郡本多盜公始至諸邑日有剽
劫民情騷然公爲設策刺取乃府大吏爲之囊橐以故
益滋不敗密發卒盡捕得百餘人尸于市郡中震肅訖

公去不復有盜轉運使歲斂民力不堪遣牙校齎輕貨
即地所有市之民不知有賦而軍須以給慶曆元年遷
尚書左丞拜章固讓有詔褒答明年請老授太子少傅
致仕四年八月十五日薨于京師之里第享年七十三
以某年某月葬于許州長杜縣嘉禾鄉之先塋公累階
自將仕郎至正奉大夫勲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自伯
至公疏封之寵三加焉公性方嚴質重雖笑言不妄每
朝廷有大議論所持堅正形於顏色惟義所在不恤權

忌一發于言衆莫敢奪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治家處身一以素約起微中至貴始終無少異者訓厲諸子蒸然皆成立遇物以誠不爲外飾視人困厄必欲力之葬外親貧無窆者二家蔭孤藐不自振者四人使以祿奉其先祀公先夫人蒲氏追封安定郡太君也再取王氏進封太原郡太君相國文正公之女男八人長曰綱前水部員外郎次綜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次絳太子中允次繹次維次績太常寺太祝次緯大理評事次綱太常

寺太祝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
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寺太祝王整二人幼
未嫁孫男十三人長宗彥大理寺丞次宗道太常寺奉
禮郎次宗古次宗哲宗師宗弼將作監主簿餘幼未名
孫女十二人長適光祿寺丞李壽朋餘未嫁曾孫女一
人舜欽于公族爲仍親故稔公風烈敢錄其實迹納于
太常謹狀

朝奉大夫尚書度支郎中允天章閣待制知陝

州軍府事平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護
軍賜紫金魚袋王公行狀

曾祖某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魯國公祖某兵部侍
郎累贈太師尚書令晉國公父某兵部郎中贈戶部尚
書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占籍大名由晉公貴始居京師
自幼好學不羣兒嬉太尉文正公即公之伯父祥符中
爲大丞相蔭公爲太常寺奉禮郎稍長向學益篤一日
以所著獻于文正文正覽之驚嗟親爲作詩以美之改

大理丞尚未完又以文間奏御召試學士院考入進士
第劉尚書筠在翰林與諸公交薦遂充館閣校勘轉中
丞太常博士遷集賢校理改祠部員外郎時年始二十
五風韻高灑喜辨論所交皆當世豪英未始敢以貴勢
少年過之俄丁尚書憂旅于南都與諸弟飯脫粟茹蔬
至性孝睦旅無間言服除同判蘇州郡守黃公宗且前
輩有才望任氣自雄長以公齒未壯初未甚禮公事之
至恪雖被譏嘲絕不讎應官事有未便者必乘間以白

之不聽則力爲辨其枉直必于行而後已黃公初忿恨
終感悟而加禮焉還朝賜緋魚改度支同判尚書刑部
又判吏部南曹改司封知蔡州蔡之圭田頗瘠民歲輸
租甚苦之公至郡悉蠲除不取俗舊祠吳元濟公曰安
有逆醜而廟食者乎長吏不能革舊俗之濫民何觀焉
於是毀元濟之像以狄梁公李太尉有功于唐而德及
蔡人遂建二公之祠號雙廟率羣吏往拜祀之而轉祠
部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公兄雍時亦爲三司判官公

曰是皆劇職吾兄弟並命妨寒士之進遂懇辭之出知
壽州郡素號多訟而邑所部送囚雖重辟往往偽竄其
名以上公摘其濫姦擒邑吏坐鞭而黥之自是肅然又
多豪姓五等之籍久廢每斂率無科吏以賂爲輕重公
將定其籍不闕吏手吏竊相笑語曰是烏能周知吾民
之產乎公一日會官吏坐府中自爲檄召隱豪而諭之
皆稽首歎服餘之登耗纖悉無差一府震駭號爲神明
又移廬州巨盜張雄殺其黨并所賫而遁邏者獲之公

以法誅之牘下大理法官引近詔盜殺其徒者原之雄
不當死吏當坐罪公曰法所以戢姦而斷實原情今雄
本罪當死而又殺人以取貨既非自首而捕得之盜無
悛惡之狀法無破姦之術疏三上不省公曰吾不勝法
吏矣又上疏自劾願不坐羣吏又不聽願自爲首乃聽
遂左降監舒州靈仙觀他吏得減一等公襟上高爽有
仙風道格日與二三逸人放意於江山之間笑歌盤嬉
灑然得方外之趣夙有羸病藥劑未嘗去手既至舒數

月而舊疾頗愈因採古今練形攝生之術著寶元總錄一百卷逾年今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公琦知審刑院上言前法頗濫因申明舊制請盜殺其徒者不首不原朝廷從之如公往者之議又今資政殿大學士鄭公戩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皆薦公才可大用而以非辜久黜遂起知秦州歲中改度支郎中入朝授荆湖北路轉運使賜三品服自西方用武領是職者務先招下以爲事事爭以羨餘爲名貢于朝以助軍需其實誅于民

也朝廷往往擢之好官號爲稱職公深嫉之常賦之外無一毫橫斂遠民賴焉富公弼爲資政殿學士常帶史館脩撰平生未嘗識公面而素慕之薦公有賢業而恬不喜進願召還代脩撰從之又命同判吏部流內銓俄拜天章閣待制是時上方登用俊良剗革夙弊公雍容侍從之列以清風峻節爲一時所畏或以公少所獻納爲議者君子謂使子野于朝雖恬然不言士大夫仰其風采亦當競廉讓而忘鄙俗之心焉爲吏部未一歲號

爲稱職嘗謂同列曰官局之設若權衡然險者妄自高下非器之弊也苟遇物持平輕重判然于中矣故貴豪者毋偉請孤遠者毋廢勞老吏手束脅息不敢搖動其法州縣巧黠吏有以賄得舉者於格當遷公廉知之遂爲密啓使使從中罷者甚衆俄出知陝州才一年寢疾慶厯五年終于官舍享年四十有五累階爲朝奉大夫勲爲上護軍爵平晉縣開國男公少以師禮事楊文公億文公深器之嘗以書譽于劉翰林曰子野英妙不銜

文干進當世佳士也又以公詩句手寫扇上衆爭玩之由是名稱益大公剛峭介潔而性仁厚果于義斷論者謂有烈祖之風操靜退不喜進趨或與公同在館閣者皆去爲達官當塗教誘公終不爲屈以是益不見用公亦自適無所憾朝議嗟之公有女當嫁遂求廬州例得裝錢二十萬將以爲資送執政者諭意欲公往謁之公終不往遂不得公謫官靈仙至窘匱乃舉族蔬食數年未嘗食肉每得俸入輒厚享賓客數日而竭公年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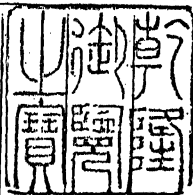
入爲尚書郎每授命則惕然驚悸曰吾先君壽六十有八終于省郎吾今亦已老矣性純孝每道先君事則霽然泣下公弟素自淮南按察使被召帥涇原命下之日公通夕不寐召諸子謂曰吾弟母老且病子至幼詎可以禦戎窮邊乎吾無親憂而汝輩長矣明日遂上言乞留素而自代願死節以報國弗從又命其子規曰朝廷不免吾弟之行吾所憂也汝其往侍無怠焉公特愛於規其以多病未嘗使離膝下又幼弟端力學勤官十餘

年未出州縣公當遷官拜章乞端召試遂賜進士出身
公智識闊遠善譚名理雖庸人之善終身不忘爲郡先
化導不尚威罰主漕荆南也嘗權府事有媪訴其婦之
見逐無所歸公召而詰之婦曰舅始亡姑即嫁去既窮
而歸奉養甚謹後取去金又嫁今復窮而歸故不敢舍
公曰姑雖不良獨不念若夫邪又謂其婦之子曰爾母
薄于姑爾獨不念父邪遂切責媪諭以改行又取家人
之衣以衣之與婦孫廩粟使以歸養於是皆感泣而去

孝愛如初大凡民有犯法詆欺者雖末事必竟過誤雖大必貸之或良頑共罪頑雖辭勝若真可信者公必直指其隱善惡立決衆伏其明所至橫猾屏迹畏公之明不敢犯外臺非其人多暴斂于民者公悉不承命與之講辨或不決聞之于朝每多見從故數爲惡吏摘事以中公亦浩然不校然不能害公治家嚴明有法度以道義訓子弟初文正爲中書舍人家至寔與昆弟貸息錢約違期以所乘之馬償之公閱書得券召子弟而示之

曰此吾家清風爾曹當毋忘此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
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親摹于石遍遺親友公喜士好
施凡遇人危急平生仇惡皆一視若己未嘗問家有無
唯聚書數千卷古琴數張出處未嘗舍去公既卒陝人
哀哭塞道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家貧柩不能還先
塋朋舊在要官者皆力之遂得還京師嘗語人曰吾思
世故無所爲忽忽欲熟醉以死幸矣屢以後事屬家人
且笑曰人世一呷耳安可久期哉公之生也以七月二

十六日亦以是日而亡娶周氏封褒信縣君故禮部侍郎起之女男三人曰莖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資政殿學士仲淹之子次尚幼謹狀



蘇學士集卷十六